

奇俠精忠傳

錢根



正編
 上海益新書社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七版



奇俠精忠傳 正編 三集

全一冊定價九角

著 者 玉 田 趙 煥 亭
發 行 者 莫 釐 錢 愚 欣
印 刷 者 上 海 益 新 印 書 局
總 發 行 所 上 山東路一四三號 海 益 新 書 社
分 發 行 所 南 太平路中 京 益 新 書 局
代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局

風雲
際會

奇俠精忠傳目錄 第三集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返鄉園衰狀增悽 | 憩山村孽緣巧合 |
| 第二回 | 春懷香夢兩迷離 | 幽院閒庭試款曲 |
| 第三回 | 遂幽歡狡童授藝 | 窺秘事蕩婦留釵 |
| 第四回 | 于太翁病榻遺言 | 冷田祿親幃肆忤 |
| 第五回 | 却污金正士立身 | 試雲程賢母訓子 |
| 第六回 | 驚肱篋于益戲觀場 | 入府城逢春闈客厲 |
| 第七回 | 魁元坊一嫗留賓 | 華陽觀兩賢握手 |
| 第八回 | 設騙局黠婦攫金 | 測詭踪良朋注念 |
| 第九回 | 深宵探斗于益踏奸踪 | 客邸聯牀時齋再規過 |

第十回 辭故里北上赴春闈

趁渡船客途逢大俠

第十一回 浮梁鎮一客逞豪情

昇仙港三兇遭顯戮

第十二回 山王廟正氣除邪

奚老翁賓筵見女

第十三回 恣桑濮中篝播羞稱

剪風情強梁劫通好

第十四回 孫銀姐愛逐情移

吳屠夫鵲巢鳩占

第十五回 據洞房千古奇兇

奮官威一場沒趣

第十六回 賺惡棍過客畫奇謀

述險聞驢夫落騙局

風雲際會

奇俠精忠傳

三集上

玉田 趙絳章著

第一回 返鄉園衰狀增悽 憇山村孽緣巧合

且說陳敬夫婦。猛吃一驚。先年曾吃過曹保的虧。不由撲一聲先吹滅燈。陳敬便掣刀在手。就要搶出。紅英忙一把拉住。兩人就暗處一張。趁著新月初升。十分明瞭。只見前面一人。揉着頭。披一件破荷葉似的七零八掛的長衫。廠披馬掛。外面却束着條搭包。一癆一點。鞋都跑落。一路咕咕。襪底響。搶將進來。後面却兇神似的。追來三四個稍長大漢。內中一人大罵道。你這裏也不是甚麼皇宮內院。左不過是光棍堂。爭不成賴我弄你老婆。你便鑽入龜窩。也須捉將出來。好容易的錢。一借便是白花花三兩頭。齊頭兩個月。不啻不哈。我們苦哈哈交朋友。也夠瞧的了。怎麼今日遇見你。你還腆起你娘

那苦瓜臉給我個摔大鞋。鬧裂拉腔兒。哼哼。你別作夢。你這種大爺派。且給我掖起來再講。說着怒吼吼一齊趕進。直闖過廳房。便聽得連嚷帶罵。咕咕咚咚。還夾着哀鳴嘶喚。鍋滾豆爛的打作一團。百忙中又聽得那僕婦也攙在裏面。吱吱喳喳。嚷得聲都岔了。紅英一聽。那哀鳴的却是田甘。料不是甚麼體面事。登時大怒。就要跑出。陳敬道。還是我看看倒便當。說罷置刀跑去一望。只見兩人橫眉怒目的亂跳。還有兩個短衣街混子。正按倒田甘。捶得崩崩的山響。那僕婦却一手提了箇空木盤。一面噪。一面去拉田甘。却冷不妨被一個街混子。抓住他肩頭。只一擡。登時鬧了個兩脚朝天。木盤拋掉去。不由大怒。罵道。瞎驢子攬的們。難道老娘也該你錢麼。飛也似爬起。向推他的那人後腰。猛的一頭。只聽吭的一聲。兩人滾翻。正砸在田甘一堆。四個人便你揪我掠。重重疊疊。蛆虫般亂攪起來。僕婦這當兒命都不顧。聲如破鑼。

勢如瘋虎。大把大口。儘力子抓咬。一個小纂拖散下。賽如塔鈴。蹭的一脚踹去。鞋子摔脫。拍的聲正打在跣的一個鼻子上。熱烘烘一股異香。好不寫意。跣的兩人。也便大怒。登時揮拳。便要攢打。陳敬見不像話。忙緊走兩步。大喝道。慢着動手。有事且仔細講。說着兩臂一振。已將兩人輕輕隔開。地下兩個街混子。也便死命掙出。臉上都一條一縷。去了些皮肉。抱着肩蹲在地下。只是喘氣。田甘却癩狗似的橫臥着。由那僕婦拖拽。只是不起。當時衆無賴見陳敬氣概。不敢再鬧。便道。恁不曉得。姓田的由賭場上借我們三兩紋銀。一向賴延不還。找一踫不在家。找兩踫出門去咧。您想這等對合的利錢。賭場上可好說話哩。我們爲朋友。也說不了。一直墊了兩月餘。今天遇着他。提起此事。他却待理不理。還不算。還上了一套外五六。(俗謂說話不準情理也。)

您想誰是泥作的。便沒個火性兒麼。說罷氣吼吼又要奔去。陳敬正色道。

諸位這便不是。他欠債還錢。自是正理。諸位也不該闖入人家。我便是襄陽陳某。方纔到來。諸位那筆賬。只朝我來說。明天來取便了。快些散去。方是道理。衆人素知陳敬。登時順條順理的笑道。原來是陳爺呀。那麼我們便一如台命。道聲打攪。便要拔步。那知那僕婦一見陳敬。登時便胆子一壯。逞頭上臉。一面拾起鞋子。坐地去穿。一面號叫道。陳爺別放他們。我雖下賤。也是小男婦女的。他們長長大大的莽小夥子。黑夜之間。一來就是四五個。鬧得一榻糊塗。驚鄰動衆。傳開來。知道的呢。說是討賬。那不知道的。疑惑是怎麼回事呀。我這輩子。便不用見人咧。便是方纔壓的好羅羅兒。我不說就是咧。憑良心說。你們竟爲討賬。麼說着牽藤蔓葛。越說越離板。陳敬又氣又笑。連忙喝住。衆人已走過廳房。未免嘟噥道。你這種爛貨。只有你那不開眼的主人來收攬。第二個岔兒。却難找哩。說着一闕而去。這裏陳敬扶起田甘。只見他

塵埃滿身。委實不成模樣。一件長衫。滾搓得浪理浪當。只羞得掩了臉道。了不得。姊丈端的是幾時來的。那麼我家姊（句）陳敬剛應道。老舅且消停。咱們屋內叙談。便聽得背後紅英冷笑道。你姊還沒死掉哩。田甘聽了。那裏還敢擡頭。只忙向他夫婦。來了個啞巴大揖。猥瑣趨趄。腳兒跟在背後。同入廳屋。大家落坐。陳敬未免詢述兩地情況。田甘只模模糊糊。猴在坐上。或哼或哈。兩支眼却不住的偷瞧箱籠行李。陳敬見紅英面孔。氣得白滲滲。料必要訓斥田甘一番。自己在此不便。便趨趁着出去喂馬。這理田甘越法沒有躲閃。只覺如芒刺在背。一顆頭低到前胸。摸摸腮捏捏耳。不知怎麼纔好。紅英沒奈何。忍了氣。細詢起累年情形。田甘支支唔唔。也沒些頭緒。紅英細揣一番。却便知世業敗落。如今只賸了這所宅舍。那不肖之狀。也不必再問了。當時氣了個發昏。賭氣子便不理他。姊弟正相對發怔。只見僕婦與陳敬前

後進來。僕婦見卓兒上還亂攤殘飯。便道：官人如未用飯。且就這裏吃過罷。田甘哼了一聲。便拱着肩兒。偎就桌前。草草吃過一碗飯。僕婦撒去。紅英等他去遠。未免正言訓斥一番。田甘不消說。只有唯唯答應。一宿晚景休題。次日田甘居然竟未跑去。紅英趁空兒。又竭力勸導。那滾刀筋早知消息。也便覓來。大家見了。敘談起。滾刀筋一路花言巧語。恭維一回。又歎道：家運不濟。沒法兒哩。便如田甘那脚。自砸壞後。牽傷了腿筋。至今落個跛脚。他又覺坐吃山空。不是常法。想了幾樁生意。偏偏東幹東不着。而幹西不着。纔要燒香。佛爺登時掉屁股。因此將世業虧耗的這般光景。他常向我哭天抹淚。說對不住去世繼父。我說：只要你長志氣。那個潑天世業。不是人掙的。說到這裏。忽的現出一副悽惶顏色。拍案道：咳。我不想他真個有氣性。有一日晚上。只管找他不着。虧得僕婦尋到後院馬柵旁。只見他嗚嗚咽咽。望空哭拜一番。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出。猛一擡頭。不由怔在那裏。此時此際。兩人醜相。就不用提。田甘還僥倖他纔來。便張口結舌的道。那麼你方纔來呀。死纏腿搖頭道。不。足有兩頓飯時。咧。田甘暗道。好好。正趕着熱鬧。當兒。當時十分跼踖。呵呀呀。以下死纏腿怎樣發話。諸公便是善猜。料也夢想不到。只見他兩手一垂。滿臉是笑。道。便是俺家下給大爺揉肚兒的當兒。俺便來。咧。田甘趕忙道。便是哩。寒凝得緊。虧得他累的通身是汗。直鬧了大半晌。正說着。僕婦一面抿髻。一面紅着臉出來。死纏腿閑扯幾句。即便蹕去。這裏僕婦却搖着頭兒。聳鼻笑道。都是你只顧自己。人家不說就是了。從此田甘越法喜死纏腿知趣。暗地裏零零碎碎。便破費不少。這當兒僕婦借與田甘畫策。其實想撈入自腰包。田甘與紅英。那裏省得。當時僕婦見田甘沒口子。央及便笑道。我這人通見不的。這。個。依我看。你還是開個小小店面。老實作去。一來可跔身子。二來生意穩當。

沒有失閃。只是第一須搭請個好賬夥。這個人稍一含糊。便不是事。只是那裏找這樣人去。田甘聽了。不由低下頭。只管沉吟良久。他却咕着眼笑道。這倒難哩。我看來。只有你們那口子。(句)(一語落題)僕婦猛然一喜。不由笑道。你倒想的巧哩。他一個灰朴朴的笨漢。曉得甚麼呀。田甘笑道。俺就看他灰朴朴的實心眼。才可靠哩。像那機伶鬼似的人。俺還不敢請教他哩。僕婦聽了。情知一篇文章。作到題咧。於是合田甘說說笑笑。十分高興。兩人未免又作回沒要緊的事。却不知牕外還有個淩波俏立的紅英。當時那紅英望得臉上熱刺刺的。連忙悄悄退回。沒奈何將壺中冷茶。飲了一氣。心頭清爽。暗將田甘方纔一番話。沉思一番。便以爲他有意學好。恰好陳敬也便轉來。夫婦計議一回。時已三更。那天那僕婦也便翫出。關了門戶。道個安置。自去。次日陳敬夫婦。便將田甘諄諄勸導一番。果然將數百金贈給他。

令他謀生。田甘沒口子指天誓日。那僕婦只喜得暗暗打跌。又過了兩天。夫婦告別起程。田甘千恩萬謝。直送了十里之遙。方纔轉來。自與那僕婦落得快活。這且慢表。且說陳敬夫婦。雙趲歸程。一路上遊山玩水。逍遙自在。本沒甚急事。樂得隨意勾留。少年人兒。旅店中一切風光。十分美滿。往往日高便住。日高方起。雙飛雙宿。與那種淒涼行客。大不相同。只是紅英水性非常。朝朝饜飫。也便覺滋味平常。譬如那食慾無厭的人。每日價只飽這一味。便是頂呱呱的人參菓。未免口酸。何況陳敬。那模樣兒。既屬凡下。再說到取媚之具。更不見超特。因此紅英未免有美中不足之憾。這也不在話下。（爲遇冷田祿張本。）這日夫婦迤邐行來。偶歇息在冷先生村畔。恰好甥舅巧遇。這便是深宵敘談的一段情節。（特著一筆以醒眉目。）當時甥舅話畢。各相驚歎。冷先生先舒了一口氣道。呵唷。呵唷。十數年間。不想有這些變故。我如今

也老病得緊。難得你夫婦恰巧到此。一定須多住些日。往後我這光景。便不定再能會面了。說着悽惶惶微微一笑。陳敬方要答語。只聽紅英道。多住幾日。自然當得。老舅不必悽惶。您老人家。雖年紀高。不便勞動。往後兩下來往。不是還有甚麼田祿表弟呢麼。這句話不打緊。只見冷先生忽的鼠睛一翻。乾削腮一鼓。槩起短鬚道。咳。提這孽障作甚。你只看遠客到門。他這當兒還不知轉來。可見是沒把流星哩。紅英笑道。喲。老舅真說得好。難道那表弟便曉得我們來麼。只怕老舅那當兒出門時。也想不到哩。冷先生與陳敬不由也笑將起來。正這當兒。只聽大門砰砰的一陣山響。衆人不覺一怔。正是。

往事成塵談甫罷
新歡如夢巧相尋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二回 春懷香夢兩迷離 幽院閒庭試款曲

且說屋內衆人聽得有人扣門。冷先生一面點起。一面道。這一定是田祿那
廝。說罷匆匆。出紅英夫婦靜聽聽。果聞得冷先生與扣門那人絮語良久。
然後方相隨。暫進院。但聽得冷先生道。我也是無意中遇見。若不是你表姊
面上那點朱痣。竟當面錯過了。說着簾兒一掀。冷先生當先跨進。紅英眼兒
一瞟。早望到冷先生背後。不由登時心頭一跳。暗詫道。怎麼男子裏面會有
這樣人物。那不通似個美色女娃麼。這當兒田祿全副眼光。早將紅英一身
嬌態。端相起來。但見。

身裁娜婀。態度妖嬈。眉畫春山。隱隱逗一團媚氣。眼含秋水。溶溶漾萬種
風情。乍巧笑淺暈梨渦。忽薄嗔微紅。蓮靨萬方儀態。滯人魂處。是溫柔一
片神光。妙難傳時多喜怒。眞個是五百年前孽冤種。三生石上喜歡緣。
當時田祿看罷。登時奇癢難撓。連忙喜孜孜走上。先向陳敬施禮。然後一轉

身低頭微笑。向紅英唱個大喏。燭光下香鉤隱約。先與田祿打個照面。隨即眼光一擡。恰恰四目看個正着。突的各人心頭。一陣擺宕。冷先生見他兩人。真是不高不矮。不肥不瘦。一個是美如宋玉。一個是嬌同西子。倒好像一對玉人兒。不由笑道。你們姊弟。雖是中表。倒好似一家的孩兒。紅英笑着走近田祿。一面稜一面笑道。我小時常聽我娘說。我那去世的舅母。生得十分體面哩。冷先生歎道。咳。那都是老話兒了。說罷。一個呵欠。便跼起道。你們且自敘談。我要安歇去了。說罷。一路痰癥。轉回正室。這裏大家落坐談起。十分款洽。至講到武功。越法投機。田祿這當兒。竟鬧的五官並用。耳口中周旋陳敬。却留起眼光。不時的籠罩紅英。紅英却不露聲色。逢着當兒上。方斜瞟一眼。掩口一笑。惟有陳敬。憨頭傻腦的。信口快談。田祿本來狡黠。早瞧科陳敬人性。不由暗暗心喜。談到夜深。方辭歸已室。這裏紅英夫婦。也便就廂屋安歇。

陳敬一路勞乏。放倒頭不消頃刻。鼾聲大作。紅英却不知怎的。只管翻來覆去。一點芳心。痴痴迷迷。不知思索的是甚麼。少時竟有些微微煩燥。便一伸玉臂。宕開錦衾。露著一抹酥胸。下面蓮鉤。也便蹬出被外。方要合眼。忽覺拍的一掌。打在乳旁。忙一望。却是陳敬睡得腫眼塌眉的。呿牙一笑。牽掣了半響腮頰。口內哼唧的。也不知是甚麼。一個黃龍轉身。竟翻打到自己身上。那相兒好不難看。紅英正情思迷離。不由覺得厭氣。便順手一推。陳敬又翻向榻裏。打鼾去了。這裏紅英怔怔的望著殘燭。餘光禿禿。忽聽得承塵上面一陣砰訇騰踏。響得驚心動魄。頃刻間恍見無數鼠子。伸鬚拱瓜。成隊價跑出。就地下縱橫亂跳。紅英詫異。忙跳起來趕去。便見室門口有人笑道。且留着他耍子。有趣得緊。說著一脚跨入。卻是田祿。只披件短衫。綳著一頭烏黑的髮。越顯得一張蓮臉。紅紅白白。笑嘻嘻將羣鼠東指西揮。風車般頑耍起來。

卻也作怪。那羣鼠如知號令。一時間縱橫進退。竟鬧的五花八門。塵埃抖亂。紅英恍惚中。好奇心動。也便嬌聲一叱。攙在裏面。同田祿兒戲起來。百忙中望望榻上。陳敬依然睡得死狗一般。這當兒羣鼠越跳越兇。陳敬只如不聞。田祿笑道。沒他的事。仍與紅英嬉笑追逐。正玩得起勁。田祿引了一隊。竟飛身躍登梁上。下面羣鼠。宛如長虹相屬。就要相隨而上。紅英大悅。方要鼓掌喝彩。只聽撲通一聲。田祿憑空落跌地下。羣鼠登時一個不見。忙趕去彎腰去扶他。他早一躍而起。便涎着臉子。猴近身旁。嚇的紅英只管倒退。那田祿却笑嘻嘻的。只管蹙來。紅英恍惚中。見田祿赤着身兒。便臉兒飛紅。回頭要跑。一看自己。又何曾掛這一根絲兒。只有一雙蓮翹。不曾跣足罷了。當時一陣模糊。便覺田祿温軟軟接近身。頃刻之間。已經扼要。正在迷離恹恹無可奈何。半推半就之際。忽聽得一種微妙聲音。懼然驚覺。睜眼一望。只見殘燭

已燼。虛窗始白。痴魂搖搖。正被那曉鐘驚覺。涼風習習。從壁隙射入。頗覺玉體生寒。方悟竟赤了半體。困了一覺。連忙掀衾蓋好。合眸凝想。那支離諸幻相。早忘掉大半。只有那段甜蜜蜜事兒。牢嵌心頭。情不自禁。便用手一摸陳敬。恰好陳敬睡足神旺。方纔覺來。見渾家雲鬢鬆。桃腮帶赤。那一段嬌模樣兒。軟洋洋。偎入已懷。那裏忍得。便伸臂替枕。對面兒抱住。笑道。你這會子。却睡足咧。紅英不語。却吃吃笑。却附着陳敬耳朵道。都是你來。那會子。誰讓你向我夢裏胡鬧。（奇語索解人不得）說罷。香馥馥。面孔直偎在陳敬臉上。（寫艷情十分深刻微細。然無一直筆擴語。良由筆妙。以夢境縮合紅英田祿。超脫之至。此間煞費經營。妙在不卽不離。而紅英奇淫發軔。已於言下得之。固不得以私於田祿四字。草草了之也。若謂誨淫。此自是冬烘見解。無與文字之事。聖歎先生。久已辭而闕之。予復何說。）陳敬大悅。方要如是云。

云。無奈這當兒田祿已起。只管在院內趲來趲去。紅突觸境生情。登時不甚有興。便就勢推開陳敬。一同起來。方開得門。那冷先生也便趲出手。拾了個提籃。遞給田祿。命他去快買蔬肉。這裏大家動手。忙亂着梳洗過。不多時田祿轉來。自去整備早膳。冷先生陪談一回。詢知陳敬豪富。十分歡喜。便笑道。將來田祿若沒得事作。只好有累你夫婦。給他覓個事。穩住他性。紅英道。表弟這等人物。怕不前程遠大。老舅何必多慮。冷先生長吁一聲。半晌不語。良久方笑道。這孩子就是性子劣。槪若說武功。真還來得。便將在騰蛟村與楊遇春等共學之事。說了一遍。紅英喜道。那麼表弟若就武科。怕不手到擒來麼。冷先生道。雖如此說。但是老舅這等生計。怕無力供給他哩。正說得熱鬧。只見田祿盤起一條烏黑的緊花撒手大辮。襯着碧青的頭皮。粉潤潤的臉。彈着一件青短衫。腰橫紬帶。下繫圍裙。下面白襪青鞋。肩上搭一條新白

巾耳邊拖下五寸長的青絲辮穗。一手掐腰。一手挺起五指。擎了一大盤熱騰騰的飯菜。邁開流水步。一陣風似的走來。活脫似個俏皮小堂倌。紅英笑道。可了不得。怎表弟自己勞動起來。說罷忙走上一樣樣接置桌上。不禁不由。俊眼兒一抬一瞟。田祿百忙中。却聞得一陣陣脂香髮氣。趁陳敬正背了臉。忙亂座位。他假作脚兒一趨。竟將紅英金蓮蹴了一下。紅英低鬟一笑。趕忙別轉頭去。冷先生道。你們且自用飯。我還向村西李大戶家去早診。便在那裏擾他。也未可知。說罷。哈着腰兒。走出這裏。大家相讓入坐。不消說。陳敬首座。紅英田祿左右相陪。三人一面談笑。一面用飯。說一回。道途風景。說一回。諸般武功。十分入港。田祿喜道。我久聞襄陽大郡。豪傑聚處。只恨沒緣法去逛。今表姊夫婦。恰住那裏。日後不愁沒東道了。陳敬笑道。當得當得。紅英聽了。却笑而不語。（便見深心）趁田祿跑去取飯。悄悄向陳敬道。你只含糊。

答應他。年幼人兒。沒甚麼定性。過幾天我們走清秋大路。管他甚閑賬。既是表姊弟。我不得不作些親熱樣兒罷了。正說着。只聽田祿嚷道。好熟傢伙。說着。擎了一盆氣蒸蒸黃黍飯。盪入。陳敬方要起接。紅英已抄手接置旁兒。見他額兒上沾了一塊煤塵。便拈起懷巾。就攬口中濕了一點香唾。與他搽淨。一面還笑道。不是老姊打趣你。沒娘的孩。無論多大。也像捨哥兒似的。說罷。格格一笑。陳敬坦然不疑。還暗笑道。他這路假親熱。真作得到家。（那知還有作得到家的。在後面一笑。）田祿被這一搽。真個舒齊的。連姓都忘掉咧。當時大家飯畢。田祿自忙碌撤去。這裏紅英等起身周覽一番。只見田祿室內。頗頗精緻。諸般玩物。如粘竿吹琴之類。無所不具。壁上短劍長刀。鏢囊石袋等物。也十分齊楚。榻上衾枕燦然。更不必說。紅英暗喜道。果然是個風流人物。一回頭。只見陳敬笨手笨脚的。竟從壁上摘下那把短劍。噌的一聲抽

出鞘。一派寒光。湛湛如水。紅英不由失聲讚道。端的好劍。陳敬方歪了頸兒。去細審劍柄上兩個奇篆。只聽窗外田祿笑道。這兩個字古怪得狠。許都人都不識得。便是村人掘井所得。說着一脚踏入。接過劍。用兩指板定劍頭。只一屈。登時彎轉如環。一撒指。錚的一聲。依然筆直。紅英笑道。這柄古劍。委實不錯。表弟劍法。不消說自然高明。左右無事悶倦。何妨見示一二。田祿舌兒一吐道。可了不得。魯班門前掉大斧。表姊倒不打緊。我只怕姊丈笑哩。紅英道。沒事一大堆。快些試來。難道我們都是蠢牛。便不值得你彈回琴麼。陳敬聽了。也笑着慫恿。田祿沒法。只得略將衣襟掖起。一個箭步。提劍躡至庭中。紅英夫婦都跟出來。只見他略爲集氣。宕開門戶。一轉身。颼颼舞起。前鋒後超。劈上剝下。果然疑若泰山。動如流水。渾身解數。一些破綻也無。看得陳敬只管連連叫好。一望紅英。却滿臉是笑。水零零兩支俊眼。絲牽一般。隨着田

祿飛上飛下。不由抬手。向他眼前一擺道。喂。你看怎樣。紅英猛然一哆嗦。笑道。也還罷了。少時田祿舞罷。陳敬讚不絕口。向紅英道。若你兩個對舞一回。更是有趣。紅英笑道。噫。你這考官。倒會出題目哩。那麼你便下下場罷。陳敬笑道。既作了考官。沒一個不是老荒。（譽調不少）那如何來得及。還是你罷。紅英這當兒。滿心願意。却將眼皮一搭撒。瞧了自己脚尖兒。搖頭道。不。田祿默賞嬌媚神情。但見他兩支耳環。擺宕作態。十分風韻。不由心內一動。便笑道。表姊既懶動刀仗。咱們便頑回拳脚何如。若自不肯。便是怕茹家拳法。輕易泄漏了。陳敬大笑道。是不是。我看你怎麼說。紅英忽的一抬頭。笑道。難道我真個怯場麼。狠不用你來敲邊鼓。說罷略將腰身結束。緊緊鞋子。用一個鶴唳晴空式。纖腰一聳。便如一朶彩雲。飛向當場。這當兒眉稜眼角。娥媚中另有一番俊奕之氣。田祿神魂一震。早將劍遞給陳敬。便趁勢來了個

稍公背櫓。一翻身。足方站穩。雙拳一分。便取中路。紅英喝道。來得好。兩手下墩。還了個亂劈柴。撥開敵人雙拳。纖趾一騰。直奔田祿左脇。田祿腰兒一閃。趁髻顛向紅英胸前。登時四手紛紜。推攔抵拒。疾於擲梭。兩人便飛花滾雪。價追逐起來。一個是茹家門下女班頭。一個是玄一派中高弟子。真是棋逢敵手。無懈可擊。兩人試到酣暢處。竟翻翻滾滾。攪作一團。勾頭攬項。抱背捶胸。但見星眸交瞬。玉臂橫支。或離或合。忽前忽却。便如一對浪蝶穿花。文鴛戲水。好不風光旖旎得緊。陳敬看呆了。只管怪叫。那知人家却意不在此。這一接洽。先覺渾身通泰。筋骨兒都合了轍了。正在頑得高興。紅英眼光一瞟。忽的跳出圈子。細碎蓮步。突突跑至陳敬身旁。登時將面容一整。笑嚶道。表弟這獨身拳法。委實不錯。田祿乍聞一怔。不解其意。忽一抬頭。却見冷先生趑到面前。方纔悟過。也便頓手立定。不由笑向紅英瞅了一眼。冷先生

那知就裏。只笑道。田祿便是這等半吊子脾氣。這幾手狗兒劍。向表姊夫婦顯弄的是甚麼。大家聽了一笑。便一同隨冷先生。暫進紅英室中。田祿在最後面。看了紅英雲鬢。愛到極處。不由提起氣來。（這當兒便提氣。未免早些一笑。）儘力子向他頸兒梗上。吹了一口。紅英回頭要笑。趕忙竭力忍住。當時大家閒談一回。方纔散過。一連住了幾日。紅英田祿。越法廝熱。都有些不可開交。從中却悶壞了個陳敬。村落中沒得消遣。有時拉了田祿。隨便散步。或自己盤回馬。馳騁個三二十里。左近村落。處處踏遍。雖也聞得騰蛟村有楊遇春等一班少年。只是聞得這班人。各遭家事。侍病居喪。鬧得一天星斗。便不便尋去結識。幾次吵着要走。都被紅英軟軟按住。一日午後。與冷先生談了回天。覺着沒滋搭味。偏巧田祿也暫了出去。他悶了半晌。仍去盤馬。這裏紅英方與冷先生談得數語。只聽二門外有人喊道。冷先生在麼。冷先生

忙跑去一望。却是村人趙乙。走得氣急敗壞。汗流滿面。不容分說。咕咚的一
個響頭。冷先生道。怎的怎的。趙乙哭道。你老快些救命罷。我媽風痰上來咧。
只管要翻白眼哩。冷先生忙道。我便去就是。你先去安置病人根前。趙乙聽
了。跣起便跑。這裏冷先生忙入已室。先檢了兩丸蘇合。揣在懷內。一面披長
衫。一面趲出。喚紅英道。甥女且來關上門戶。我不定幾時方回哩。說罷。匆匆
而去。這裏紅英慢騰騰。趲到門首。只見村墟靜悄。碧樹芳塍。十分寂寂。半晌
也沒個人。趲過。方待回身。却見兩個村童。追逐著過來。前面一個。將手藏在
襟底。後面那個。急憤憤的道。我好不容易從溪內摸出。你怎的便把去。說罷拉
住。一陣撕扭。前面那個。賭氣的將襟底特件。擲在地上。罵道。留着給你娘照
樣兒去。紅英一望那物件。却是一個大蛤蚌。偏巧夾住個肉膩膩的肥鰓。形
狀兒十分可笑。紅英一笑。回身掩門。各處趲了一回。不覺悶倦上來。便信步

釐入田祿室內。就榻上一歪。只聞得衾枕間。另一股幽甜氣息。這便是俗語說的男子氣。像我們是沒這等微妙嗅覺的。若據妖妓蕩婦說來。其中種種差別。迥乎不同。大概天生媚骨。方有這種媚氣。似乎也在情理中。怎麼說呢。古來著名美人。如趙合德。楚蘭香等。或芳香竟躰。或蜂蝶圍步。說是從肌理內。發出天然真香。與膏蘭氣味。大不相同。如此說來。婦女內既有這等尤物。男子中安見便沒這種人。綜言之。是妖孽罷了。閑言少敘。且說紅英臥倒。心內一蕩。不由情思迷離。登時兩眼慵抬。方要睡去。忽覺一張溫軟軟的臉兒。偎在自己頰上。忙一睜眼。却是田祿。原來他趑轉。走到半路上。恰好遇着冷先生。冷先生道。你這孩子。總是跼不住脚。方纔表姊丈。尋你半晌。沒奈何自己盤馬去了。這會子。我又須去診病。家中空落落的。你只在外閒蕩。說罷。恨而去。田祿初聞一怔。略一凝想。只喜得一跳丈把高。一連幾迸。已跑了半

里路低頭暗喜道。妙妙。今日這事兒。十分有九。可將人想壞了哩。脚下忙忙。飛也似闖來。剛轉過一條街角。只聽撲哧咕咚一陣響。自己脚下。也便一拌。便聽得地下大喊大哭。登時趁勢抱住田祿一支腿。再也不放。田祿不由大驚。正是

雲兩巫山欣有路

風波平地詫無端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遂幽歡狡童授藝

窺秘事蕩婦留釵

且說田祿正兩步并作一步。拚命價跑。不想那轉角所在。那捉蛤蚌的村童。正從對面撞來。收腳不住。登時鬧了個嘴啃地。不由揪住田祿不放。蛤蚌兒踏得爛屎一般。田祿沒奈何。只得掏了十餘文錢給他。方纔罷手。這裏田祿拔步便走。方行了一箭遠。只聽後面喚道。來早了不如來巧了。我正要尋你。

去。快等等我。田祿回頭一望，却是林刀魚亂頭撒脚，笑吟吟走來，一把拉住。先咬石牙戳了田祿一指，道：「小挨刀的，我那點兒服事你不舒齊，便是那一天。人家有些啾啾唧唧，偏逢著你那個爹，惹來鬼混。我還囑咐你，晚上來，怎的一總影兒不見。說起來，真恨得人牙痒痒哩。我看你這會子，向那裏躲。原來這十餘日，正是紅英來的當兒。田祿這時節，那有暇理他，便道：『是是，偏巧事體忙，抽暇必然去的。』說罷，掙着要走。林刀魚道：『噫，好自在哥兒，甚麼暇不快。快同我走，是正經。』田祿躁脚道：『真有事哩。』林刀魚笑道：『誰又沒事哩。快走。快走。』田祿真個焦燥起來，便道：『有事快說。』林刀魚却乜着眼兒，端相他良久，只是微微含笑，通不言語。田祿掉頭道：『這是那裏說起。我要去了。』林刀魚方吞吞吐吐的說道：『便是這幾月，賒的布錢米錢，說着方要掄指細算。』田祿忙說道：『一古腦兒多少便了。』林刀魚道：『敢也有四五百串。方要細數。』田祿已掙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那椿點穴法。幾時教給我呀。原來紅英自知田祿會點穴法。恨不得登時學會。刻刻求教。無奈田祿不肯輕泄。已廝纏了好些日了。呵唷。這個筋節兒。利害非常。但看古來女色惑主。那一個不等這時光。方施技倆。多少神毅英武的馬上皇帝。都服貼貼甘入牢籠。可見這種力量。真正不可思議。便是劉二姊逛廟的話咧。（京劇中譚諧之劇。名小上廟。）我們當家的。被我腳兒一鉤。便順着腿爬上來咧。我等他要緊當兒。便問道。明天香火大廟。你倒底讓我逛。不讓我逛。我們當家的。要說不叫我去逛。恐怕我推下他去。只得腿兒一迸。腰板一挺。道你去罷。你去罷。（以上爲劇中語氣。）田祿這當兒。真有這番光景。當時沒口子答應。紅英更是伶俐。得不到錢。那肯便交貨。只合着眼兒。香軀亂扭。田祿興發如狂。待要施展點穴法。如作弄白老狗妻子一般。無奈紅英一團嬌媚。將他制伏住。正在不可開交。只聽得冷先生還裏邊邁

的。趲回。紅英趕忙挺身躍起。田祿彎着腰。由簾縫一張。幸虧冷先生直奔正室。自言自語的道。怎的大門竟未關上。紅英方想起。因見那蛤蚌怪樣兒。竟一時忘掉關門。方悟過田祿竟自趲進的緣故。便與田祿悄悄一說。兩人都笑得甚麼似的。田祿沒奈何。只結實實抱緊紅英。吻了一口。忙趕入冷先生室中。紅英也便三腳兩步。跑入己室。芳心蕩漾。良久。方纔好些。從此兩人心心相印。只看機會行事。且說陳敬悶不可當。一晚上又向紅英商略歸程。紅英沉吟道。我只有這個老舅。他又情意殷勤。若只管吵着要去。豈不令人寒心。咱們且住個一月半月。我看機會再辭他便了。你都不要管。你若悶悶。我們且想個消遣法兒。真也是哩。我們到這裏多日。也不曾破費。請老舅吃杯酒。明天作個東道。便交表弟去辦。且痛飲熱鬧一回。如何。陳敬聽了。連連點頭。一宿晚景慢表。次日紅英果然取數兩銀子。交給田祿。冷先生吃便宜嘴。

且是老慣家。當大夫的。都有這毛病兒。不足爲怪。當時只作不知。直待田祿制辦整齊。設筵在紅英室中。請他入席。他方驚跳起。斥田祿道。你這孩子。通似木頭疙疸。怎的表姊夫婦。這等客氣。你通不告訴我。田祿聽了。瞅了紅英一眼。抿嘴微笑。紅英不容分說。將冷先生掇弄到首座。大家坐下來。剛飲過兩巡。冷先生左顧右盼。見紅英田祿。一個如出水芙蓉。一個如臨風玉樹。便是陳敬也。昂昂如千里之駒。一團豪氣。不由頓時憶起少年情事。便一手擎杯。眨眼微笑道。真是俗語說得好。人生難遇少年時。我看你們競榮吐秀。回想起當年。我離家自時。紅英甥女。方纔學語。業已俊俏如玉娃娃一般。我還抱你良久。方纔走了。所以你那點朱痣。到如今記得逼真。便是田祿。小時節也頗得人意。他那死鬼娘。常說他那胎貌兒。有點像甥女。今日閒說起。倒成了老話兒了。（觀冷先生一席話。點綴生情。不但絕似老年人對後輩口吻。而

冷先生老而邪僻。對景生感。猶有少年餘興。不止性情如繪。而紅英姿色之妖豔。爲何如哉。此等處費匠心不少。說罷一望紅英。舉酒向口。竟洒的淋漓漓漓。（醜狀可掬）紅英笑道。呵。可了不得。老舅這樣失神落魄。敢是想起舅母來哩。大家聽了。一陣笑。正吃得熱鬧。只聽外面喘吁吁跑進一人。一面掣脚道。呵。我的媽呀。可怎麼好。接着大叫道。冷先生冷先生。一直跑到庭心。冷先生蹙出一望。却又是那趙乙。紅英田祿也便慢步跟來。這當兒冷先生好不發煩。問其所以。果又是他媽風痰復作。越法兇急。趙乙早又直檮檮長跪於地。立候就去。冷先生美酒嘉穀。方吃得甜頭。憑良心說。那裏會願去。方一撓頭的當兒。紅英田祿兩人相視一笑。（含情無限）紅英便道。那麼表弟便檢幾樣老舅得意的殺品。留着轉來夜飲罷。我們且胡亂吃過。便是。這麼一來。好不甘脆。竟將冷先生給開出來。沒法兒別轉頓。只得匆匆。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祿如膠似漆。變盡方法。儉期密會。冷先生究竟事體忙。還不覺得。惟有那爛桃似的林刀魚（俗謂蕩姑曰爛桃）這種人。偏會瞧稜縫兒。他自田祿多日。不曾照面。便心下怙悒。那天索取錢帛之後。隔了兩日。恰值冷先生晚間。暫來。無意中談起。方知他家有遠客。林刀魚倒不會理會。反是冷先生淺嘴薄舌。要將紅英等怎的氣勢闊綽。賣弄一番。不覺話前話後。將紅英誇得天人一般。林刀魚道。啣真有這俊人兒麼。多咱我也開開眼去。心下略一思忖。暗道。怪不得田祿那天。慌的掉褲價。跑不迭。那小廝那股勁。是六親不認。他還合他老子走一條路。這就難怪人起疑了。當時也不說破。只纏着冷先生。斫斧頭。冷先生皺眉道。偏是這些日。手頭緊。過兩日。有一注謝儀。等我弄到手。把與你就是。當時無話。不想過了四五日。沒有消息。這日午後。林刀魚等得不耐煩。便理理頭面。去尋冷先生。剛走得不遠。只見冷先生和一個華服少

年。拉着一匹高頭駿馬。少年手提絲鞭。一面笑語。一面走來。林刀魚怯生生。站向一旁。方一手捩髻。向冷先生露出笑容。冷先生心眼快。忙道。大嫂子不要急。你那貼藥。再照舊吃兩劑。管保便好。我方陪這位陳官人去遊玩。沒工夫去另診哩。陳敬不由將林刀魚上下一打量。悄問道。這是那個。冷先生一面拔步。一面笑道。左不過是鄉鄰。姑道。他患點下部的症兒。不打緊的。不想走還未遠。早隱隱被林刀魚聽見。不由暗唾道。你媽倒有個下部症兒哩。抬頭望去。只見他兩人走到岔路。陳敬板鞍上馬。冷先生道。村東二十餘里龍洞峪。還可遊玩。我須向李大戶家去。我們晚晌見罷。說罷分頭各散。這裏林刀魚沉吟道。果然那個甚麼陳敬。十分闊綽。這老東西。既柞不出油水。何不去尋田祿商量。登時忙忙。暫向冷家。恰好靜悄悄。大門虛掩。他且是走得熟滑。更不聲喚。悄步而入。剛到二門首。要一探頭。忽聽一陣脚步響。和着一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洗了個快活澡兒。可惜我那條破褲。也沒人搶寶貝似的。拚命價奪。說罷。抿嘴一笑。田祿知沒法遮掩。登時湊過去。一陣撕扭。順手從懷中摸出釵兒。擲給他道。那個的撈什子。快些將去。我見過這個陣仗。天大的事。我也怕不着。林刀魚恨的咬牙道。你不用向我含着骨頭露着肉。屬蠟巴（鳥名也）。鳥的長兩片子硬嘴。怪不得這些日。撈不着你的影兒。原來背地裏幹得好事。不消說大把兒錢鈔。塞向人家腰包裏。我還儂雁似的呆等哩。（恰合林刀魚身分見解）今天你須與我說個分曉。不然咱們便血淋淋的鬧他一場。說到這裏。只見田祿陡的雙眉直豎。殺氣滿面。握起拳搶來。林刀魚登時大驚。正是

閑鳥偷窺花底蝶

媚豬偏擾水中鷄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于太公病榻遺言 冷田祿親幃肆忤

且說林刀魚方一面纏脚。一面楊着臉兒。似嗔似喜的說出一片不冷不熱的癢癢腔兒。要挾制田祿。想些好處。忽見田祿綑着臉搶來。以爲是翻咧。不由失聲道。怎的怎的。只見田祿却向他肩上一拍道。你真是井底蛤蟆。見天也不大。人家何等闊綽。只怕拔根汗毛。比我腰還粗。稀罕甚麼鈔兒麼。你只悄沒聲的。只要他住久了。你不愁沒得撈摸。便是我手頭也鬆動許多。你自然得些好處哩。林刀魚一想。甚是有理。不由嗤的聲笑了。道。只便宜你這猴子。快活事兒都被你占去哩。當時兩人厮纏半晌各散。在田祿不過是口頭話。那裏將他放在心上。並且這種爛貨兒。也不便向紅英提起。紅英方瞞在鼓裏。那林刀魚又誤以爲田祿必然向紅英提他挾制之意。紅英一着忙。自然穩穩的拿錢鈔堵他的嘴。那知等了幾日。一無信息。偶問田祿。只管支支

唔唔。不由焦燥起來。自恃能說會道。便要自尋紅英。攬一筆肥錢。這日探聽得田祿等都不在家。他果然蝎蝎蜚蜚的蹭了來。紅英一見。只當是村裏婦人。却暗詫異他妖聲浪氣。便冷冷的待理不理。那知他更樣上來。咧。忽的擠眉弄眼。先乾笑了一陣。竟低低向紅英噓幾句。又是明人不用細講。咧。又是甚麼你也是個風流慷慨手兒。化過大錢大鈔。咧。又是甚麼那裏不用人。咧。又是甚麼你那人兒。保管向你提過我。末後竟邪眉邪眼。笑嘻嘻拍了紅英一把。道。咱們姊妹倆都是屬串兒稍遷的。（俗呼蟬爲稍遷）共抱一枝兒。還用我儘直費話麼。（此等處甚難着筆。非作家不辦）哈哈。這一席話。若是紅英曉得他偷聽一段事。自然心下明白。覺得絲絲入扣。這時光簡直覺得驢唇不對馬嘴。便疑惑是那裏來的瘋婆子。並且看他形容十分討厭。不由大怒。竟將林刀魚給標諸大門之外。林刀魚連氣帶羞。那裏肯罷。便趁

空將他所聞見。一五一十向冷先生和盤托出。冷先生聽了。肺都氣炸。只連連蹀脚道。該死該死。登時覺得渾身無力。坐不住起身要走。林刀魚還絮絮叨叨肉麻一陣。冷先生那裏聽得。一步一咳。暫出一路沉思。並且張揚不得。只得咽在心裏。想法兒遣紅英去了再處。當時依然不動聲色。却是見了田祿。不由氣往上撞。暗地理病根已伏。過了幾日。不想滿村中也有些風言風語。都是林刀魚賣的嚷兒。幸陳敬還不覺得。冷先生連氣帶急。又生恐鬧出事來。正在沒法。恰好陳敬又噪着要走。冷先生登時應允。尅日餞行。田祿眼睜睜沒法兒。暗地裏與紅英留戀萬狀。驪歌三唱。兩下裏悵悵而別。紅英夫婦歸去。這且慢表。且說田祿垂頭搭腦的送客。暫回。先到紅英住室一望。只覺零香脂粉。彷彿猶存。凡紅英行止坐臥處。都徘徊一番。正自一百個不自在。他有甚麼不曉得。將林刀魚恨入骨髓。正沒好氣。偏搭着冷先生那口氣。

悶了多日。這當兒可要發洩。竟要義方教子起來。這時已病得沒精打彩。臥在榻上。喊了半晌。田祿方擡頭。擡腦的進來。向榻前橙上。昂然坐下。別轉頭道。又是甚麼事呀。冷先生點點頭。咳了一聲。道。你也是二十來歲人咧。怎的一些行止也不講。便如你表姊在這裏住幾日。咳。我也不必說咧。你去思忖。可還像個人麼。田祿道。噫。奇哩。這打甚緊。現在他不是走了麼。便算沒這回事。冷先生搥牀道。胡說。我是教你知悔知罪。往後也像個人。田祿道。要都這麼說。難道你老人家不像個人麼。一句話戳了冷先生的心。氣得渾身亂抖。冷笑道。好好。你這逆子。連你死娘都褒貶起來。（無瑕者然後可疵人。然非所論於父子也。田祿梟獍性成。作者所深惡也。）我冷某一生並沒獲罪於天呀。說罷。眼如銅鈴。只是噎氣。田祿揚頭微笑。並不揪保。正這當兒。只聽簾兒外有人笑道。執刺刺知情識趣的遠親。也都走咧。你爺兒們還搗的甚麼。

亂說着。一脚跨進。正是林刀魚田祿一見。一股無明。冒得有丈把高。不容分說。走上前托的一口醜唾。指着臉子罵道。浪娼根。快與我滾出去。你那調三唆四的伎倆。也沒得施展了。林刀魚這種潑刺貨。有甚麼顧忌。登時大怒。一面拭臉。一面跳叫。牽枝扯葉。不但將紅英事兒抖擻出。便連田祿聚塵之醜。都隱約說出。田祿怒極。正要揎拳動武。只聽冷先生直着嗓。怪叫一聲。一張嘴。一口鮮血。接連數口。登時面色如紙。喘作一堆。手指田祿。只管亂顫。林刀魚見事不佳。一路謾罵而去。這裏冷先生悶絕了良久。及至醒來。那裏有田祿影兒。從此冷先生染病在榻。日甚一日。可巧正是于太公病重的當兒。這段事兒。竟被豹兒探聽了去。當時太公病亟。那有工夫理會冷先生。便另請大夫。逐日施治。豹兒衣不解帶。晝夜服事。遇春兄弟。不消說穿梭價探候。惟有遇春。想起生平知遇推解之恩。越法盡心奔走。替豹兒許多手脚。李氏娘

子。惟有焚香叩天。給太公祈壽罷了。只有田祿。却影兒不見。一夜晚上。太公昏沉睡去。豹兒等連日辛苦。通沒得好生吃飯。這時便置備些穀酒。便在病室外間。邀遇春兄弟夜飲。太公那裏。自有書僮伺候。大家悶悶的飲了幾杯。遇春歎道。我們同學幾個人。竟有些同運。我是不用說。衰絰在身。不想太公和冷先生都病到這步田地。豹兒道。依我看。還是逢春哥真有福氣。便是這些日。二叔（指烏鎗）通站不住脚。他老人家。倒越法精神了。（補出烏鎗鄉誼之厚）逢春聽了。只裂着嘴憨笑。豹兒忽想起田祿。便先向逢春道。有一段事。咱們心內知道就是。你可不許要毛包性兒。說罷將冷先生得病之故。大概一說。遇春方在沉吟。只見逢春拍一聲將酒杯擲在案。摸腹道。得咧。我們同學中。從我這裏說。算沒這姓冷的。遇春道。且慢鹵莽。帷簿中事。本屬曖昧。我但願傳聞不實纔好。冷兄弟過於聰慧自恃。我們還須力爲輔諫他。

纔是人材是很難得的。說罷十分太息。（何等襟度）逢春氣憤憤灌了幾杯。豹兒道。他或是因家有病父。沒工夫出來。也未可知。我聽的都是風聞。說他那個表姊。武藝還十分了得。便是黃岡茹家的傳授。遇春道。不錯不錯。茹家武功。是盡人皆知的。（閒閒一談。都是書中筋脉）正說得熱鬧。那時月明如畫。豹兒起身。要出去解手。方一脚踏出。只見那庭隅大桂樹下。有一老翁。扶杖望月。一手拈鬚。揚起飄蕭鶴髮。神情兒絕似太公。豹兒不由渾身起粟。硬着頭皮趕去。要挽扶。方一下堦。滴溜溜一陣微風。那老翁登時不見。豹兒大驚。回身跑進室。剛張口結舌的要說。只聽裏間榻上。太公吁了一聲。大家跑入。太公業已醒來。那書僮却蹣伏在榻脚。睡得好不自在。當時連忙喚醒他。去整治湯水。太公定定神。忽覺輕爽許多。便向豹兒等道。你們還不會歇息麼。怎麼遇春兄弟也還未去。大家聽得語音。十分清朗。都各詫異。便搭

趁着剪剪燭花。只見太公面色鮮腴。兩顴紅潤。病容都減。豹兒不禁大悅。只聽太公笑道。我好些日困在牀榻。方纔一合眼。彷彿在院中間步。就如平日一般。十分舒適。豹兒聽了。不由一怔。這當兒書僮捧了參水來。太公呷了兩口。又復睡去。大家悄悄退出。坐下來。逢春先喜道。好了好了。這病兒大有轉機。便是方纔那氣色。何等的好。一望遇春。却愀然不樂。只哼了一聲。豹兒便道。奇怪得狠。因將解手時所見。說了一遍。遇春歎道。老弟莫怪我。說依我看來。却非吉兆。這便是神形相離。俗語云。魂不守舍。便是顏色忽好。也是迴光反照之理。卽當早些準備纜是。豹兒聽了。慌了手脚。幸得太公附身之具。都早預備停當。當時三人草草飯罷。便在別室中略爲歇息。只打個盹兒。天光已亮。豹兒忙跑入太公榻前。只見太公已倚着書僮坐將起來。神明湛然。一絲不亂。聽了聽曉鐘。忽笑道。這當兒又該下田工作了。人是一霎也不可

逸居的。（老成之言。其旨深遠。妙在本地風光。）正說着。遇春兄弟也趑進來。太公便都叫到跟前。書僮端上早藥。太公搖頭不用。先向豹兒道。我家力農累代。幸還溫飽。恤鄰慕善。自是于門家風。你但能謹守不替。吾願已足。却是人各有志。也難預定。此後你或有際會。但存個知足知止的念頭。便終身受用不盡。（爲後來豹兒入道伏線。）說罷。又將家事。並本村中種種義舉。囑咐一番。然後向遇春兄弟道。你兩人德質如此。厚福正多。豹兒幸與爲友。儘望提携罷了。三人聽了。不由梗住咽喉。那裏答應得來。只見太公。憑牀几歇了一霎。抬頭微笑。四外望望。道。今天却晴朗得緊。說罷。笑容一斂。登時端然坐逝。這當兒。逢春已跑出。喚人伺候。于家傭僕也簇在院內張望。只有豹兒。遇春在室。剛要悲哭。只見太公忽張目道。可是的哩。我還忘掉一樁事。遇春。用錢。只管這裏來取。還像我在日方好。說罷。一笑而逝。只覺香風拂拂。良

久方歇。(觀太公之從容死際。其得善果可知。人亦何苦不造善因哉。少年輕隼。十悍然不信者。總緣識得理淺。然人慾橫流。遂釀爲今日世運。安得億萬廣長舌爲喚醒之。)豹兒當時痛倒在地。遇春一面流涕。一面指揮傭僕。七手八脚。將太公殮衣穿好。逢春也趲來痛哭。正這當兒。只見一人大嚷而入。唾道。沒成頭人。處處誤人事。方纔若不是冷田祿。尋我去。耽延半晌。我早到這裏。也得與太公說句話兒。說罷。雙脚亂跳。卻是楊烏鎗。原來田祿因冷先生病倒。沒得浮錢用。去尋烏鎗借貸。冷先生雖稍有積蓄。却防田祿把去。所以田祿手中十分拮据。當時烏鎗跑到室內。哭拜一回。想要唁慰豹兒。却又睜大了眼睛。說不出甚麼來。只拍了豹兒一把。亂噪道。不要着急。都有我哩。說罷。便跨出。忙作一團。喊得山搖地動。就前邊正廳。鋪設靈堂。指揮得衆傭僕。穿梭價飛跑。遇春兄弟。也便帮着整理棺具等事。日方及午。將太公殮

畢請入靈堂。這一番忙碌。烏鎗直着脚子。屁股通沒沾坐。方纔稍靜下來。大家胡亂吃過飯。正在靈堂內。一面少息。一面商量發殯之事。只見一個傭僕跑來報道。冷相公聞信來咧。現在客室。逢春聽了。先霍的跔起。瞪着眼道。我正想他哩。就要拔步。遇春止住他道。還是我看來。逢春沒奈何挺坐下。却昂起頭。瞅了豹兒冷笑。（如畫）豹兒搖手道。少時你自己約束你那張嘴。好多着的哩。逢春哼了一聲。早見遇春在前。引田祿忙忙走來。豹兒迎上。行過孝禮。田祿便撲叩靈前。乾號一陣。早偷眼望見逢春。儘力子唾了一口。昂然不動。當時百忙中。也不解意。少時叩拜畢。大家廝兒落坐。遇春道。多日不見冷老弟。誰想是尊公病重。怪不得我那裏一番喪事。也不得抽暇去哩。（遇春忠厚如揭。先爲之留地步。可以爲處世之法。待小人尤當如此。然當時遇春意却不然。）田祿忙道。正是哩。通說不得。便是家父病倒。日子太久。都將

事耽擱了。逢春道：我聽說病倒並不久。那些日還款待甚麼親眷哩。田祿猛聽得，不由臉上一紅。豹兒忙道：究竟他老人家病勢怎樣？想還不碍罷。越是乾枯人，性氣來得柔和，倒能擔災病。逢春不由又插嘴道：這話也不盡然。俗語說得好：氣惱便是三分病。何況（句）說到這裏，豹兒忙儘力子瞪了他一眼。逢春方縮住口，挺然跼起，向院內閒踱去了。田祿聽逢春話帶稜角，羞氣中還加着納罕，以爲自己秘事，他又沒耳報神，爲何他竟得知。不消說，倘若洩漏，一定還是那林刀魚給張揚的。當時滿懷憤憤，看了逢春形狀，越法不舒齊，便與豹兒等敷衍一回，興辭而出。剛躉至二門旁，只見逢春一言不發，揚起面孔，掉臂闖來。田祿道：你那裏去。逢春却嘴兒一咧，似笑非笑，有意無意的將膊一晃，撲的聲靠在田祿肩頭。饒是田祿這等靈便，也竟身形一晃，不由一沉臉，詫異道：這是怎的。遇春忙趕來，揮去逢春。逢春還是憨笑。田

祿沒法兒。只好一笑混過。一路上低頭沉思。十分不悅。剛離已家不遠。只見林刀魚低着頭兒。懷中鼓鼓囊囊。從門內覘出。一面嘟噥道。老死鬼留這些體已。待殉葬哩。老娘可肯饒過你。你便是鐵砂。也須榨出些油來。說罷梗起頸兒。向西便走。田祿却從東來。正沒好氣。並且見他形狀可疑。登時奔上去。一抓他肩頭。林刀魚驚叫道。是那個挨（句）回頭一望。却是田祿。一臉憤氣。好不可怕。林刀魚有些畏懼。只得強笑道。幸虧我沒罵出來。原來是你這行行子。（音杭）田祿喝道。攔起你那張淡嘴。你又覘來作甚。林刀魚却是膽虛。不由一手揣按前胸。一面笑道。難道老爺子病得待死待活。不許我看麼。說罷側身便走。田祿越法起疑。便一把拉住。揣他前胸。林刀魚兩手掩得死緊。殺豬般叫將起來。原來那會子他去望冷先生。恰值田祿不在。他便趁勢需索。冷先生沒奈何。有氣無力的從枕匣中摸出幾件簪環。把與他。

揣在懷。方笑道。我也不一定急等用。不過給你散財滅災。取個吉利罷。冷先生只哼了一聲。呵唷着臥倒。林刀魚便悄悄擡出。不想百忙中卻遇着田祿。當時兩人一陣撕扭。林刀魚有甚氣力。頃刻間髮亂衣裂。簪珥落地。田祿認得是自家之物。剛要發作。林刀魚坐在地下。拍手哭嚷道。我不曾上門偷你。這是你老子送給我的。誰也沒血迷心竅。他給我東西。我也沒白使呀。怎麼你們姓冷的老婆們。不拿出骨頭肉來。教我漢子擺弄哇。一手錢一手貨的勾當。別給我裝渾蛋咧。別管說到那裏去。我還怕你麼。說罷。號天動地。價大鬧起來。一時圍攏了許多村人。一面笑勸。一面推挽他。喧嚷而去。田祿氣呆半晌。風也似跑入家。只見冷先生正仰面臥着。滲白的一張臉。瘦得髑髏一般。眼眶如井。越顯得兩支死呆眼。十分可醜。正伸出一支枯柴似的胳膊。自揉胸腹。一面呿牙裂嘴。呻吟不止。見田祿挺站在榻前。不由微微一歎。那張

乾癟嘴。只管牽扯。田祿都不管他。拍一聲將簪環擲在榻上。冷笑道。你老人家的病。端的是真是假。（逆子聲口令人髮指）怎還有工夫尋開心兒。怪不得吵着沒錢用。原來都填了漏窟窿哩。（昔有一笑談。某名妓侍酒。座中各徵寶貝。爭奇角異。惟某名士默然不語。衆欲致罰。某笑曰。諸君所談。混元鉢。乾坤袋等物。囊括萬物。卻荒誕無稽。今有小小一孔。而車馬田園。金帛百物。凡有所投。無不悉數容納。且綽綽乎有餘地焉。諸君遠徵八荒。乃近貽眉睫耶。衆凝思久之。不能得。某名士徐指妓裙帶。衆爲闕堂。座有蕩子傾產者。至爲流涕。此真可謂漏窟窿矣。一笑。）說罷。惡狠狠瞅着冷先生。唾了一口。只見冷先生白瞪了眼。只是抓心。深眼眶擠弄一陣。似乎悲痛已極。卻又沒一點淚。忽的儘力子咳了一聲。登的雙睛返插。田祿不由怪笑起來。正是

臬烏固爲鍾戾氣

惡泉當自溯源頭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五回 卻污金正士立身 試雲程賢母訓子

且說冷田祿見他老子氣得一副醜相兒。登時昏去。他反冷笑道。這種把戲。給那個看。說罷收起簪環。揚長而去。冷先生醒來。從此越法病重。堪堪飲食不進。田祿有時高興。便丟與他半杯湯水。往往渴得喉嚨發火。半日價沒人理他。冷先生自知不起。也沒心理會田祿。一夜晚上。昏沉沉睡醒來。案上一盞孤燈。半明不滅。照着室內七橫八豎的醫書藥篋。十分狼藉。只那凝塵。便有一寸厚。原來自冷先生病倒。通沒人整理。他見此光景。迴溯生平。正在萬分傷感。忽又一陣疎風。吹得蕭蕭颯颯。和着幾點細雨。打到紙窗。一聲聲沁入病人耳中。真個心焉如搗。愁寂之中。不由生平所作事。一一潮將上來。暗想我冷某一生。雖以機智成家。行箇醫術。並沒有過甚行爲。怎的天罰特酷。

生此逆子。想到這裏。冤痛滿懷。只覺渾身火雜雜的好不難過。少時心下一清涼。陡然憶起幾件事。暗道。不好不好。怎的人家某富戶。三世單傳。寶貝似的一個孩兒。不過生個尋常瘡癩。你却爲居功挾財起見。生生用潰藥。開發得兇險起來。又因索謝不遂。坐使他活活爛死。這是一件了。還有某孀婦。悄悄的自尋打胎藥。你若爲保他名節。就當把與他。若爲好生起見。就該謝絕他。豈不光明正大。卻爲何趁那當兒。挾淫其身。末後還是非拏大錢。決不給藥。致人家力不能辦。羞憤自盡。這兩條大小生命。又是那個該死的。給活要掉。呵。這是一件了。其餘還有某事某事。一總比持刀殺人。差不許多哩。想到這裏。不由神明中起了一種痛苦。這陣難受。非同體膚受罪。大約刀山劍樹。鋸解磨研。在油鍋中洗個澡兒。那滋味也不過如此。正這當兒。只見一痕淡月。映上疎檣。原來雨收天晴。便聽得有兩支貓兒。一遞一聲的叫春。不知

怎的冷先生聽了。又恍如兜頭一盆雪水。登時渾身亂戰。牙齒兒捉對厮打。自恨道。有當初方有今日。自作之孽。怨天何爲。原來當年冷先生拐逃田祿之母。那夜墉頭上。恰有貓兒叫春。冷先生防人驚動。趕了好久。方跑掉。這當兒人窮返本。良心發現。忽的想將起來。（此段語含哲理。所謂神明負疚。心理中自感痛苦。推論之載籍所著惡人果報事。用以警愚。故歸諸神鬼。其實。是心理中一種作用耳。）正在昏昏沉沉。三魂七魄。只瞠了九分九的當兒。只見自己忽的從外面闖入。仔細一望。卻是田祿。不知從那裏吃得醉醺醺。橫了眼睛進來。冷先生不由長歎一聲。雙眸遽合。田祿這厮。竟沒理會。自己泡了碗茶。要潤燥吻。忽的孝心勃發。竟居然斟了半碗。去給他爸爸。喚了半响。也沒答腔。方纔有些心慌。用手一摸。早已直挺挺硬幫幫。死就成了。沒奈何。也只得乾號幾聲。驚動鄰右坊衆。便大家七手八脚。幫他將冷先生穿裏

起來。他一向通沒預備。不過草草了事。亂至天明。入了棺殮。坊衆們辛苦一夜。有頭臉的人。不在乎吃喝。其餘少年村衆。未免都指望吃杯謝酒。那知白瞪了半晌。田祿通沒言語。不由唾了一口。紛紛各散。一路上言三語四。有的道。你看人家騰蛟村于太公那裏。昨天辦喪事。（趁勢補出省筆法。）去幫忙的坊衆。人家是怎樣款待。大塊肉大碗酒。吃頂了顛門還不算。臨散當兒。人家還一百個過意不去。謙謝話說了一車。真弄的人五脊六獸。事兒作到那裏。怪得人都稱讚。難道咱們抱財主的粗腿麼。說着向一個痲皮眼的矮子道。武大哥。您說對不對呀。矮子笑道。扯你媽的淡。我是武大哥。你便是潘金蓮何如。恰好說話的那人。姓潘行五。衆人鬩然道。不錯不錯。絕好個潘五娘。潘五笑道。不是這樣說爭嘴頭子。方纔小冷子那大刺刺樣兒。我委實心下有些不舒齊。有又一個道。喂。提起他們爺兒們的事。狗也會呿牙。便是那

一天林刀魚在街坊上說的都是甚麼話呀。正說得起勁。其中卻有老成的。恐惹口舌。連忙搖手止住。大家怨笑而去。這當兒正當于太公行方下過葬。遇春助理。忙作一團。所以竟不曾曉得。過了兩日方知。便邀豹兒逢春。同去弔唁。逢春那裏肯去。當不得被遇春捏了賴兒。只得從行。登時市了香楮。一路趲來。只見門館冷落。喊了半晌。也沒個人。倒將鄰人喚出。問起田祿。方知又閒蹶去了。恰好有個村童走過。便道。方纔我遇着他。去還未遠。待我尋他去。說罷跑去。這裏鄰人推開門。引遇春等直到靈次。只見繡帳飄蕭。凝塵堆滿。大家正在徘徊。只見逢春向外一裂嘴。豹兒望去。卻是田祿。揚揚走來。向大家磕過頭。便就靈次。遇春等如禮拜奠。只有逢春。儂在豹兒身後。半蹲半坐的。略點點頭兒。昂然站起。遇春道。怎的冷老叔也便去世。你看我們三個人。這身服色。也可歎得緊。豹兒道。便是哩。田祿謝了一聲。默然無語。逢春卻

睜着眼呆望他半晌。當時大家辭回。遇春還十分歎息。便與豹兒等分路回家。行不多時。早見李氏娘子。正倚門而望。手中還拎了一件針黹。一面做一面搔那蒼白頭髮。（寫慈母如畫）見了遇春。滿面堆下笑來。道：兒呵！我聽人說。那冷先生也病煞了。你這些日在太公那裏忙碌。想還不曾曉得。他與你父。總是多年朋友。田祿雖沒到這裏來。你却不可漏出窄量。須去弔唁他方是。遇春笑道：母親不消慮得。孩兒便是從那裏來哩。李氏喜道：如此方是。（賢母孝子。又是一番氣象）母子依依相隨而入。遇春好些日不曾轉來。只見屋壁上多了許多的績線。都是母親近日的活計。便道：娘也須慢慢的來。還當保重身體。李氏笑道：喲。這當兒不是可暇逸的。況且于太公又沒了。說罷微微一歎。遇春不由沈吟一番。一霎時。母子用過午飯。方在閑談。只聽大門外有人喚道：楊相公在麼。遇春蹙去一望。卻是本村方地保。這人有六

十來歲。甚是精幹。當時讓入客室。遇春進內。取茶遞上。方地保道。呵哨哨。不消客氣。我是生就的窮跑命。特有事來相商。三言五語。還須去回覆人家。是沒得工夫品茶的。說罷哈哈一笑。却一氣兒飲了一杯。一面用手巾抹汗道。我方纔齊頭跑了三十多里路。是從井家聚張大戶那裏來。也是提起話來。却有一樁事。煩到你公身上。遇春道。却是何事呢。方地保道。你若不守制在家。也沒有這般巧。這不是縣裏武場快到了麼。你是不消說。照例的不能應考。那張大戶却託我給他兒子覓個頂名鎗手。坐地炮由縣場起。直到府場。取中後他願出五百紋銀。我左思右想。也犯不着作成別人。你若願去。是再好沒有。這不是肥豬拱門的事麼。說罷笑吟吟頗露德色。拍了遇春一把道。我也不圖你這邊油水。反正都出在張大戶身上。你只甘脆落五百兩頭。說罷。得意的滿屋亂躡。遇春笑道。依我看。這事兒方大叔作成別人去罷。方

地保詫異之至。不由將禿腦門一搔道。奇哩。難道你沒聽清楚。白花花五百兩吶。(落紙有聲)遇春見他光景。不由好笑。只是搖手。方地保道。若要再多些。也好商量。等我找他去。說罷拔步便走。擠擠眼伸出五指道。這個數兒。總還可望。遇春忙來拉住他。方要說明就裏。只聽他母親室內。一陣機聲軋軋。不由憶起方纔母親太息光景。登時心中一動。暗想古人說得好。傷哉貧也。生無以爲養。我雖能撐起窮脊骨。若允了他這事。倒能舒舒老母的勤苦。想倒這裏。便要失口應許。不知怎的。終覺非義所安。張了半晌口。却道不出一字。這當兒天人交戰。弄得汗流浹背。沒作理會處。方地保只胡噪道。這數兒也不算菲了。我們鄉里鄉誼的。那裏不結識人。將來得他拉一把兒。值得多哩。別將事兒只看眼皮子底下那一點兒。一席話越說越擰。簡直不對岔口。兩人瞅了半晌。末後還是遇春忽得主意。忙跑到母親跟前。將方地保來

意說了一遍。又半吞半吐。將自己猶疑之故。委婉述出。說罷。恭立一旁。一看母親顏色。只見母親溫顏笑道。這事兒何煩猶疑。我素來教你。都以義方。你且揣此事。義與不義罷了。其餘不必管他。（語溫而厲。有是母。乃有是子。）說罷。取過手巾。親將遇春額汗拭去。笑道。你只一口回絕他便了。何必急得這個模樣。遇春聽了。登時心下清涼。不由歡欣鼓舞。喜洋洋。擡出方地保一見。只樂得打跌。忙迎上道。不消說。你們老太太識見老練。一定讓你去。遇春道。倒也不哩。便將母親之意。說了一遍。方地保一面聽。一面哼。及至聽畢。一言不發。向外便走。隱隱啣道。我活了六十來歲。今天又聽到稀稀罕了。原來人空着肚皮。光着屁股。都不怕。說別的我那裏有大把價的義。哈哈。人要老了。甚麼樣的人。都遇的着哩。說着。肩膀上擗着個耗子尾巴似的蒼白小瓣。快快而去。這裏遇春自與母親說知。笑了一回。從此依然苦度歲月。仍在

豹兒處。大家觀摩。只有田祿。十天半月。方纔偶然一去。光陰迅速。又是數月光景。一日田祿復好久不到塾。大家見慣。便不以爲意。這日豹兒偶然踱到門外。只見田祿村中一個牧童走過。豹兒道。你這些時。見冷相公不曾。牧童搖手道。說不得了。冷相公這當兒。敢怕在官中受用哩。豹兒不由吃驚。細一根問。原來方地保給張大戶辦的那樁事。田祿竟安安穩穩。落了五百銀。不消幾月。花得罄淨。便又尋張大戶。要找個零兒。三言兩語。兩下說岔。登時一場好打。田祿是何等手段。衆村人那裏來得及。登時頭破血出。其中還有一個跌折腿。大家號喪般圍住張大戶。張大戶又氣又急。只得破出錢。一一暖撫過。連與田祿打官司。又費掉數百金。只得姑且忍晦氣。當時豹兒聽得。甚是詫異。便向遇春說起。遇春驚道。不想張大戶那樁事。又落在冷兄弟身上。因將方地保初尋自己之事。說了一遍。豹兒不悅道。大哥這却不對。怎還等

老母分咐。纔不應他。雖說甘旨缺養。難道家祖亡後。便看兄弟不成人麼。倘有緩急。儘可來取。遇春笑謝一番。深自引過。當時別過。與母親說知。母子都爲冷田祿十分歎息。次日遇春絕早趕赴縣中。細一探問。方知田祿不過被幾下杖責。也便釋出。當時尋着他。取路而回。一路勸諫。自不消說。光陰轉瞬。遇春堪堪服滿。這年又逢縣中武科。李氏道。兒呀。你習武一場。終須爲國家效用。現又逢武試。我看你們兄弟都須就場。得不得自有天命。但是各人所業。必要當心。遇春沉吟道。母親說的固是。但孩兒覺得讀書奉母。是天地間無上快樂。至於功名富貴。孩兒到看得雪淡。役志榮膺。遠離膝下。教孩兒如何捨得。說罷。不由淚下。（觀遇春志量。覺太真絕裾。猶是名教罪人。若奪情視事之輩。更罪無可逭矣。）李氏慘然良久。微歎道。我並非榮心功名。迫你入世。遇春聽了。登時汗流浹背。戰兢兢跑在膝前。道。孩兒怎敢。母親快莫傷

心說罷。蹶伏在地。無地自容。李氏命他起去。正色道。幼學壯行。自是正理。古今來山林枯槁。大半不出兩途。一是自揣無具。不堪入世。一是憤世嫉俗。或倫理大節間。有難言隱痛。不得不折而入隱逸一途。此等人尙不失真士面目。其餘匿跡銷聲。大半都是頽墮之士。借高隱以自文。與草木而同腐。爲國家之棄民。亦父母之辱子。無濟於物。而反享令名。還有以退爲進。故意聳動朝野。此等譎詭。却不慮你仿效。只是甘於自棄。無補明時。也可愧的緊了。（疼切言之。警俗不少。）一席話說得遇春。只是點頭。一陣感悅。不由現出孩子形兒。登時手舞足蹈。撲翻身便拜。一頭扎在母懷。雙手抱膝。連連答應。正這當兒。忽聽窗外大笑道。（奇峰突起。眼光一亮。）呵。哨好個奶哥兒。你娘兒們磕頭禮拜的。鬧的甚麼儀注。怎的大嫂子這大堆話。便如推倒核桃車一般。合轍壓韻。怪好聽的。到底爲啥事呀。說罷。咕咚一脚。掀簾跨入。却是鄭

氏（大嫂別來無恙。且看下轉語使人叫絕。）遇春剛要起來。只見鄭氏一團誠懇之色。按着遇春額兒便叩。攢著眉道。可是的哩。怪得你媽數落你。那種毒藥。是吸不得的。金剛似的漢子。也須制倒。莫怪你媽癮癮的鬧。快戒除了。是正經。原來這當兒鴉片一物。已入中華。鄭氏聽得話中有許多隱字。竟將一張嘴。生安到屁股上去哩。當時母子都笑。連忙讓坐。鄭氏釵開八字脚。拔起腰板。忽微微喘了一陣。遇春遞上茶。侍立母旁。鄧氏忽眉歡眉笑。看了遇春。向李氏道。可是的哩。人要修個孝順兒子。便是尋茶討飯。也吃一口安生飯。你看逢春這擰骨頭。不知怎的。他也探聽得不久。要考甚武。忽的釐來。向我死纏去考。又是甚麼增光耀祖。說得一塌胡塗。我也沒耳朵聽他。只問他道。你一去不中。先搭害錢不算。倘若中了。簡直將一身骨肉。賣給皇家。可是說書唱戲說的話。武將加鋒。歸根兒五礮不離井上破。將軍難免陣前。

亡。這不是坑煞人的事麼。再者你老子成年價黑汗白流。土裏刨食吃。那有閑錢來供給你。沒的求名不成。倒將飯碗搭去。（近時少年。人懷倖心。競言仕官。視金錢若泥沙。昌言運動。卒之一事無成。而父兄累世之業。乃一敗塗地。鄭氏之語。正自有見。）你給我收了心。當你的莊戶百姓。好多着的哩。人生衣食無缺。骨肉團聚。也便罷了。想甚麼大饅饅吃呀。正說着。偏巧他那王八老子。（奇語）一脚踏入。不說是排發他一頓。倒裂着嘴笑道。我們逢春若去考。便是這身個兒。先沾便宜哩。他聽了。越法得意。吵得人頭昏。我賭氣子躲向這裏來。大嫂你聽我這話對不對呀。遇春聽了。不由一笑。李氏道。咱倆的見解。却一個是脊梁骨朝南。一個是小辮兒朝北。這不是麼。方纔我排發遇春。便是因他不願應考。因細細將那一席話。重新爲鄭氏講說一番。鄭氏一面聽。一面點頭。笑道。原來這裏面還夾藏着許多道理。這些個繞頓。

兒。我那裏弄得清爽。這當兒那業障管保還似氣蛤蟆哩。我須轉去說給他。說罷忽的聲點起。拔步便走。只聽外面有人大叫道。娘呵。我在這裏呢。鄭氏不由一怔。正是

賢母片言決出處

奇兒壯志逐風雲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

驚怯篋于益戲觀場

入府城逢春闈客寓

且說鄭氏正要蹵回。只見逢春笑容滿面。匆匆跨入。笑道。娘呵。不必說了。我都聞得哩。我就知伯母必讓遇春哥去的。李氏笑道。虧得你娘聽我勸。你兄弟倆便準備應試工夫要緊。逢春笑吟吟沒口子答應。隨鄭氏而去。這裏母子又商量一番。遇春道。可惜于冷兩人都差着守制未滿。這次科試。是要錯過了。說罷信步暫向豹兒處。只見豹兒正科頭箕踞的在門外一株高柳下。

一面看人鍛鐵。一面與村童們厮混。這羣兒童。也有戴面具的。也有戴假髯的。還有鬚兒上插一根雄鷄翎兒。抖衣整襟。一步三搖。作出山大王模樣。正在紛紛擾擾。只見一個牧童兒。騎了匹花白牛。閑閑而過。見了羣童。好不羨慕。不由咯蹬聲站住。猴在牛背。東指西叫。下面羣兒便旋風似的追逐。豹兒向牧童道。你怎不下個腳兒。我與你看牛如何。牧童大喜。登時一躍而下。這裏豹兒。也便颺的聲一躍而上。一手扣着牛角。唱幾句道情兒。十分瞭亮。
(寫豹兒遊戲。正見其恬淡之性。都非泛墨。)遇春不由點頭道。于老弟倒暇逸得狠。正要走上廝喚。只見那鐵鑪上紅燄燄鉗出一片赤鐵。便有人掄起錘。一連幾下。火星四激。三不知早有兩星火。射在牛屁股上。那牛哞的一聲。登時頭底尾堅。四蹄齊刨。駝豹兒便跑。羣童一見。登時和起聲拍手大呼。這一來那牛越法如騰雲駕霧一般。不消頃刻。竟跑去五六里。衆人遠遠望

着豹兒。還在上面作把戲。遇春放心不下。一挫身急步趕去。衆人但見他脚不着地。却又並非顛跑。頃刻間越過牛頭。順手掣住牛角。咯蹬一點。那牛正跑得勢發。被這股阻力一震。不由向前一捨身。豹兒落地。大笑道。今年我若科考去。管保不利市。還沒去先落了第了。遇春一笑。兩人便驅牛轉來。只見那牧童兒。正呆望弔淚。連忙交給他牛。相讓而入。兩人談過一番。遇春便將應試之意。說了一遍。豹兒喜道。正該如此。只是我不能去。倒不爲別的介意。我只想趁個熱鬧兒。再會會就試羣英。倒也有趣。田祿兄弟不必提。跟我一樣。便是他守制已滿。據我看來。他也未必去。遇春遲疑道。不對罷。他的性子。並非恬退一路哇。豹兒道。你看他能俯就範圍麼。我說句過分話。此客將來必能作賊。巧咧。這句話就許移在他身上。遇春搖手道。啲啲。豈有此理。我們總角同學。仍當竭力規正他。這人材質是稀有的。（愛才如渴。已隱然有大

將風度。不怕老弟笑。我先說句大言。將來我若先進一步。總要先提絜起他來。說到這裏。正色微歎道。你可知冷老弟決耐不得蕭間寂寞。並且是我輩勁敵。正須當心哩。觀此則遇春正具深心。欲弭患無形。非一味長厚。徒盡友誼也。豹兒聽了。連連拍膝道。着着。遇春又將逢春母子置氣一節。說了一遍。兩人笑了一場。遇春起辭。豹兒道。兄用盤費。只管來取。說罷執手送出。剛跨出大門。只見田祿廠披着一件長衫。光着頭兒。拖着漆黑的大鬆辮。一面走一面低頭沉吟。直蹙至兩人跟前。通不覺得。遇春不由喚道。冷老弟那裏去。田祿一抬頭笑道。左不過閒宕罷了。方纔我們村中。有兩人要去應試。又苦於箭法不準。鍋蓋似的鶻子。莫想摸這邊兒。終日纏我教他箭法。我笑道。既沒這藝兒。何苦去受罪。我是下不得場。便是下得場。未必高興去哩。說罷便要走。豹兒聽了。先向遇春瞅了一眼。然後道。你忙得是甚麼。我們方

纔談起考試。好不熱鬧。我還想逛逛去哩。那麼你呢。田祿道。再說罷。說罷。咕着眼。揚長而去。（伏線）當時兩人別過。次日過午。豹兒覓來。劈頭便說道。這去考試。還有月餘光景。不想冷老弟比我還慌熱鬧兒。今天清早。有人遇着地。赴城去了。遇春聽了。也未介意。只說道。反正到那裏。還會不着他麼。過了幾日。試期將近。遇春因累擾豹兒。委實不安。便欲自己籌辦盤費。奔走了好幾日。只得數十金。李氏娘子。又折變了兩件簪珥。纔將就敷用。俗語說得好。窮文富武。凡應試諸生。靴帽袍套等類。都須輝煌齊整。再開綽的。更不用說。便是一弓一箭。都加好些考究。所以臨場當兒。顯得個個是少年英雄。卻有一樁。場前後數日。凡酒樓戲館。賭肆倡寮。都嚇得大氣兒也不敢出。出入。無非是這干寶貝。最奇怪的不怕平日價馴謹非常。見人臉紅的脚色。到這當兒。居然挺胸腆肚。成羣結隊。一言不合就瞪眼。老大的耳光。先搨過。

去。再鬧得高興。就可以光了脊梁。盤起辮子。跳到街坊上。罵個來回。譬如這當兒。縣官姓趙。必要先掙出來罵道。怎麼小趙子。這等顛頑。縱客地棍。凌辱斯文。我們便罷他娘的考。且請他回家抱娃子去。再沒行止的。便東掏西鑽。甚麼狗洞咧。爛污地處咧。又要取樂。又捨不得出錢。並且屬糞坑石的。臭而且硬。人家氣極了。那管龜奴撈毛。約齊人乒乒乓乓。打得個落花流水。這麼一來。他們那臭排場。也不知那裏去咧。莫講時式靴兒。便是鞋子都跑掉。曾有一人被打得跣足而奔。後面一友。光着襪頭兒趕來。道。喂。老哥。你看見我的鞋不曾。前面那箇。一面搖手飛跑。一面道。這話奇哩。你向南跑。我往北跑。我後腦上沒生眼睛。那裏見你的鞋去。（著者昔年。當日擊武試之狀。如實寫來。非好爲劉四罵人。）便是這樣光景。久已相習成風。那像文場諸生。掙一具考籃。一切都足。更難的是這匹馬。富家子弟。恨不得千金市駿。預備臨

場出風頭。遇春這當兒。是弄不來。虧得試時有一種賃人馬的。只好臨時權用罷了。當時李氏娘子。直頭忙碌。將遇春服用等物。收拾停當。雖不華煥。倒也乾淨樸素。這日母子正在閑話。只聽得鄧氏語音。喧嚷而來。遇春剛迎出。鄭氏劈頭問道。你的行裝停當了麼。我倒要看看。那孽障又纏得人發昏哩。遇春摸頭不着。急忙讓進。李氏還未及語。鄭氏已眼張失落的。將遇春下場服用。草草看過。拾起一件長袍道。他那件不過短些。又拿起一頂帽兒。四週端相一番道。他那頂成色兒。比這頂還好些。不過右兩處蟲兒。覺得少顏沒色的。說罷。一屁股坐在榻頭。向李氏道。大嫂還沒見哩。那孽障好不會整治人。他這去考。算是奉天承運咧。東拿一件也不好。西拿一件也不好。氣得我。一定問他。怎樣纔好。他又張了嘴說不出所以然。只向我撇道。橫豎大哥（指遇春）行裝。不能像這些老古董兒。吃我罵道。這件四開楔米色寧絨。

袍。並那帽兒。都是你老子娶我。響噹噹作新郎時穿的。我每年價紙包紙裏。又晒又晾。一總的沒穿過。第二回。真是連跡兒都沒沾。怎便成了老古董哩。那麼你爹媽。更是老古董。你就不用耍了。吃我說得猴在一旁。生獃尾巴氣去了。我賭氣。剋到這裏來。待一霎他牛性過過。也許好了哩。我還罵他道。你可曉得。近來城內。出了個飛賊。一起起人家被盜。你這老古董似的行裝。管保沒人惦着哩。李氏道。真個的麼。考季上混賬人多。也許是甚麼剪絛扒手。清平世界。那裏便會有飛賊。遇春聽到此。倒覺津津有味。只見鄭氏兩手一拍道。啣得緊哩。便是我們鄰家唐小四。他是久在城裏。提八根繩（俗謂挑糖菓擔也）爲生。昨天他家來說。只這半月光景。南街上興源當。西關內。王鄉官家。還有裕昌參店。府經承許老虎家。一處處都被了盜。這幾處都是深宅大院。風火牆兒。高到雲眼兒裏。尋常扒手。那有這種能爲。其餘失盜

之處。還有的是哩。將個縣官兒弄得乾躁脚。成日價敲比捕役。通沒些影響。並且出立賞格。無論何人破獲。立予重酬。唐小四來的當兒。衆捕役正求籤打卦。鬧得一楊糊塗。偏巧這個賊也會鬧玩笑。有一夜竟不客氣。直偷到總捕家中。將總捕娘子。網得餛飩一般。扔在榻頭。總捕問他。可曾見賊人面貌。總捕娘子道。但覺一個人影兒。在身邊一晃。以後便甚麼都不知了。李氏道。若果如此。卻須當心一二。鄭氏道。可不是嗎。正談得熱鬧。只聽二門外豹兒喊道。楊大兄在家麼。遇春連忙應諾。鄭氏道。我也要轉去了。說着同遇春暫出。豹兒是見慣了的。忙上前問候。鄭氏忽笑道。我聽得你也要去逛逛。都收拾好了麼。豹兒道。我不下場。卻沒甚麼收拾的。說着同遇春送出大門。眼看鄭氏健步而去。這裏兩人回到客室。豹兒將手中巾包。置在桌上。笑道。我本沒事。有些不耐煩去逛了。倒是近日沸沸揚揚。說是城內出了甚麼飛賊。大

家說得一朶鮮花似的。我順便若遇着他。玩一下子。豈不有趣。遇春道。便是哩。方纔家嬸也將新聞說了半晌。依我看。還是捕役沒能爲罷了。豹兒道。可不是麼。說罷。起辭要去。遇春道。這裏還有巾包兒哩。豹兒笑道。我幾乎忘掉。說罷解開。卻是紋銀百兩。遞給遇春道。我早就準備好。兄一向不曾去取。所以隨便攜來。遇春笑道。不瞞老弟說。這次盤費。我已在那裏了。豹兒笑道。沒有多的不是。且攜去大家用。就是說罷辭去。（寫楊于兩人情若骨肉。而後來豹兒終不附遇春以就功名。其品高絕。俠客中逸品也。）這裏遇春攜銀入內。母子感歎一番。不多幾日。行期將屆。李氏娘子便興忽忽殺鷄爲黍。招得豹兒逢春來。盡歡一日。次日都約集在遇春處。東方始白。那大門已播的鼓也似的。遇春忙去一望。正是逢春。雄赳赳一身短衣。纏膝洒鞋。搥了行李。手提桿棒。笑吟吟嚷道。于老弟來了。不曾說罷。直奔進來。見過李氏。見遇

春行李都備。不容分說。也把來捫起。嚷道。我們便尋于老弟去。先廝趕個一二十里。豈不好麼。說着一連幾步。已跑至二門外。遇春隨後趕來。一面回頭道。娘呵。我便去了。李氏笑喚道。逢春快將行李給你哥子。路遠無輕載。你這等二郎爺擔山似的。不是玩法。正說着。豹兒也到咧。見逢春形狀。不由大笑。便將自己行李。也給他捫上。高巍巍。賽如山岳。逢春道。這還有點斤兩兒。我們雙柳港。再卸載去。說罷。舉步如飛。捫着便跑。遇春豹兒笑着趕來。剛走出村頭里。把地恰好有個老不歇心的肉頭老兒。趁早涼趕了輛牛車。向田裏送糞轉來。這老兒方含了根烟筒。端坐車沿。用手摸着牛屁股。徐驅而來。猛一擡頭。忽見逢春怪狀。剛道聲不好。那牛已登時眼岔。哞的聲便跑。一陣唏溜嘩啦。不但農具顛落。便連老兒也跌翻在地。那車已出去里餘路。豹兒急忙趕去拉住。這裏遇春慌忙扶起老兒。幸喜還沒跌壞。一望逢春。早又在牛

里外了。沒奈何給人家陪了小心。豹兒趕得車來。將農具也給他安置好。那老兒方念着晦氣去了。這裏豹兒向遇春道。且讓他替我們多捫會兒。說罷兩人足下加勁。風也似由繞道抄向前路。逢春那裏曉得。還以為落在後面。想要回頭望望。又須大寬轉身。便索性納頭奔去。那知時候一久。越壓越重。三件行李。你碰我撞。磨刮的頸兒熱刺刺生痛。肩背是不消說。十分酸痛。不由一陣陣燥汗如雨。脚下遲慢。銳氣一去。越覺疲不可當。幸喜一檯頭。已到雙柳港石橋地面。逢春大悅。直陣上橋。唳的聲扔下行李。先大把價抹了陣汗。然後舒過氣來。翹起脚回望望。但見川路蕩蕩。雲樹不遮。卻不見兩人的影兒。沒奈何坐在橋欄。呆候良久。總不見到。不由恨道。豹兒這東西慣會東拉西扯。不消說他又扯開話匣兒。且行且談。只顧逸暇。卻忘掉我老逢吃着重載哩。沒別的。我只給他扔在這裏。你總有來的時光。想罷滿面得意。真

個擗起兩件。方要下橋。只聽大樹後有人發話道。別這麼沒德行。還有我那件哩。說着大笑跳出。却是豹兒。逢春道。虧得我想出這條妙計。纔將你這猴子哄出來。不然只好城裏再見了。遇春也含笑暫出。於是三個分負行李。且行且語。逢春道。咱們寓處。一定是甚麼魁元咧。高升咧。這幾處店面。取個吉利字樣了。豹兒道。俗厭得狠。依我看。還是尋個住戶小寓。又清靜。又方便。遇春道。到城裏看罷。這當兒大客店。也許住滿了。迤邐行來。一路上微風颯爽。這當兒趁考場的估客行販。成羣作隊。或水或陸。道途中十分熱鬧。少時日色剛斜。已到府城西關。人烟稠密。闌闌連延。雄城百雉。據險臨江。真個是古郡渝州。三巴勝地。逢春這當兒興致勃勃。一晃膊。便要在前開路。豹兒道。慢着。咱們三個。便如三軍一般。須分出先鋒後隊。這最體面最舒齊。便是中軍老帥。沒別的。且請逢春哥來作中軍。何如。說罷。與遇春兩人。一前一後。將逢

春夾在當中。果然一路無阻。每逢車馬紛會之處。都被豹兒三言兩語。混將過去。逢春呆望着。暗暗稱奇。不多時已入城。暫過兩條長街。只見來來往往。好些老先生。一個個塵頭土臉。却都穿了簇新衣裳。漿捶得硬幫幫。走起路來。唏溜嘩拉山響。那舉止之間。總掛三分愴氣。成羣價東張西望。大說大笑。手內還拎了些吃食之類。每逢人家娘兒們暫過。他必要結實實釘上幾眼。那客店門首。越法熱鬧。熟食攤籤筒擔之類。鬧成一片。豹兒不暇細看。一連暫進幾家客店。人家大刺刺。連理都不理。原來早都住滿咧。末後暫進一家。却十分寬廠。靜悄悄沒一個人。逢春早跑得不耐煩。唵的聲先將行李。擲在門橈上。嚷道。我看這裏鷄不叫狗不吵的。是再好沒有。一定是給我們預備的。說罷大叫道。有活人沒有。給我滾出個把來。一聲未盡。只聽店內院男女大小。齊齊的放聲大哭。豹兒眼快。連忙唾了一口。回頭便走。正是

弭轡未安栖鳳地 脫驂真見館人喪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曉分。

第七回 魁元坊一嫗留賓 華陽觀兩賢握手

且說逢春剛叫得一聲。只聽內院中應聲大哭。豹兒眼快。早見一人。有三旬年紀。滿身重孝。戴的高聳聳喪帽。便如那喜神爺一般。飛也似跑出。原來他便是店主。老店主昨天方死掉。這當兒正上家祭。所以號哭。豹兒詢知原委。見店主儼然模樣。既來科考。誰不取個吉利。只得道事不湊巧。你這裏既有喪事。我們且向別處罷。店主人眼睜睜看主顧走掉。只好暗怨老死鬼。死的不是節肯罷了。且說豹兒等暫出。逢春恨道。那麼我們便住廟去。一言未盡。便有一座大廟。十分整峻。高峙街心。一望廟額。却是府城隍廟。這街道便名叫城隍廟街。是城內中心繁會之地。這廟地勢甚高。爲全城之冠。規模壯麗。

自不必說。獨有廟門前兩根斗竿。高及百尺。昔有一本地鉅商。因母病許愿。不惜重金。特從深山絕壑中。搜選了兩根異材。真個堅如金石。筆也似直。每十尺一鐵箍。十分精美。百餘年來。嶄然如新。相傳竿斗中。多有神怪。却也沒人見過。當時豹兒笑道。你要住廟。好極咧。你沒見那些牙小鬼。舉起勾魂牌。上寫正要拿你麼。逢春睡了一口。不多時。暫進廟左一條巷。巷柵上題魁元坊三字。只見一家住戶門首。上貼三寸長紅條。上寫狀元吉弟四字。豹兒忙去扣門。半晌。暫出個年老婆婆。十分和氣。見了豹兒等。上下一打量。笑道。客官敢是尋考寓的。便請進來端相。說罷。轉身前導。裏面是五間倒房。十分整潔。並且牀几桌椅皆全。小小天井。居然還有幾盆花卉。三人看了。甚爲合意。便先問起房租。老婦人笑道。我看你三位沒帶僕役。倒不如連用飯。算在一處。豹兒道。如此更妙。當時說定。每月房飯。十分公道。老婦人正忙裏忙外。剛

拾了箕帚出去。只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媳婦子。貧家打扮。手中端了一碗鹽。扭將進來。老婦人道。招姐兒忙的甚麼。我這裏有的是鹽哩。小媳婦道。俺娘叫還大姆的。說罷。置下鹽。望望豹兒等。悄語道。大姆這裏敢是住的考相公麼。說罷。又回頭一盼。忙忙而去。豹兒等都忙着各安行李。也沒理會。少時。日色已落。掌上燈燭。老婦人端得飯來。兩葷兩素。且是烹調得味。逢春早已喉急。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只管亂吃。豹兒却一面吃。一面與老婦人閑談。老婦人和氣不過。並且是個老世路。說起話來。問頭知尾。府城中多少掌故。都在他胸中。當時在旁哈哈笑道。不瞞相公們說。俺這房子。累次住過多少考相公。沒一個不高中了去。只有一位不會中。却是他臨要下場。病倒了。所以每逢考季。俺這裏通擠掉門。豹兒笑道。那麼爲何我們來的時光。還居然沒人賃去。老婦人笑道。這就叫貴人居旺地。有福不用忙。他們何曾不來端相東。

挑西揀一百個不成功。氣得俺兒子不要出賃了。我道還是他們沒福氣。自有貴人尋到這裏。果然三位相公。今日到來。將來怕不是狀元榜眼探花。鬧個三鼎甲麼。豹兒笑道。沒事沒事。我是伴考的。不算數兒。遇春道。老奶奶且說正經。你那兒子那裏去了。爲何都是老奶奶操持。老婦人道。他現在縣刑房中。幫人抄寫。十天半月。來家一趟。所以不曾伺候相公們。大家談論正酣。那逢春已摸着肚皮吃飽。一歪身臥在榻上。頃刻間鼾聲大作。不移時飯畢。收拾過。大家奔馳辛苦。便掩上門兒。也要休息。忽聞隔院鄰家。一陣嗚嗚咽咽的哭聲。是個少婦聲音。接着又微聽得一個老太婆。數數落落。鬧了良久。方靜。兩人方要合眼。又聽得有人扣門。便聽老婦人趲出。少時與一個男子進來。男子道。娘呵。這當兒考相公們都已安歇。我便不攪人家了。老婦人道。你好些日通沒來家。莫非公事兒多麼。男子道。不要提起。通是這個賊爺爺。

鬧得一榻糊塗。刑房中添許多文件，怎的不忙哩。說着同入內院。豹兒暗道：這一定是房主的兒子轉來咧。聽他說賊爺爺，未免好奇心動。望望遇春，亦復入夢，便不去驚動他。登時爬起，悄然覘出，略一聳身，已落內院。只見正室中燈火尚明，娘兒倆正談得熱鬧，忙走近窗下，側耳一聽。那男子道：偏是今年慣出異事。前些日華陽觀前，不知那裏來的個買卜貧士，滿臉書氣，真好長相兒。四方大臉，口可容拳。談起話來，洪鐘似的。甚麼文墨事兒，尋常秀才相公，只好拾人家屁吃。買的卜神驗非常，却不會一句江湖切口。當時鬩傳起來。那捕總因盜案累累，兩腿敲爛，正沒處根尋踪跡。聞有這樣靈卜，登時便去占問。那貧士布卦既成，沉吟良久，道：陰邪之輩，地處高明，據萬衆之上，肆一己之志。吾觀此賊所居，非水非土，火固無論，却頗與金木有象哩。當時捕總得問，只好捉風捕影的搜尋。活該木廠棺材店，五金作坊，銅鐵鋪等，生

意倒運。被搜的底朝上。也沒撈着根賊毛兒。娘你想想。一個人居住。非水。自然不是船。非土。自不在地上。這不是野岔兒麼。豹兒聽了。也便沉吟。只聽老婦人道。求籤打卦。本是打悶葫蘆兒。非事後萬萬捉摸不着。我們猜這謎兒作甚。且睡個自在覺罷。豹兒聽到這裏。趕忙跳出院。臥在榻上。極力尋思。頗覺焦燥起來。再聽聽兩人鼾聲。十分甜蜜。不由自笑。呆串了皮。連忙息慮。凝神沉沉一覺。直至日高。尙自未醒。恍惚中一條冷蛇。纏到項下。一哆嗦醒來。却是逢春。用一根弓弦。掣他頸兒梗。遇春已起來好久。伏在案上寫年貌籍貫。預備報名等事。豹兒一笑。披衣躍起。不多時洗梳畢。老婦人端入早飯。大家用罷。豹兒便將昨夜所聞一說。遇春沉思半晌。也沒作理會處。逢春笑道。管他娘的隔壁賬。偷到我這裏再說。豹兒笑道。你放一百個心。你那些老古董兒。人家還沒空照顧哩。大家笑了一陣。遇春道。我便去料理考事。于老弟

合逢春。且去賃好下場馬如何。豹兒道好好。我們便去。說罷各自結束。將房門鎖好。喊了老婦人來。照看門戶。直奔街坊而來。暫出城隍廟街。三人分路。且慢表豹兒等前去賃馬。再說遇春報考事畢。望望日影。不過已分時。忽想起豹兒所說賣卜貧士。暗想風塵中奇士正多。左右無事。何妨聊一物色呢。一路詢問這華陽觀。方知在城西北隅。還是唐朝時一座古觀。每年春秋兩季。香火甚盛。四方雲水詮真。並諸色人等。無不畢集。其中商賈甚多。不可盡述。獨有兩種半明半暗的生意。說來甚是有趣。一是賣丹藥的。每逢人羣熱鬧之處。常有一種人。打扮得愁頭愁腦。遮遮掩掩。隨在人背後。低喚道。可要仙丹。懂竅的。登時把與他一串錢。他便遞過一粒藥。此藥治蠱毒。非常神效。凡這種人。都存心濟人。只求收得藥本。其方甚秘。都是家傳。所以不敢露面。是怕的是養蠱家。物色報怨哩。還有一種。却是閨閣所需。每逢觀會之時。常

有一種老翁。布袍方履。岸然道貌。據一片閑場。正襟危坐。旁有大篋一具。據說是發賣線綿之類。男子見了。都一笑。暫去。惟有尼姑孀婦。並大家婢女等。走到那裏。先四外望望。見往來人稀。登時鬼鬼祟祟。紅着臉兒。擲下兩串錢。那老翁不慌不忙。從篋中拾出一件紙裹兒。長可五六寸。長圓形相。封得嚴嚴密密。也不知是甚麼東西。曾有個頑皮童子。覺得古怪。三不知他也賣了一件。剛要拆看。恰好他娘尋將來。問知就裏。嗔他道。你花許多錢。知他賣的甚麼物件。快退回去。是正經童子不肯。他娘賭氣的自去。老翁一見。一言不發。將前物收起。又從篋中摸出一件。却有七八寸長。遞給婦人道。這是頂號的。也將就用得了。說罷。負篋自去。婦人沒奈何。只得揣起。領童子回家。他丈夫見了那物件。登時暴跳道。你這歪刺骨。活給我丟臉。大會上將這孩子。怎買這體面物件。婦人道。啣。這是孩子混買的。我去退給他。他倒給了個大些。

的。究竟是甚麼稀罕呀。也直得氣的罵人。說罷便要拆裹。他丈夫連忙一笑奪去。待至夜晚。童子睡熟。夫婦打開一看。不由大笑。原來是根絕精緻的人事兒。婦人回想那老翁打趣他。不由又氣又笑。從此方傳開來。且說遇春轉灣抹角。直奔華陽觀。不多時已到。舉首一望。果然好一處古觀玄宮。松風雲影。十分瀟灑。先到觀內。信步流覽。只見遊人道衆。十分雜踏。都是一派俗氣。遊日良久。果見西廊下集了一叢人。忙暫進一望。只見那買卜貧士。只穿件長衫。正露頂據几而坐。對了衆人。口講手畫。並且筆不停揮。批答如流。兩目閃閃。開闔有光。生得豐頤廣額。氣體雄厚。據在座上。虎也似的。談起話勢。若懸河。好個氣象。旁有一几。上置一大盤。切豬首。兩方盤。高粧饅頭。另有一大瓶。高粱燒。置在几下。這貧士且談且啖。大把兒拈肉大嚼。一個饅頭。只消兩口。頃刻間三盤俱空。油晃晃一支手。拾起長襟。一陣揩抹。然後就几下。

提起酒瓶。嘴對嘴。一氣飲乾。將空瓶橫置盤中。向衆人笑道。端須添補我的精神哩。衆人都相顧驚異。惘惘莫測。只有遇春。暗暗歎賞。少時。衆人陸續都散。這貧士望望日影。剛要喚觀中道童。收進几椅。只見個老太太忙忙走來。拍手笑道。先生占得好靈卦呀。失去的那付鉏兒。果然從冒烟處尋得哩。原來這個老太太。給某鄉官家傭工。新定了一個媳婦子。將平生積蓄。打了付精巧金釧。便把來藏在枕箱中。不想被一家僮得知。瞅空兒偷到手。當時這老太太急得要死。某鄉官也便大怒。立飭將家中僮僕。逐個搜檢。那家僮聞信。慌了手脚。百忙中將贓物丟在焚化字紙爐中。當時搜檢。過一無跡影。老太太便暫來問卜。貧士卦成。便說道。求此物須向東南。東有生氣。南爲離明之象。據卦象說。當求之於東南烟火發生之處。老太太悶悶轉來。直了眼睛。竭力尋思。果然誠至靈啓。居然想到宅東南書房院中。有一化字鐵爐。登時

哲去一探摸。竟好端端原物在內。所以喜極跑來致謝。當時從懷中掏出一串錢。置在几上道。先生莫笑菲薄呀。貧士笑道。我買卜只收卦禮。却不須謝的。說罷依然命他取去。老太太只好千恩萬謝。方纔去了。遇春暗察良久。更耐不得。便從容走上。長揖道。吾觀足下。非江湖中人。爲何混迹於此呢。那貧士連忙回禮。一望遇春。大吃一驚。又微歎說。怪不得兵氣將作。不然那得此士。當時滿面春風。不由竟携手大笑。一語方通。直恍如多年契友。說來真是異事。於是那貧士邀遇春直入己寓。室中書劍襍被。十分整潔。兩人分賓主坐定。那貧士先將遇春邦族。詢問一遍。然後道。小弟姓劉名清。字天一。籍占貴州廣順縣。少年讀書。謬叨拔貢之選。性好術數之學。故於占驗一門。頗知門徑。今方欲入京就挑。途次無以排遣。聊事遊戲。並冀少補長途資斧。所以在此勾留幾日。不日便當北上了。說罷撫掌大笑。登時親去泡了一壺茗。與

遇春促膝長談起來。真個學有本源。滿懷經濟。兩人互相傾倒。相見恨晚。知遇春棄文就武。不由拍膝大讚道。妙妙。大丈夫正該張弓躍馬。馳騁皇路。咕嗒事業。豈是我曹本色。不瞞楊兄說。將來或有際會。小弟願爲兄馬前一卒哩。說罷目視長劍。意氣勃勃。正在談得起勁。只聽窗外有人大叫道。有在這裏了。接着一个大漢。飛步而入。正是

抵掌風雲隨咳唾 同懷豪傑忽馳驅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設騙局黠婦攫金 測詭踪良朋注念

且說那貧士與遇春正談得入港。忽見一大漢。生得虎背熊腰。威風凜凜。直撞進來。後隨一個短小精悍的壯士。另有一副精神。不由暗詫道。怎的今日偏多奇士。剛要致問。只見遇春起謝道。我輩鹵莽不文。多有冒昧。因指那大

漢道。這便是舍弟逢春。又一指壯士道。此位姓于名益。便是在下好友。原來豹兒等跑去賃馬。恰值那馬主不在家。等了好久。方纔轉來。當卽賃妥兩匹。兩人出來。暫了一回。信步走到縣署前。忽見一羣公人。架着兩個捕役。都是手銬脚鐐。鎖兒拴頸。臉上被責的青一搭紫一搭。趁着亂髮鬚鬆。賽如火燎。小鬼一步一哼。些牙裂嘴的撞來。兩旁人紛紛讓路。便有悄悄談論的道。今天又是卯期。想又是吃限杖了。作公的抓錢容易。受罪也沒完。只要出個能爲賊。便送了他的忤逆哩。有的唾道。還是縣太爺明白罷了。不然真賊拿不到。總有頂缸兒的。（俗謂張冠李戴也）你可知前年張四那案。硬將個偷鷄王立兒。鋪張得竇二東一般。能爲血淋淋幾條人命。都坐他身上。當時捕役受賞。從衙門出來。晃着膀兒。好不高興。不是也從這裏過去的麼。兩人聽了。便料得是那飛賊未獲。少的暫進一座茶肆。其中茶客紛紛。大半是應試。

相公。兩人見沒空地。剛要出來。茶博士忙跑來笑道。兩位爺台。不嫌寂寞。臨後窗倒有個雅座兒。兩人近去一望。只見窗外便是臨街小河。對岸一帶竹樓。疎疎落落。倒很雅致。豹兒喜道。這裏很好。省得被大家吵得耳漏。當時要了兩壺茗。慢慢吃着。一面看那河下小船。來來往往。除妓船遊舫外。便是趁生意的小販船支。持篙船婆。且是標緻。都用青絹罩了香雲。或戴了漁婆帽兒。河風一吹。衣帶飄揚。俏身兒且前且卻。越顯得風姿如畫。只是望到腳下。個個是赤脚大仙。最體面的。趺着雙蒲草鞋。揜起兩臂。一面撐篙。一面笑語。水聲送音。分外柔脆。這時光竹樓上茜窗四啓。衣香鬢影。隱隱約約。其中還間有絲竹檀板。曼聲低唱。大約中有樂戶人家。豹兒正在四望。忽見一片竹樓。一個絕美妓女。笑吟吟方憑窗下望。忽的身後人影一晃。一個美少年悄然。然近。不容分說。一伸兩手。便掩住他雙目。妓女一笑。回身撕扭。兩個便相

持而去。豹兒眼快。不由叫道。冷（句）忽一凝神。便即縮住口。逢春張着兩眼。呆笑道。你鳥亂的是甚麼。這樣乾燥燥天氣。你還嚷冷怎的。豹兒搖手道。你不曉得。且吃茶罷。當時也不說破。只管自己沉吟。暗道。方纔那少年。分明是田祿。看光景是在樂戶家取樂。怎的衣服麗都。手頭兒十分闊綽了。我且記明這樓房。早晚尋見他。便知端的。於是真個從岸西一株垂楊數起。數到那片竹樓。却是第七家。逢春見他向空指點。口中念念有詞。一面搖頭啞嘴。神氣十分好笑。便道。你別嘔得人肚兒痛了。這苦水兒也灌得不差甚麼咧。我們也該轉去了。豹兒道。這當兒恐怕大哥也未回寓。或者向華陽觀。尋那賣卜的。也未可定。逢春道。那麼我們何不去望望。豹兒點頭。登時喊人會鈔。問明道路。一直尋到這裏。當時大家廝見過。劉清一一揖坐。略談數語。便知豹兒等都非庸流。直喜得手舞足蹈道。西蜀固多奇士。將來風雲有時。我

輩日後相逢。願勿忘此日快聚哩。說罷奮袖而起。拈起筆蘸得墨濃。淋漓瀉瀉。大書於壁道。某年月日。西蜀楊遇春。楊逢春。于益。黔南劉清。訂交於此。寫罷投筆長嘯。衆皆大悅。遇春道。我們便當別過。劉兄有暇。何妨到敝寓快叙。劉清道。這且看罷。世俗報謁。儘可不拘。弟遲日北上。亦未可定。說罷也不挽留。竟執手送出。三人行出觀門。却聽得劉清擊節高詠。聲如鸞鳳。逢春歎道。此君豪邁絕倫。真國士也。當時三人慢慢暫回寓。日光將落。老婦人早將晚飯整備停當。三人用過。那一輪新月。已飛上天空。十分皎潔。照得院中水也相似。三人便就院中閑談一番。豹兒便將竹樓中瞥見田祿之事說起。遇春聽了。也揣測不出。只道我們稍暇。去根尋他。逢春道。沒的管他閑事。知他準鑽到那裏去呀。說罷。呵欠連連。扯住豹兒道。走走。我們睡覺去。豹兒真個也覺疲倦。兩人便暫進室。倒頭便睡。這裏遇春貪玩月色。獨坐良久。少時更深。

越法清輝四徹。靜聽聽萬家沉沉。悄然無聲。想都在春夢迷離中。不由想起蘇東坡先生携友踏月。夜步承天寺一段話來道。何地無好月。何時無好月。但無閑人。如吾兩人耳。正在欣賞之間。忽聞隔院中有少婦飲泣之聲。初還可耐。少時越法幽咽斷續。一片悽楚。真有林鳥驚飛。涼蟾慙彩的光景。遇春暗想。這一定是那個送鹽少婦。房主婆曾說他便住在隔院哩。少時哭聲暫住。却聞得有個老太婆語音道。兒呵。你讓我怎麼撫慰你。眼睜睜事到如今。只有兩三日相聚了。我以後雖見不着你。但願你新夫和好。也不枉我兒爲母賣身一場。往後得個一男半女。你便終身有靠。將來歲時令節。我兒如不忌故夫。携得一陌紙錢。到他破墳頭上。焚化焚化。我那亡兒。在九泉下。也感念你哩。說到這裏。兩人更嗚咽得不可開交。但聞得大把價涕淚揮洒。鬧得遇春也。也十分悽惶。當時更耐不得。便暫進牆。只消一聳身。已經越過。少婦等

只作一驚。遇春搖手道。莫要害怕。我不是甚麼歹人。便是隔院的寓客。方纔聞得你們哭得傷心。究竟爲何。可便述來。少婦聽了。越法哭得淚人兒一般。雙手掩面。香軀微戰。老太婆道。不是的呀。俺這媳婦。孝順無比。來到俺家三四年。忍饑受凍。苦掙苦作。沒一絲沉臉兒。終日價眉歡眼笑。喜鶉鶉似的。偏偏老天不睜眼。去年俺兒歡虎似的個漢子。一頭病倒。不消個把月。便自死掉。說倒這裏。揮淚道。也是我老悖晦了。我道兒呀。你看咱家衣食無出。怎生熬這日月。你呢一朶花纔開。那裏便撐過一世。倒不如尋個人家。也算我放下這條心。那知俺媳婦不言不語。只是搖頭。從此越法苦作針黹。那種寒天臘月。十個指頭。都凍脫一層皮。每日價半飢半飽。還瞅空兒安慰我。客官爺想。這樣賢孝媳婦。搨着燈籠。還沒處找去。誰忍令他去尋人。那知凍餒逼人。今年越法撐不來。與其雙雙餓死。倒不如各尋生路。所以老身作主。將他賣

的美人兒。正在那裏用浴巾。揩抹玉體。田祿張得入神。只恨那美人兒。身子朝裏。正在怙愾。却聽得白老狗。哼了一聲。田祿一蹲身。傾耳細聽。却又沒有動靜。於是仍然逡巡。踮起。向內偷張。恰好那美人兒。在竹几邊榻上。拭罷身時。却一轉身。兩足落地。就浴盆去濕浴巾。一張面孔。恰向窗際。田祿一望。登時如雪獅子向火一般。化了半身。只見他眉兒。眼兒。鼻兒。口兒。渾合成一團嬌俏。另有種風情宕漾。不由呆在那裏。目不轉睛。直待人家浴罷着衣。他方覺着兩睫毛酸酸的。正要想些計較。忽聽白老狗托的一口痰。唾在地上。接着便喚僕婦取茶。僕婦軟軟的應了一聲。田祿不敢怠慢。一蹲身伏住。便見那僕婦。抿着髻角。拉那背銀袋的出房。向角門邊一指。那背銀袋的一溜烟。奔向那裏立定。這裏僕婦方放重脚。走進正室外間。笑道。方纔那祝先生。來交甚麼進款。恰好大爺醒來了。說罷。拾起茶盤。白老狗道。他現在那裏。僕婦

遇春將出一裏銀兩。遞給他道。這是五十兩銀。你婆媳得此。儘可生發用度。千萬不必再嫁。如蔣家不允。我自與他理論。婆媳見了。登時翻身便拜。及一抬頭。遇春已越牆而去。這裏婆媳。只喜的前仰後合。將那五十金從容笑納。自作準備不題。且說遇春。只見豹兒等都還沉睡。覺得這樁事。作得痛快。登榻一覺。好不舒齊。次日仍忙碌了一天備考。也沒工夫。向豹兒等提起。一日晚間。只聽隔壁。有兩個男子。俚聲俚氣的說話。遇春猛然想起。還以為是甚麼蔣朝奉。不講情理。忙喚過寓主老婦人。細一跟問。又將那夜之事。說了一遍。老婦人驚笑道。那麼官人吃他們騙去咧。他們賃居隔院。只好個把月。有時節笑語喧雜。有時節吵架廝罵。分明是兩個女騙子。那裏是甚麼婆媳。不是那天相公們來的當兒。那小媳婦前來送鹽。想是見相公們生得長厚。便生了心咧。還是昨天一早。他們便搬去了。新來賃居的。是兩個山東販。

棗的客人。豹兒聽了。不由合遇春撫掌大笑。不想逢春怔了半晌。忽然正色道。莫管他騙不騙。卻於我們行義一片心。絲毫無損。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。由逢春口中寫出。奇絕。豹兒聽了。不由大悅道。了不得。你幾時學問大進。竟有些道學先生氣味。連老婦人聽得都笑將起來。便道。考季上混賬人多。以後相公們仔細。就是說罷。擡出。當時無話。遇春兄弟。只逐日預備試事。豹兒無事。便在街坊閑逛。不多日。試期將至。一日午後。大家暫出。到賃馬行中。揀選了兩騎。牽將回來。剛一開室門。卻見地下丟着一張名刺。上寫劉清兩字。另有一行細字道。僕即日北上。頃過訪不晤。爲悵。異日班荆道故。或燕市和譚。但隨萍轉耳。餘不盡意。遇春看罷。方一沉吟。老婦人道。便是相公們走後。有一個書生相訪。留得字柬。塞入門縫中。飄然而去。遇春道。此人便是那華陽觀買卜之士。老婦人道。哦。原來便是他呀。他的靈卦兒。委實少有。因

將豹兒偷聞之事絮說一遍。豹兒故作失驚打怪。每逢老婦人說到筋節處。豹兒便綳看臉道。我猜以後必定如此。遇春等暗暗好笑。直待老婦人述畢。暫出。逢春捧腹跳起。向豹兒憨笑道。你真會裝腔兒。三人笑了一陣。因次日便是馬箭試場。先向空闊之處。試了回馬。十分合用。次日絕早。遇春兄弟。結束齊整。豹兒卻閑的沒幹。只與他們刷馬整轡。一回兒又整整弓箭。百忙中還與逢春檢點衣裳。倒忙得沒入脚處。少時早飯罷。逢春道。不知怎的。今日心頭七上八下。飯也不待吃。彷彿有甚麼事一般。這般勁兒。好不難受。豹兒道。這便是臨事不鎮定。俗語說得穩不住氣。無論甚麼事。只如行所無事就好了。況且小小得失。也不值得這樣說着。與他頂冠束帶。一件件紮括起來。果然氣像偉岸。只是古老些兒。也還將就得。老婦人早興忽忽端來兩盤糕點。上面還都插朶絨花兒。盤作狀元及第四字。無非是取個吉利。藉端起發。

當時遇春等謝了一聲。隨意喫着。豹兒道。左右沒事。我便送你們下場。何如。於是三人牽馬暫出。直赴試場。一路上應試諸生。並送場看熱鬧等人。紛紛攘攘。個個都揚眉吐氣。衣馬麗都。到得試場。越法熱鬧。只見高廳上面。業已官吏雜沓。各執所事。公案後椅兒上。端坐着一個尖嘴削腮的縣官兒。試童冊籍。羅列面前。箭道兩旁。觀者如堵。便有青衣公人十餘名。揮動老大的皮鞭。不住價來往吆喝。少時廳上吏人高唱點名。只聽唱道。王國吉。便有個五短身裁的矮胖子。文擱擱扭將上去。由牙縫中發出一種奇音道。有縣官矚了一眼。王國吉登時趨下。拔鞍上馬。早有人遞上弓箭。只見他老早的拉開架式。張弓搭箭。探着腰兒。瞅着眼兒。注定前面第一個毬的。有人帶了馬。飛奔箭道口。就那裏盤旋取勢。便見王國吉架子四平。頭上纓帽。一顛一播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那馬勢兒蓄足。一入箭道。潑刺刺開腿。便跑。王國吉手忙脚亂。

只有兩膀用力。夾馬的分兒。一轉眼。第一毬的已過。他的箭。竟不及發出。心內一慌。就勢兒向第二毬的。只聽弦聲一響。哧一聲射在地上。原來去第二毬。還有丈把遠。鼓吏望了望。只得將槌兒乾顛弄。這當兒。那馬已飛也似將到第三毬。王國吉氣急敗壞。猛然一挺頸。纓帽脫向腦後。幸喜帽弁繩兒掛住項領。便這樣背在脊梁上跑去。覷定第三毬。狠命的一撒箭扣。那知差得寸餘。又射在空地。這裏鼓吏一笑。也只得臥下槌兒。隨後唱名。便是范統。這人生得卻十分漂亮。唇紅齒白。趁着衣冠俊偉。倒像個少年英雄。那知馬入箭道。手一撒繮。業已倉皇顛倒。只將弓箭大把兒攔得死緊。更沒有搭射的工夫。那馬馱了他跑過一蹣。便算了事。兩旁看的人。慙笑不絕。倒將他送考的業師。羞得面紅過耳。豹兒悄笑道。這干寶貝。真是何苦。你看那范統。只怕連馬都不會騎哩。正這當兒。只聽吏人高叫道。武鳴鳳。便聽得暴雷似一聲。

有趨上一個猿臂蜂腰的壯士。從容回頭。翻身上馬。便如一道虹光。飛奔箭道。便聽得鼓聲三作。隆隆不絕。衆人便見那縣官微笑。拈起筆來。就本名下。連畫三個圈兒。以下依次試去。不必細述。遇春兄弟。不消說箭無虛發。既至試罷。日色方斜。三人便牽了馬。談笑回寓。順路兒送還馬主。剛由馬主那裏出來。走過一條小街。遇春兄弟在前。只聽後面豹兒笑道。奇怪。逢春問道。怎麼呀。豹兒只笑而不語。到得寓內。已有晚飯時光。老婦人伺候畢。大家歇息。待至逢春睡熟。豹兒悄悄向遇春道。今日由賃馬的那裏出來。我們方過得小街。我偶一回頭。忽見田祿與一羣光棍模樣的人。混在一起。由小街峰湧而出。向我們來路去了。他的踪跡。總這樣鬼鬼祟祟。今日見他結束。又是一樣兒。活脫似個本地青皮哩。兩人揣測一回。莫名其妙。却是豹兒越法留心。接連兩日。遇春等自忙步箭。刀右各場。豹兒便不去觀場。先到那河岸第七

家樂戶中尋問一回。沒些踪迹。本來樂戶家迎張送李。那裏記得甚麼。姓冷。姓溫的。日斜時分。悶悶慙慙了一回。信步兒走到一片竹林邊。只見青翠翠豹尾吟風。十分幽雅。隔林一帶圍牆。青螯碧瓦。其中樓榭參差。看光景是富戶人家後園。豹兒行得有些腳懶。便就竹林中席地而坐。清陰密合。照得滿身都綠愔愔的。方在心下蕭爽。只見圍牆邊。蹺過一人。頭戴破笠。一身短衣。手內拎着小竹筐。那一手持一竹夾兒。趨着脚尋尋覓覓。彷彿是檢破爛的貧人。只是行動之間。十分便捷。豹兒仔細一望。不由大驚。正是

有意相尋偏不見
無心巧遇却忽來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風雲
際會

奇俠精忠傳

三集下

田玉

趙絨章著

第九回

深宵探斗于益踏奸踪

客邸聯牀時齋再規過

且說于豹兒仔細一望那檢窮的貧人。只見步履之間。十分便捷。一面用竹夾撥畫草間。一面却東張西望。只管端相那圍牆。直巡了一週。目注一座高樓。駐足良久。豹兒覺得詫異。恰好他偶一回頭。豹兒幾乎失聲叫出。那裏是甚麼檢窮的。原來正是冷田祿。當時豹兒覺得他行踪鬼秘。只一聲不響。忙點起遠遠的尾在他後面。只見他徘徊移時。欣然色喜。低了頭匆匆而去。一連幾轉。已混入人叢中。影兒不見。豹兒沉思一番。便暫向這富家左近一片小酒館中。只見紙窗矮屋。十分淨潔。這當兒酒客都散。只有個老婆兒。坐在酒罏旁。一面補綴舊衣。一面盹的前仰後合。猛一擡頭。見豹兒暫進。連忙置

下針黹。起身笑道。客官敢是吃酒。豹兒點頭。臨窗坐下。那時斜陽一抹。已上樓脊。正望見那富家一片宅舍。老婆兒溫了一角酒。兩碟過菜。一是鹽鴨卵。一是苦菜拌乾蝦。倒也清淡別致。便一一置在案上。道。客官要用飯。還有白米綠豆粥兒哩。豹兒道。我還不飢哩。因斟起一杯。笑道。媽媽何妨來吃一杯呢。許多年紀了。精神真好。這句話。老年人最對脾胃。當時老婆兒滿面堆笑道。客官請用罷。人老了不中用咧。除非客官這樣擡舉。便是我兒子。都嫌我死吃死嚼。豹兒暗道好好。我倒成了他的反面兒子哩。當時笑道。那麼你既有兒子。爲何還自家辛苦。老婆兒道。通說不得。我兒子不成材。好吃好喝。並好擲個么二三。只會手背朝下。合我要錢。說到這裏。向那富家一指道。若不虧我舊主人周濟。給些本錢。開這店面。我這把老骨頭。早讓狗兒嚼吃咧。豹兒趁勢問道。這片宅舍。委實不錯。那就是你舊主人麼。如此說來。一定是富

而好善的人家了。老婆兒合掌道。阿彌陀佛。客官說的一些也不差。我這主人。世代富厚。人稱萬善人。每年價儘所入之半。施濟貧苦。只怕閻王爺那裏。另有一冊善籍。專記他的善行哩。豹兒一笑點頭。慢慢自飲。少時掌上燈火。酒客陸續又到。老婆兒忙得一團糟。豹兒不便再問。只默思田祿行徑。十分可疑。當時沉吟良久。忽得一計。便伏案假寐片時。少時聞得酒客半散。睜開眼來。已有二更時分。連忙喚老婦人。會了酒鈔。慢步而出。轉了兩轉。依然暫向富家後圍牆。略一聳身。颯的聲翻落牆內。只見竹徑藥欄。十分寬廠。果是主人後圃。東南角一個角門。虛掩着。豹兒挨身而入。却是正院。房廊迴互。處處燈火。但時聞婦女相語。並機聲軋軋。却沒些嬉笑之聲。原來萬善人家。範甚嚴。婢妾們都有夜課。更深方罷。豹兒暗窺一回。先趨正室。伏窗一覘。只見裏面燈燭輝煌。漆桌上擺列着數封銀兩。一個白眉善眼的老頭兒。年有六

十餘歲穿一件灰布袍。一面在座搔首。一面對榻上一個老婦人道。你看今年南鄉裏五弟那裏。越法窘迫。東關頭許老師那裏。連遭喪事。還有咱族姪小達兒。新定了一房媳婦。昨天族嫂大遠的親走來說。我都想多助點兒。這是禎字莊田收來的租項。方纔我細一核算。除諸項外。還賸得二百來銀。老婦人道。相公說得是。天幸咱家有碗飯吃。如此辦法正對。原來老婦人便是萬善人孺人安氏。當時老夫婦說得入港。萬善人檢點銀兩。置入小篋內。放在榻頭。豹兒看得明白。不由暗暗點頭。方要伏身暫出。忽見一道黑影。由房脊翻過。趕忙隱身柱後。急望去。正是田祿。好身段兒。真是屋瓦無聲。雙足鈎定屋檐。一個夜叉探海式。伏覘窗內。還聽得老孺人道。且鎖入箱內。穩當些。萬善人道。不打緊的。左右明天便分頭開銷了。豹兒再望田祿。忽見他腰兒一翻。挺立屋檐。身形一轉。明晃晃刀光一閃。暗道不好。他要一下去。持刀威

嚇。真不夠朋友咧。正這當兒。却見他一伏身。越過屋脊。瞥然不見。方在納罕。忽見一股火光。從後圃積柴中耀起。登時後圃中人聲亂喊。大叫走水。豹兒恍然大悟。趕忙就地伏定。便見萬善人夫婦。慌張趨出。同了衆婢僕。直向後圃。豹兒暗笑道。真有他的。調虎離山。雖是老套兒。虧他來得這麼簡便。正想之間。果見田祿颺的聲飛落室前。不容分說。大踏步便進室。直趨榻頭。拾起小篋。豹兒只給他個一聲不響。悄尾在他屁股後。田祿何等靈警。便覺背後有異。急一回頭。恰好四目相對。豹兒只呿了牙。笑吟吟一語不發。用手一將鼻頭。沒事人一般。田祿手中篋兒。不由姑且放下。紅着臉道。你這促狹鬼。好不可惡。我怎的慣遇着你。豹兒笑道。說來話長。難道人家深閨住室。三更半夜。是咱們兩家頭談天的麼。快去方是。田祿遮掩道。不瞞你說。我委實想借他幾兩用用。瞧空兒再丟還他。豹兒來得活動。不欲撥他面孔。恰好枕畔還

有一小包銀兩。約摸有廿餘兩。便把來遞給田祿。笑道。止此已足。我們快去要緊。田祿沒法兒。只得快快的與豹兒暫出一連幾躍。已到後圃牆外。還聽得萬宅內反沸好久。方纔安靜。豹兒在前。與田祿同入竹林。兩人坐下來。豹兒道。我弟莫怪我說。我輩行俠尙義。取財有道。便是方纔這萬善人。豈可損他絲毫。田祿道。好碎嘴子。我說過暫爲借用。還須丟還他哩。豹兒一笑。便問他近來行爲居趾。田祿只管支唔。豹兒不便深問。便道。我與楊大哥等現寓某處。老弟何妨到那裏。豈不方便。田祿道。我過天一定便去。豹兒又將累次張見他之事。說了一遍。田祿笑道。左不過隨便遊戲。所以我居趾無定。豹兒忽笑道。你可知近來城中。有一飛行能手。竊案累累。官中賞格懸遍。至今未獲。田祿遲疑半晌。方說道。或者也有這樣人。我們管他作甚。豹兒罵道。這混帳行子。好不神出鬼沒。昨天我見捕役們吃限棒。從官中出來。一個個血淋

淋的。又罵又詛。大約這位賊爺爺。總要耳鳴眼跳。六神不安哩。老弟你沒事幹。何不尋尋他。得些賞格。豈不好麼。當面罵人。愈轉愈妙。豹兒快人。有此快談。田祿聽了。老大不悅。只得強笑道。誰耐煩管這隔壁帳。豹兒一聽。街柝業已三響。便與田祿出得林來。各自分手。只見他身形一晃。已影兒不見。豹兒躊躇一回。也便回寓。這春兄弟。尙未就寢。便大家談回試事。各自安息。豹兒暫不題田祿之事。以爲他明日必來。那知過了兩日。試事都畢。也不會見他來。豹兒越法留神。一定要踏他居趾。不幾日。揭榜。捷音報來。遇春兄弟。高高都中。大家歡喜。自不必說。這日便沽酒痛飲。連寓主老婦人都吃得醺醺的。豹兒趁酒興。又暫向街坊。徐步一回。轉來時光。將近三鼓。剛走到城隍廟前。忽的眼光一閃。便見一條黑影。比箭還疾。奔至斗竿旁。倏然緣竿而上。直鑽入斗內。彷彿老鷹投巢。十分可怪。豹兒眼睛。神快異常。一端相影兒形。

像早已瞧科暗道。這真應了俗語咧。斗竿頂上拉屎。他倒會露高眼兒哩。當時飛步而進。也要緣竿而上。略一沉吟。忽的駐足。便儘力子向竿座踢了幾脚。仰頭喚道。冷老弟上面高寒得緊。且下來合愚兄暖。暖。暖。和何如。這一聲不打緊。直將田祿驚得一聳。原來他自到城。自恃身手。便住在竿斗中。果然鬼神難測。由他性兒胡作。大把兒銀兩偷來。隨手用去。白日裏時時變裝。只在街坊踏勘道路。那家晦氣。他便惠臨一下。樂戶人家。是不消說。花叢歷遍。當得絕好闊嫖客。考季當兒。都以為是應試的富家子弟。所以由他鬧得一楊糊塗。沒人覺得哩。當時田祿忽覺竿兒微震。以為是眼明手快的公人。跟輯下來。方大怒拔刀。便聽得豹兒喚他。當時凝凝神。不敢答應。只得拍的聲。先投下一個石子。豹兒悄語道。沒事。沒事。只有愚兄在這裏。田祿放下心。忙微應道。我便來也。一言未盡。一個順水魚式。噲的聲緣竿而下。豹兒一把拖

半。微笑道。我看你再跑向那裏。沒別的跟我到寓是正經。我聽得城中忽來飛行妙手。便料得是你哩。田祿道。總是我無知胡作。以後儘改便是。遇春哥不打緊。只是逢春哥嘴臉兒好不難看。我有些不待見他。豹兒道。自家兄弟。芥蒂的甚麼。難道楊大哥得中。你也不去賀賀。田祿沒得說。只得老着臉兒。隨豹兒赴寓。一路上十分怙懣。且說逢春。吃得手舞足蹈。半晌不見豹兒轉來。便順步踰跟。顰出。剛撞到小弄首。被風一吹。酒往上湧。不由身形一晃。大步踹去。恰好一個少年。低頭走來。被他踹個正着。趕忙一閃。大喝道。瞎死囚。難道不長眼睛。說罷。雙拳一捏。便要用武。逢春登時一瞪眼。也罵道。你這厮。既生脚子。便不該放在地下。你若揣起走路。那個便踹了你。（奇語）來來來。我們便厮併個三百合。說罷。闖上便打。少年冷笑一聲。登時撲作一處。兩人都是虎也似氣力。乒乒乓乓。打了個山搖地動。弄首圍了許多人。只管亂

喊。正這當兒。恰好豹兒等到來。趕忙跳入圈子。雙臂一分。兩人被隔開。還都跳得丈把高。豹兒止住逢春。忙向少年抱拳陪禮道。方纔敝友鹵莽得罪足下。且看小弟薄面。高擡貴手。請到敝廬一敘何如。少年道。不消了。便是貴友講話。十分奇特。他叫我揣起脚子走路。這不是罵我滾蛋麼。衆人聽了。不由和聲一笑。便有機伶的高擎提燈。（補筆細。不然竟是黑魃魃一場亂打。）道。我送你們回廬何如。豹兒忙謝過衆人。拖定少年。堅請一敘。逢春憨笑道。你若不去。我便是支狗。忽一回頭。見田祿站在背後。不由發怔道。今日糊糊塗塗。到底是怎麼檔子事呀。豹兒這當兒已導少年前行。逢春趨着脚兒。縮在田祿背後。不由問道。冷老弟。你究竟鑽向那裏。我們大哥。好不惦記你哩。田祿低了頭。哼了一聲。少時到寓。遇春正在靜坐。只見七長八短。撞進一羣人。就中一個面生少年。十分英挺。田祿忽又在內。一時摸頭不着。連忙站起。

讓坐。豹兒一一指引。大家重新唱個無禮喏。依次落坐。燈火之下。遇春將那少年細一端相。但見

面如噴血。火色鳶肩。厚重少文。劍眉海口。眼光透一片忠誠。骨相露十分端正。胸無宿物。落落丈夫。氣可吞牛。嶽嶽男子。正是入彀英雄。方發軔。在野傑士忽相遭。

當時遇春看罷。暗暗稱奇。便大家各詢姓氏。方知那少年便是試場中那個武鳴鳳。住在城西鄉。也是今科新中。敘談起十分款洽。那鳴鳳直言直語。恰如逢春一般。兩人說到相打一節。不由握手大笑。因時光夜深。即便起辭。大家送了回來。田祿見過遇春。十分踟促。問起他近來景況。只是一味遮掩。遇春早知大概。便按住話頭。豹兒趁空。便將在斗竿上瞥見田祿之事。向遇春悄悄一說。遇春驚道。那麼城中竊案。竟是他所爲了。這等頑法。却大可慮。當

時嘆息一番。各自安置。遇春有意。便與田祿連牀抵足。逢春本來半醉。放倒頭。鼾聲已作。豹兒却乖覺非常。他那鼾聲。更加熱鬧。其實却清醒自醒。只有田祿儼如芒刺在背。一陣陣面燒耳熱。反來覆去。如臥在熱烙上一般。側耳一聽。遇春忽轉側有聲。披衣坐起。這時田祿光景。便如罪囚待審。連大氣兒都不敢出。便聽遇春太息一聲。懇切切的喚道。冷老弟睡着了麼。愚兄自那日村外閒步。規勸你一番。一向不會深談。今觀老弟所爲。還是不曾留意吾語。那麼來日大難。便忍以昂藏七尺之軀。這樣自棄麼。說罷一陣感慨。聲音哽咽道。老弟但念葛先生臨別一席話。萬萬不會錯的。以後我們流轉四方。如今夕一席話。是不易得哩。老弟且請三思。田祿聽了。不覺汗流浹背。一時間真誠發動。不由左右開弓。清脆脆自打了兩記耳光。沒口子認過不遑道。明日我便轉去。以後謹記兄誨。便是。遇春喜道。這便纔是。豹兒聽了。半信半

疑故作一翻身。楞怔怔坐起道。怎麼你兩個還在談天。遇春道。也便睡了。正說之間。就殘燈光中。忽見逢春大叫一聲。蹶然躍起。直奔向屋柱。一把抱緊。大喝道。那裏走來來來。我們且厮併個三百合。說罷就這樣鼾聲復作。豹兒大笑。忙起去劈開他手。只見他迷離雙眼。亂噪道。武大哥好硬胳膊哩。說罷一睜眼。却見豹兒拖住他。狗也似的推臥榻上。便道。我分明見那武大哥合我厮併。怎你却拖我轉來。豹兒知他純在夢中。不由唾了一口。（俗謂與夢魔人語不吉。故唾以厭之。）硬生生按在榻上。令他睡去。一宿無話。次日逢春老早爬起。喊水喚茶。鬧成一片。大家睡不穩。次第起身。田祿要去。遇春止住他。只得沒精俗彩的呆坐一旁。豹兒笑向逢春道。你那睡相兒。特煞別致。若不按你臥倒。只怕這當兒還抱着柱兒哩。田祿聽了。猛觸他緣斗竿事兒。不由臉上一紅。暗恨道。好沒來由。我吃了自己清水白米飯。爲甚受他們奚。

落如此一想。不由色露不平。（爲後來怙惡張本。）當時大家也不覺得。依然說說笑笑。遇春又暗地裏力勸一番。少時早飯罷。田祿自去。大家又談了一回。逢春方恍然。田祿所爲。忽的跣起。拔脚便跑。豹兒拖住道。那裏去。逢春道。他藏在竿斗內。倒也別致。我要上去張張。開開眼界。豹兒笑道。好好。這當兒晴天白日。你去鬧個猴兒爬竿的把戲。不消說事兒一張揚。先將你一索拴去哩。大家笑了一回。遇春兄弟。便去謁師見官。忙了一日。轉來時光。恰好豹兒也從街上蹺回。進門便笑道。冷老弟一定轉去了。方纔滿街坊。沸沸揚揚。傳出一種新聞。是凡被竊之家。多少不同。忽都得到些原贓。也有丟在牆角的。也有置在屋上的。半日之間。處處都遍。若論身手兒。真正不錯。遇春喜道。如此看來。他果能知改。也未可知。我們且看他後效罷。正說着。只見厲主老婦人笑吟吟。暫進道。我聽得相公們明日便要轉去。可是人家說的好來。

果然奪得錦標歸。我老婆子原說過。俺這裏發科發甲。是不會錯的。豹兒笑道。且由你說得嘴響。便卽算清房金。以外又給了他四兩頭。喜得老婦人千恩萬謝。這日晚飯。加敬了一味黃爛雞子。甚是得味。次日大家束裝起行。一路上談笑風生。好不高興。不多時已到村頭。只見楊烏鎗正在那裏探頭探腦。原來他自聞遇春兄弟報中之後。只喜得跳鑽鑽。暫進暫出。每日至少總要向村頭呆望三四次。有時節拉了鄭氏。大說大笑。硬生生推向村頭去望。一路上還前躡後跳。不知怎樣纔好。還虧鄭氏忍得住。只紮了臉揚得高高的。不去睬他。便有人打趣道。楊大叔該謝謝大嬸纔是。人家開腸破肚。養得好秀才兒子。鐵桶般江山打就。你不費一槍一刀。好不舒齊哩。烏槍道。事呢。總須費些個。只不過一霎兒罷了。說罷大笑。從此鄭氏便賭氣不同他去望。這日他又來望。恰好遇春等到來。當時烏槍只喜得大跳大叫。風也似嚷進。

村來。冷不防對面一人。飛步搶到。劈胸一把揪牢。哈哈大笑。正是

雲程初步看雙壁 神冶驚傳又一鳴

欲知來者爲誰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十回 辭故里北上赴春闈 趁渡船客途逢大俠

且說楊烏鎗。正興匆匆大曠跑來。只見一人勢如奔馬。對面撞來。一把揪住。仔細一望。卻是鄭氏。只見他又驚又笑。亂噪道。我那裏不尋到你。方纔大嫂詫異得甚麼似的。百忙中又尋不着你。烏鎗道。端的爲何。鄭氏道。到大嫂處再講。這當兒遇春等。向前廝見。喜得他拉拉扯扯。忽一眼望見豹兒。連忙一抖機伶。深深萬福道。不當家嘩拉的。于相公你小小人兒。竟中了秀才相公咧。我給你賀個喜兒。豹兒連忙躲避道。啣。二孀孀別這麼開頑笑。我沒下場哩。鄭氏方纔恍然錯安了位咧。當時大家哈哈大笑。早闌動村衆圍攏來。這

一來鬧得遇春等八面應酬。口無停語。便這樣喧喧嚷嚷。直奔家中。豹兒趁空兒便溜向己家。原來李氏娘子。那當兒正與鄭氏閒談。數算遇春等歸期。鄭氏笑道。嫂嫂沒見那賊王八。（指烏鎗）恨得煞人。這幾天村頭張望。腿都跑細。那一天竟對了衆人。向我胡噉起來。因將衆人打趣之事。說了一遍。李氏不由笑將起來。正這當兒。只聽壁上錚的一聲。眼前瑩光一閃。那金錯寶刀又復躍出鞘寸餘。光芒四射。鄭氏怔着道。我記得那年火警。這物兒便作怪。這又是怎麼咧。李氏聽了。十分怙懾。鄭氏道。不要忙。我且尋他。（指烏鎗）向村中老年人問問。便知端的。說罷跑去。這裏李氏獨坐沉吟。望了刀兒。只是發怔。便起身將他韜好。方纔坐穩。忽聽大門前一陣喧雜。便聞得烏鎗嚷道。不打緊的。且到院中再講。左右有我哩。李氏驚得直立起來。早望見鄭氏當頭闖入。大叫道。來了來了。隨後遇春兄弟。各攜行李。笑吟吟進。烏

鎗在後面應酬過村衆。方纔跑進。當時大家歡喜。遇春兄弟各拜過父母。細述考試情形。只將鄭氏樂得前仰後合。便揎拳跳起道。我且與你們燒飯去。李氏這裏方述刀躍之異。烏鎗笑道。依我看這是好兆哩。嶄新的兩個秀才。手到擒來。還有甚說得不多時。鄭氏端將飯來。遇春兄弟忙接置案上。烏鎗跔起便走。鄭氏道。真個的哩。家中豬還沒喂。我真個喜發昏了。說罷趕上烏鎗道。你這兩條腿子也該歇歇喇。遇春趕忙送出。他夫婦已一路磕牙。去得老遠。逢春用罷飯。也便轉去。這裏母子談至夜晚。方各安歇。次日村衆紛紛致賀。一連忙過兩日。遇春便擇日謁墓。不消說衣冠一新。穿了武生員品服。李氏見了。未免喜中生感。母子便傷惋一回。攜了祭品香楮。來至楊秀才墳上。只見宿草芊芊。白楊蕭蕭。映帶荒野寒暉。十分蕭瑟。李氏一見。止不住淚落如雨。便命遇春剪除了一片草。擺列祭品。焚香化楮。率遇春拜將下去。這

當兒男婦聚觀的。都十分嘆羨。遇春扶起母親。強笑道。娘看這片墳場。雖是荒落。却頗頗宏敞。將來整理起。倒是絕好規模。（暗用韓信事）李氏點頭會意。不由開顏一笑。母子瞻戀一番。慢慢暫回。過了幾日。依然相聚在豹兒書館。大家觀摩。田祿有時暫來。遇春暗察他情形。果然穩當許多。便依然相待如初。光陰迅速。轉眼數月。這年秋間。恰逢恩科武闈。李氏向遇春道。兒呵。你既入名場。便須向前進。只是迢迢遠道。貲斧不易。遇春道。娘不須慮得。等孩兒向于老弟商量。便是。說罷。暫去。不多時轉來。笑道。不但今秋武闈。便連明年會試。北上資斧。于老弟都措置停當。李氏嘆道。我們受人深惠。只好日後補報了。便連忙措備衣冠。尅日赴省。逢春更加高興。只苦了烏鎗夫婦。東拼西湊。將多年的老箱底。都抖擻出。逢春還擻頭擻腦。一百個不如意。吃鄭氏罵了一頓。方纔好些。那知事有湊巧。臨行頭裏。逢春忽病將起來。勢如疴

瘧。只是昏沉不醒。遇春沒奈何。只得先行赴省。一切應試繁文。不必細表。這城都省會。古名錦城。歷代古蹟甚多。甚麼浣花溪。濯錦橋。許多勝迹。說之不盡。獨有城西隅武侯祠。地據高廠。尤其得勢。登臨一觀。全城在望。萬家煙樹。郁郁葱葱。好不雄麗得緊。遇春試後。偶然蹵到這裏。只見石磴盤紆。夾道松柏。萬綠陰中。飛甍隱隱。這當兒斜陽欲落。照得青翠金紫。諸色晃耀。十分有趣。遇春徘徊一回。拾級而登。先到祠中。周覽一番。只見滿壁題詠。密密雜雜。便信步蹵登後樓。舉目一望。果然天空海濶。百里風烟。盡收眼底。萬家炊烟。一縷縷浮上天半。一升笙簧鼓吹之聲。隨風飄落。果然既庶且富。娛樂無疆。也不知經多少兵戎喪亂。方幸有此番氣象。遇春想到這裏。不由奇氣縱橫。慨然長歎。憑欄倚嘯。一回兩臂一振。作個開弓勢。暗想古來多少事業。都待豪傑。當年先生高臥隆中。也不過尋常布衣。豈料便功冠當代。血食千秋麼。

偶一回首。只見樓几上置有筆硯。不由援毫染翰。略一沉思。大書樓壁道。

先生偉略幾人知。談笑成功會有時。如畫江山看不盡。斜陽滿樹武鄉祠。
(此一段望古遙集。低徊欲絕。而遇春之胸襟氣象。昭然若揭。寫來淋漓突兀。足下酒一斗。)題罷投筆大笑。拂衣下樓。兩旁游人。都看得驚驚詫詫。遇春都不理會。不幾日秋闈揭曉。遇春高中在三十四名。自有一番忙碌。同年生會在一處。談起明春會場。一個個興高采烈。便有近縣同人。相約北上。遇春却一一謝絕。回得家來。這番歡喜。自不必說。說也可怪。逢春也不病咧。好端端的乾瞪白眼。只氣得垂頭搭腦。豹兒田祿。却不理會。轉眼間殘冬已過。李氏娘子。直忙得不可開交。將遇春北上行裝。打點起來。開年之始。衆鄉人便輪流飲餞。一夜晚上。李氏就燈下密縫行衣。遇春道。娘且歇息罷。孩兒衣裝不必多帶。今去試期尚遠。孩兒想早到北京。若有什麼機遇。便效身報國。

近來邸報中。苗疆不靖。當路用人。也未可知。便不靠定會試。亦是一法。不知母親意下如何。李氏笑道。由你便是。母子談了一回。也便安歇。次日豹兒。暫來。依依話別。送來資斧。逢春眼睜睜十分眼熱。明知自己若要跟遇春去。準是不成功。正在沒法可施。忽聞得遇春欲趁機效用。他一天高興。那裏還忍得住。也不向人商量。只納了頭打主意。躊躇良久。忽然大笑起來。便暗暗自作準備。這日豹兒方纔起身。因明日遇春登程。打算盪去長談。忽見逢春一脚跨進。不容分說。將蒲扇似大手一伸。道。拿來。豹兒道。拿什麼。逢春急道。這還用我講麼。便是那話兒了。我也不多借。你只給我十兩頭。便算數。豹兒見他一向不曾如此。便道。你有什麼急用麼。逢春道。正是哩。豹兒笑道。那麼你須說與我。究竟作什麼用。逢春愁人。忽生愁智。忙頓兒一扭。低笑道。告訴你不得。便是我媽因偷用了幾兩頭。恐我老子查着了。生氣惹惱。想設法彌補。

上。教我來合你商量。豹兒聽了。不便再問。逢春容易拿了十兩銀。喜躍而去。豹兒也不在意。自去與遇春閑談。不多時逢春也慙來。大家說了回北上路徑。逢春却凝神傾聽。十分喜悅。至晚方散。當夜李氏娘子又諄諄囑咐遇春一回。次日東方始白。母子便匆匆起來。遇春整備行裝。（並將那金錯刀帶了）李氏端正早飯。忙了一回。那一輪旭日。方喜盈盈射出雲端。揚華吐彩。十分晴朗。（八字寫出風雲際會。鵬程萬里之勢）李氏喜道。今天出行天氣好得緊哩。說罷。飄蕭白髮。喜孜孜坐在中堂。看遇春用飯。遇春對此光景。不由一陣傷感。正是古詩人道得好來。

初日照林莽 清景生庭闈 登堂拜慈母 有淚不敢揮

遊子東行。拜別膝下。大約都有這番光景。何況遇春純孝。初事遠遊。當時好不難過。只得竭力忍住。將慈母手作之飯。努力吃飽。便將行裝。拊刀。置在手

下撲翻虎軀便拜道。娘呵。(宛然孺子)兒便去了。說罷背起行裝。戴了氈笠。提着扑刀。大踏步匆匆便走。李氏娘子。怔了怔。忽叫道。遇春轉來。遇春連忙趨回道。娘說什麼。李氏道。你這衣裳後襟兒。還掖在腰帶上哩。說罷。與他整理好。只將手一揮。那眼淚早潛潛而落。遇春這番。那裏忍得住。只得拭拭淚。硬着頭皮。回身便走。李氏含淚跟出。只望的他那氈笠兒。遠遠沒在村樹影裏。(寫來如畫)方纔轉來不表。且說遇春。匆匆行去。一路上屢屢回頭。這當兒村中靜悄悄。人家大半還掩柴扉。不由觸景歎道。使我楊遇春奉母有資。便萬金之富。鄉相之貴。誰耐煩離母遠遊。且嘆且行。不覺離己村二十餘里。擡頭一望。只見前面一片烟樹。便是分襟亭。這當兒行塵漸起。遇春奔到橋亭。方要歇息。只見一人在林中探頭探腦。方要喝問。只聽那人大笑道。阿哥。怎這樣慢騰騰的。我一氣兒跑到這裏。天纔亮哩。說罷突的跑來。却是

逢春只見他短衣纏膝。手拎杆棒。背了個大包。裏嚷道。我們且厮趕個百十里再講。遇春詫異道。你向那裏去。逢春道。北去呀。因將他要同行之意。說了一遍。遇春笑道。你須去不得哩。一來我機緣無定。還是指望會試。你下不得場。北去作甚。我倘有機會。自當招致老弟等。便連冷家兄弟。都在我心裏。何況於你。快些轉去。是正經。想這當兒。家中尋你。正鬧得反覆盈天哩。逢春聽了。一團高興。不由冰冷。怔了半晌。跌脚道。如此說來。我借他這撈什子作甚。說罷由包裹內取出十兩銀。遞給遇春道。我用他不着。阿哥且將去罷。遇春問知所以。頗覺好笑。知他性子沒法厮纏。只得收起道。你只向于老弟說我用了就是。只見逢春半晌無語。忽的嘴兒一撇。放聲大哭。倒將遇春鬧得十分戀戀。連忙撫慰一番。硬生生催他轉去。自己也便起行。一路上曉行夜宿。衝州過府。不必細表。這日行到一座渡口。正要喚船。只見待渡客人紛紛擾

擾你爭我搶。半些兒不讓。只得置裝岸上。坐下等候。便見一羣客商。有四五人。各攜行李。由人叢中擠上船。密雜雜。僅可容足。舟子方要解纜。只聽岸上一人。暴雷也似喊道。還有我哩。衆人望去。只見一個彪形大漢。生得豹頭環眼。虬髯亂逆。穿一身黃色短衣。青巾絞額。脇下挾一把鐵柄長傘。兇神也似大踏步起來。雙眸忽的一張。爛然生光。遇春猛見了。方暗驚他骨相非常。只聽這羣客商先嚷道。船小人多。須不是要處。快開船。是正經。舟子聽了。如飛解纜。長篙一點。早離岸三丈餘。原來客商行路。最是小心。見那大漢長相兒來得兇惡。便疑是強徒暴客。所以沒命的喊開船。那知大漢見此光景。登時哈哈一笑。只將腿力一迸。颼的聲一個旱地拔葱式。躍上船。不偏不倚。恰好擠在這干客商羣中。雙睛灼灼。偏端相人家行李不止。衆客商登時嚇壞。便喚舟子靠岸。要不渡了。紛紜之間。船復靠岸。遇春趁勢。也便上船。這當兒其

餘客人發話道。大家公共渡船。又不是貴客們自己包定。怎這樣開來開去。兒戲起來。客商們沒得說。只好乾瞪兩眼。風急水溜。船已開去。那大漢仰天笑道。多日口淡得緊。今天渡過。且須趁個肥豬兒吃哩。說罷。拾起桅下一塊壓繩長石。兩指一捻。登成碎爲小塊。衆人方在吃驚。恰好對面一船。箭似的駛來。因風急帆飽。急欲落下。梢公正在那裏沒命的收索。大漢一笑。拈起塊碎石。揚手打去。恰好打入桅頂滑斗眼中。索兒擠碍住。百忙中那裏收得下。帆勢張風。那船堪堪要翻。只急得船人神嚎鬼叫。那大漢却不慌不忙。再復一石打去。登時將先那石塊投出。刷刺一聲。索兒收下。船方穩住。衆人見了。都各大驚。惟有那羣客商。越法心頭惴惴。便悄悄向遇春道。客官見麼。我們須仔細哩。不多時。行抵彼岸。羣客商如逢大赦。先紛紛登岸。遇春偶一回頭。那大漢已影兒不見。當時忙忙下船。便趁了那羣客商。一路行去。大家談敘起。

知遇春是名武孝廉。便十分款洽。不由說起方纔那大漢。衆客唾道。那一定是個賊骨頭。只那長相兒。便十有八九。虧他去了。好得多哩。遇春聽了。只微微含笑。行了一程。日色將落。一客前指道。前面便是浮梁鎮。是水陸碼頭。我們明日趁船。便從那裏嗎。遇春望去。果見烟樹依微中。現出一處鎮聚。不多時。行抵鎮前。只見長圩綿延。臨河環築。行人錯落。紛紛笑語。一片市聲。從蒼茫中壓空而下。真是好片鉅鎮。一行人迤邐進鎮。就一家旅店中歇下。只見正房五間。靜悄悄的。長簾窳地。燈火半明。但聽得一片鼾聲。恍若雷吼。衆客方要奔去。店夥道。正房裏有人歇下了。說罷。引衆客並遇春。就東廂羣房安置好。大家要了湯水。洗過頭面。一壁吃茶。一壁向店夥閑話道。這鎮上到十分熱鬧。水路船戶。都聚在那裏。我們明日。還須趁船哩。店夥聽了。高起興來。便一手扞腰。一手按着桌角笑道。俺們這裏。不敢說熱鬧。却是過往老客。

有銀錢儘能花消得。說着掄起指道。您說是講吃講穿。講排場體面。只要您分咐一聲。沒有辦不到的。再要好頑。南街上王家賭場。整千上萬的大輸贏。一個小錢邊兒。也不許廝賴。怎麼說呢。要的是骨頭嗎。再要高興取樂。盧家巷一帶。私窠小娘兒。挨門去數。都是絹製的人兒。畫上的模樣兒哩。一客笑道。那麼你說了半晌。究竟雇船在那裏呀。店夥笑道。多的狠哩。西圩門外。便是搭船所在。甚麼鴨子嘴。鹽墜子。大蓬大桅的官跨子。再要寫意。還有住家的花船兒。那種舒齊法。就不用題哩。駕篙掌柁。都是二十來歲的媳婦子。曾有位闊大爺雇船。走了兩月有餘。只走了十餘里路。他還一些不覺慢哩。（大約如浙中之江山船也。）說罷哈哈一笑。正在胡嘮的熱鬧。只聽正室中客人喊了一聲。店夥趕忙提起尖亮亮的嗓子。應道。嚇如飛跑去。衆人傾耳一聽。不由都微微含笑。正是

萍蹤偶作無心話 客路偏多叵測情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便見。

第十一回 浮梁鎮一客逞豪情 昇仙港三兇遭顯戮

且說衆客傾耳聽去。只聞得店夥笑道。你老睡醒咧。咱這裏酒飯齊楚。有的是鮮魚活蝦。南北名菜。薰糟燒烤。滿漢全席。一弄兒俱全。諸色名酒。甚麼涇洋咧。紹興咧。蓮花白。竹葉青。還有汾滄高粱燒。是再好沒有。您老要用那樣。分咐就得啦。便聽那客人說了幾句。店夥連珠價。嚙嚙不迭。少時興匆匆。跑出直奔廚下。拉開嗓拿起腔調。一氣兒喊下道。全席一桌。外加整薰肘四盤。帶椒鹽小刀。饅頭四盤。高粱燒兩大罈。上房用呀。這一個呀子。悠揚許久。便聽廚下一陣刀勺亂響。接着怪應一聲。却有聲無詞。少時店夥重復跑入。道。衆位吃甚麼飯呀。衆客道。頓飯就是。原來店中頓飯。只照例是四葷葷素。

白米大飯店夥兒沒得撈摸。方懶着脚子要去。只聽一陣絃索叮咚。便有兩個十八九歲的大姐兒。拖着漆黑的長辮。各穿着錦背心。下趁撒脚紬褲。四寸金蓮。翹的高高的。都有幾分姿色。一個手拉胡琴。一個橫擊三絃。扭頭折項的。笑吟吟。一脚踏入。不容分說。挨坐在衆客身旁。笑道。您老點個曲兒罷。衆客見了。都連忙躲開。一個妞兒。便將眼一溜。嘴兒一撇。笑道。俺們不是大蟲。吃不了您老。那麼且敬您個曲兒罷。說罷撥動三絃。便唱道。一杯子酒兒進房來。手提銀壺把酒篩。叫聲小郎才。剛唱到這裏。那店夥却倚在門口。一擠眼。笑着蹙去。那妞兒便停唱道。您們不愛聽。快賞賞罷。俺還趁生意去哩。說着臉兒一緇。似笑非笑。睨準一位老客。那個提胡琴的。已然扭到桌前。抱起茶壺。咕都都灌了一氣。水零零兩支眼。瞧着衆客道。怎麼咧。人家張了回子嘴。也得讓人合上呵。那老客無奈。只得攢着眉頭。由被套中拾出一串錢。

剛要打開。冷不防那提胡琴的。忽的從背後將他欄腰一抱。格格笑道。虧煞你大錢大鈔的老板脚色。在俺們苦孩子身上。磨的是甚麼。那挾三絃的手兒更溜。登時趁勢搶錢到手。笑道。有在這裏了。那提胡琴的却笑嘻嘻腰兒一挺。向老客屁股上一撞。道。謝謝你呀。說罷。一扭身趕上那個。一路說笑。直奔上房。這裏老客又氣又笑。（描寫猥妓趣極。此等情狀。不知從何處得來。）衆客便笑道。還是我們老哥。這串錢沒白花掉。那軟篤篤溫綿綿的所在。雖是錯安了位子。前後倒置。總算是寫意得緊哩。大家聽了。都各大笑。惟有遇春想起古人詠妓詩道。勸君莫當鴛鴦侶。只作哀鴻一例看。當時暗暗一嘆。少時店夥端進飯。大家吃着。店夥道。諸位這番沒人攪了。方纔上房客人分咐過。凡有趕店妓女。都留在他那裏。衆人方要細問。便聽一陣鶯嬌燕姘。細碎蓮步。這個道。你碰了我花兒咧。那個道。你踹了我的鞋子咧。一路咕咕

咯咯。直奔上房。登時如百鳥噪。歡聲如沸。少時絃管齊奏。合唱起來。這時店夥如飛跑去。往來奔走。竟顯得衆客這裏寒乞不堪。便匆匆飯罷。喚人撤去。大家行路辛苦。不多時都陸續歪倒。納頭便睡。只有老客。拉了遇春。尙在閒話。這時已將二鼓。但聽得正房中歡鬧如雷。少時燈火大張。由窗射出。亮如白晝。那店夥早逼定鬼似的。伺候廊下。但聽得一個妓女嬌喚道。開飯來呀。店夥應聲便跑。少時許多人往來傳送。良久稍靜。便聽得正房中那客人哈哈大笑。登時絃管無聲。但聽得諸妓女香喉輕脆。一個個呼三叫五。陪那客人豁飲起來。老客人聽得發怔。便道。甚麼人這等張致。要這種標勁兒。因向遇春道。左右沒事。我們且悄張張如何。遇春點頭。恰好這當兒院中靜悄。兩人便翹去。伏窗一覘。只見正中央兩支高案。併作一處。重重疊疊。殺饌羅列。衆妓女粉白黛綠。團團列坐。正座上。一個大漢。只著件淡黃短衫。一脚蹬

着椅兒。揷起鬼怪似兩條毛臂。虬筋暴露。一手拔刀切肉。狼吞虎嚥。面前擺着三五大杯酒。頃刻間一氣飲乾。衆妓女如飛斟滿。那漢高據大嚼。嗚噉有聲。儼如猛虎一般。兩人看了。正正納罕。只見他猛一擡頭。老客大驚。原來正是那渡船上所遇的莽男子。當時不由倒抽一口涼氣。拖遇春便走。回到室內。砌的聲先將門關好。然後氣喘喘的小語道。壞咧。壞咧。這光景他跟下來咧。這便怎處呢。說罷就要喚醒衆客。還一面側耳頃聽。遇春見了。頗覺好笑。便搖手道。不必張惶。江湖中異人甚多。未見得便是強人。就是強人。你且放心。就是。在下還能料理得來。老客聽了。稍爲心安。不覺挨着遇春草草歇下。越是心頭怙愒。越顯得衆客鼾聲。此倡被和好。不討厭。不由焦燥。恨道。合巴巴蛋子們一路走。沒些好處。他們只知飽吃悶睡。一些事也不理會。一會兒又喚遇春道。相公睡着了麼。一會兒又假作伸脚。踹遇春一下。鬧了良久。反

疲倦起來。正在沉沉酣睡。忽聽耳畔大喊道。快起快起。老客大驚。一睜眼。却見衆客紛紛結束停當。業已天光大亮。遇春却與店夥。正在院中指點。說那正房中客人。原來他五鼓時分。便遣去衆妓。挾起鐵柄傘。匆匆而去。桌上留了一大錠銀。約可十餘兩哩。當時大家恍恍惚惚。惟有那老客。心頭一塊石落地。却整起面孔。發話道。出門行路。須要醒睡些個。管保昨夜事。你們還裝在鼓裏哩。因將昨夜所見。說了一遍。衆客笑道。幸得沒事。倘若他照顧起來。你便一夜不睡。也沒相干。老客沒得說。只得結束起行。一行人直奔西圩門外。到得那裏。只見曉烟甫升。空明一片。河下船支。麻林相似。許多趁船客人。紛紛講價。果然有幾支花船兒。娘兒們都札裹得狐狸精似的。正在那裏打情罵俏。招攬客人。衆客暫了一回。只見靠南岸一支船。倒頗整潔。只有個細瘦少年。方在那裏整篙張望。老客道。這支船倒還罷了。便與衆客並遇春。一

擁上去。講起船價。也還公道。老客道。駕長貴姓呵。怎這樣大船。只是自己呀。少年道。我們伙伴。還有三個。都上岸買物去咧。即便轉來哩。小人叫孔三兒。你老照應則個。說罷。引衆人蹶進中艙。安頓行李。正在忙碌。只聽岸上一陣大笑。接着有人喊道。三兒怎麼咧。敢是睡回頭覺呢罷。這時光沒賣買。只好放他娘的空船咧。說着。颼颼。跳上三個精壯男子。都是緞布包頭。高頭寬膀。短褲齊膝。露着黑毛精腿。手中夾七雜八。拎着些魚肉菜蔬之類。都張着夜貓子似的眼。東張西望。當頭一個細高條子。小鬚兒上。還插朶迎春花。鬥雞眼。疙疸眉毛。一見衆客。登時滿面堆歡。將蛤蟆嘴一裂。笑道。老客們。多有耽待。俺這船是老戶兒咧。分外公道。俺叫賈老么。行船多年。便是夥計們。也都誠實得緊。說罷一笑。便搶來帮置行李。不由越法高興。忽向孔三一瞪眼。喝道。你還挺在這裏幹麼。還不整置湯飯去。活脫比死人多口氣哩。一

頓搶白。孔三默然而去。不由老遠的回望衆客。悄然一嘆。衆客見賈老么頗頗和氣。十分放心。知他是船主。便將說的船價。重述一番。賈老么忙笑道。好說好說。甚麼價不價的。老客們隨便見賜。就是說罷。啓錨開船。果然迅利非常。衆客安下心來。各倚裝閒談。轉眼間行了半日。漸漸河路荒僻。衆客正在觀玩野景。只聽後艙內有人罵道。老子將錢趁船。怎便拏這等狗食給我麼。說着嘩琅一聲。摔翻碟碗。便聽得孔三央告道。好老客。安靜些罷。儘直船主。嗔我招你。你還玩脾氣。那客越怒道。放你娘的屁。難道老子是私貨麼。說罷。忽聞拍的一掌打去。孔三登時殺豬般叫起。這當兒賈老么連忙搶入。作好作歹解勸開。另端入飯去。少時攢眉蹙出。衆客問其所以。賈老么道。便是孔三這厮攬了位客人。上船便睡。這當兒用中飯。却揀精挑瘦。衆客聽了。也沒理會。少時中飯端來。果然草草不堪。一星油水也沒得。衆客詫異道。那麼清

晨時許多魚肉蔬菜。難道不待客人麼。這却莫怪人家發作。真是王胖子跳井。有些兒下不去哩。當時一迭聲喚進賈老么。剛說得一句。這飯是給人吃的麼。只見他兩手扞腰。雙睛一瞪。冷笑道。諸位要吃滋味。先拏這個來。說罷。砰的一拳。觸在案上道。每人十兩頭。下船時再算給你。沒來由扯婆子澹舌怎的。說罷冷笑。去。衆人怔了一回。沒作理會處。老客嘆道。俗語說得好。車船店脚牙。沒罪就該殺。又道是行遍天下路。吃遍天下虧。我們是與他纏不清的。衆客沒奈何。只得丟開悶悶坐下。只聽得那賈老么。一面搬舵。一面向那兩個夥計。噤嚙咕嚕。言三語四。攙着許多黑話。又像是講生意。又像是談賭博。甚麼開山咧。入水咧。末後竟血淋淋的說道。左右猪子上了套。但預備盆兒接血罷。將衆客聽得心頭亂跳。老客不由悄悄向遇春道。這光景蹊蹺得緊。相公你懂得麼。那知遇春雖滿腹學問。這江湖勾當。却是怯條兒。只微笑。

道。且自由他。這當兒風帆怒駛。早過了幾處鎮聚。少時斜陽一抹。烘上帆頭。兩岸枯草茫茫。越法荒寂。長風鼓動。忽忽奇響。極目遠望。沒些人家。少時蒼然暮色。直壓波心。衆客這當兒不由各生戒心。再看賈老么等。好不踴躍。長篙如飛。口中呼嘍嘍迎風怪叫。好容易到了一處荒聚。衆客亂喚道。泊船泊船。賈老么理也不理。登時順流而下。那一痕淡月。却隱隱透出天空。映得白茫茫水天一色。原來一片荒港。四無人烟。那船到此。登時停泊。衆客噪道。這等地處。須駐不得哩。賈老么哈哈一笑。提起個老大鐵錨。彈丸般擲去。咕着眼道。這裏是有名的昇仙港。自在的多哩。說罷。忽大叫道。夥計們該動手咧。（險語破膽）便由船頭艙板底。抽出潑風似一把鯽魚頭快刀。月光之下。爛銀相似。衆客方要說不好。却見他將刀遞與孔三。猛喝道。你切完麪。須麼快些。老子今夜使用。都不一定。說罷。兇睛一閃。向衆客微笑。趲向船尾。這裏衆

客登時悄悄的七言八語。十分揣測。那老客不由也慌張起來。一看遇春。却整襟危坐。沒事人一般。大家這時不由面面相覷。百忙中。還聽得船尾間。磨刀霍霍。便大家坐不穩。沒奈何。暫向船頭。四顧茫茫。但聽得水聲洶湧。正這當兒。却聽後艙中一陣大笑。有人擊案作歌道。

年少探丸五陵客。鼻栩栩怒吸宛虹。白結東鐵補檔。掣身飛準輕。北斗招搖撼不止。血漉仇頭飲都市。花驄元夜嘶何驕。生平意氣干層霄。

衆客聽了。方在驚駭。便覺微風颯然。颯的一聲。如鷺鳥振羽。登時一個男子。飛落面前。將鐵傘一拄。大喝道。有不速之客一人來。我看諸公。躲向那裏。衆人一見。便如雪上加霜。越法驚得東磕西撞。原來不是別個。又是那店中所見男子。便見他虎也似據在船頭。向衆客道。悄沒聲的。少時便見分曉。說罷。如驅羣羊。將一千人。驅入中艙。遇春情知有異。却不欲攙言。便隱身艙門。且

觀究竟。只見他踞坐艙門。如老僧入定一般。好不暇逸。衆客這時迷迷糊糊。但聽得賈老么一班人。在船尾兇言兇語。並吃喝之聲。少時老么冷笑道。三兒這廝。是飯桶。不經陣仗。總是小卒兒。這囊中捉鼈的勾當。再做不來。便不用說咧。便聽孔三戰抖抖的道。我還是守在這裏罷。賈老么喝道。休得膿包。便跟我來。是正經。說着拍的一聲。似乎將後艙門踹開。便聞得吡喇一響。一刀剝在楊上。接着撲通呵哨。鬧了一陣。却是孔三嚇跌倒。賈老么登時大叫道。夥計們快來。走了風咧。這牛子跑掉了。說是遲。那時快。遇春便見賈老么提刀在前。率領那兩個夥計。各執刀斧。風也似跑向船頭。一見那男子。只喜得跳了一跳。不容分說。明晃晃刀光一閃。劈頭剝去。只聽那男子微呻一聲。手脚一扎煞。登時了帳。賈老么隨脚撥開他。刀頭一擺。便搶艙門。遇春大驚。剛要一拾扑刀。只聽後面那兩個夥計大叫道。活咧活咧。賈老么忙一回頭。

早見那男子揉眼坐起。拾起傘笑道。你們覺兒不困。烏亂的是甚麼。難道刀切麪吃不均。打得一榻糊塗麼。老么大驚。颯一刀剝在他頂門。只聽錚的一聲。火星亂迸。男子趁勢跳起道。你真個開頑笑麼。說罷一挫身。風團一般。揮起鐵傘。就船頭只一滾。早將那兩個夥計狗腿掃斷。只叫得一聲苦。登時死掉。賈老么這斷。本是水路盜賊。生平作翻人。不知多少。久而久之。便覺自己真有幾手兒。其實是怯條兒。何曾真見過世面。當時趁着虛氣。登時大吼如雷。揮動刀。來的真猛。也沒些家數。亂斫亂剝。遇春暗看。甚是好笑。只見那男子便如貓兒戲鼠一般。東戳一下。西攘一記。只不離他前後左右。氣得賈老么只是怪嘆。但覺一個影兒。隨他旋轉。末後那男子竟倚在錨砧邊。舉傘亂晃。彷彿如小兒捉迷一般。老么奔去。他又一躍丈把高。跳在老么腦後。便將鐵傘。端得四平。彷彿使槍一般。亂定老么後腰跨。就是一戳。老么呵哨一聲。

踉踉撞去。一個撲虎。狗嘴啃地。男子大笑趕去。復齊腰一戳。登時骨斷。只哼了一聲。便追他夥計去了。這當兒遇春不暇顧衆客。忙跑出拱手道。壯士屢示奇迹。在下早暗中覷得。便請來一敘如何。那男子也笑道。足下昨夜在旅店窗外。看得好狂奴故態哩。說罷趨進。握手入艙。就燈下將衆客一看。只見如熟羊擠羣。還一個個你擁我抱。遇春忙草草畧述。衆客方纔恍然。不由向男子拜將下去。男子扶起道。咱自魯莽。男子倒累諸君不安。大家愧謝一回。便詢拜族。男子向遇春長歎道。吾少遭家難。倫常負疚。耿耿此心。有生如贅。頻年來流蕩湖海。亦有所圖。今不便掬示公等。他日相逢。但呼咱爲鐵傘客便了。因將遇春姓氏行止。回詢一番。不由耀然色喜。少時復蹙額道。終竟不得自在哩。吾輩束縛名教。難逃君父兩字。說罷劃然長嘯。冷森森日光電注。虬髯蝟張。氣不可禦。遇春見了。十分起敬。便不再聒問。正這當兒。却聞得一

陣呻吟。原來孔三被賈老么嚇倒。恍惚中聽得船頭鬧得山搖地動。這當兒清醒來。急要逃跑。無奈兩條腿軟顫顫。通似綿線。那裏拉得動分毫。心頭一急。不由呻吟起。當時衆客驚道。還有一個哩。遇春早覷破就裏。便道我看孔三形容良善。恐怕別有隱情。且問個明白再處。說罷。叫進他。跪伏於地。只得秋鷄子一般。戰作一團。遇春道。莫要害怕。賈老么等害人自害。都已死掉。你且從實述來。孔三叩頭道。這支船本是俺舊東人許安的。也是合當晦氣。去年秋裏。便僱到賈老么。當名夥計。作夢也不知他是水路強徒。不多幾日。他便引進了那兩名夥計。終日價橫眉瞪眼。找人歪兒。俺東人看光景不對。方要趕掉他。偏巧有一樁生意。趁來。是夫婦兩個。新婚後前赴岳家。賈老么見色起意。待至更深。先將那男的一刀殺死。不想那女人烈性非常。當時大哭大叫。冷不防從船窗跳出。投水畢命。俺東人聽得聲息。從夢中搶來。賈老

么情知事壞。索性一不作二不休。不但將俺東人登時殺死。便連俺東人的妻子吳氏。都推在河中。便是這般苦楚哩。說着兩行熱淚。直滾下來。衆客見了。都太息點頭。孔三接說道。當時小人藏在後艙。被他搜捉出。風快的刀。已擱在頸兒上。虧得那兩個夥計道。這厮膿色樣兒。料不防事。便留他在船燒飯。就是所以小人苟活到今日哩。說罷連連叩頭。鍊傘客道。不錯不錯。便是我上船當兒。他曾悄悄告我道。客官既是隻身。何必趁此大船。如此看來。此人確是好的。當時遇春命他起去。却聽得一個客人。肚內咕嚕嚕亂叫。大家這纔想起餓來。便命孔三快去燒飯。一擁趲至船頭。只見賈老么等橫三豎四。挺臥着好不難看。鍊傘客走去。一脚一個。踢入河中。只聽咕嚕幾陣水花響。惡人鬧了個現世報。這裏大家就船頭頃談一番。孔三端得飯來。就用罷。只見四野疎星。依稀欲落。知天光要亮。便大家商議一回。仍就此船順

流開去。鑊傘客掌起舵。且是煞利。次日及午。大家登陸。衆客商千恩萬謝。先行去了。遇春與鑊傘客十分投契。便問道。足下今向那裏。鑊傘客道。吾萍蹤飄泊。都不能定。再期後會罷。說罷。捫起鑊傘。向人羣中攙去。少時紅塵四合。影兒不見。遇春歎詫良久。只得起行。一路上觀玩山水。相度地勢。凡經古來戰陣行軍之處。必要留神察看一番。與書冊所載印合起來。却得了許多實地觀察。不知不覺。學問大進。一日貪趕程途。錯過宿站。偏搭着細雨如絲。天氣陰得黑魃魃。伸手不見掌。澤國多霧。蒸得白茫茫。路經不辨。遇春大步行去。時已入夜。却見西北角上。踈落落映出一片火亮。知有人家。連忙奔去一看。不由大驚。正是

畏途方涉江湖險

異事又逢妖鬼祠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山王廟正氣除邪 奚老翁賓筵見女

且說遇春正暝行之間。忽望見火亮。連忙奔去一望。只見一片村落。那村頭上一家門首。却有個老媽媽。穿一身整潔布衣。小鬟兒上。還插朶喜花兒。正在那裏僵僵下拜。望着天空。祝念不止。却是神色之間。帶着悽楚。就地下焚起高香。十分明亮。遇春便向前致語道。在下是行路客人。天晚迷道。敢求尊府借宿一宵。那老媽媽一抬頭。將遇春一打量。歎道。客人來得不巧。偏逢俺家有事。不然與人方便。自己方便。誰是背了屋子走路麼。客人走乏。歇一會兒。倒還使得。說罷。重復叩祝一番。歎息一聲。引遇春入院。就客室內。命遇春坐下。恰好案上還有溫茶。給遇春斟了一杯。道。若在往日。湯飯都便當得緊。客官且屈等些罷。遇春謝了。細看那老媽媽。慈眉善眼。知是誠朴莊戶人家。不由問道。方纔媽媽說偏逢有事。却是爲何。老媽媽聽得。忽然雙淚遽落。強

笑道。客官是遠方人。不知俺這裏一帶村落。年年却出一件瑞事哩。遇春道。那麼好極了。媽媽道。便是哩。俺這裏鄰村。有一位聖巫師。真是法力無邊。善持咒語。活跳跳生人。立能咒死。甚麼招亡魂。斬邪祟。除殃閉煞。件件皆通。因此各村中。十分信畏。他手下幾名弟子。也甚精能。據說都是仙人。謫落。役滿後。便隨師上昇。鄰村靠野外。舊有一座古廟。一日他週覽一回。便說是廟運當興。應當供祀一位神道。名叫火烈山王。這神道執掌生死。馬上便給人禍福。當募修之時。各村未免觀望。那知凡有異論的。竟好端端死掉兩個。所以大家登時力舉起來。便由聖巫師奉祀香火。一日那山王示夢巫師。說這一帶村民。善信可嘉。每歲當有一處女。合作王妃。輪番登仙。進御有期。不得違拗。都由這巫師指定。遇春忙問道。那麼這王妃。究竟歸向那裏。他說登仙。可還有些證驗麼。老媽媽道。說也奇怪。便是送妃這日。夜半當兒。耆老畢集。香

火鼓樂將合選處女。送入山王廟內。由巫師作法通誠後。大家掩燈熄燭。一古腦急忙避出。次日去望那處女。便影兒不見。歷年以來。都是如此。大家還歎羨的了不得。但是老身終覺得熱刺刺骨肉生離。便不作仙人。倒也罷了。說罷那面色越法悽惶。遇春沉吟道。想是媽媽戚屬。有合選的麼。那媽媽聽了。登時臉色大變。哽咽道。老身說恰逢有事。便是爲此。今夜卽當送妃。却無端選了小女。我家丈夫。便迎集耆老去了。老身母女之情。願他早升仙界。所以纔焚香祈祝。正說到這裏。只聽遠遠一陣鼓樂之音。老媽媽哭道。迎妃村衆。將要到了。說罷顫抖。只用手拊心。遇春笑道。這事體透着怪異。媽媽如捨不得女兒。在下自有道理。老媽媽一聽。重新將遇春端相一番。不由驚喜遲疑道。客官不曉得巫師法術利害。我們那敢拘他。遇春道。都不打緊。自有在下承當。正說之間。鼓樂到門。燎火騰灼。亂糟糟一羣人。擁定一乘綵轎。直

撞進來。當頭一個老翁。領着七長八短的幾個村老。攢着眉。一步一咳。便入客室。見了遇春。不覺一怔。老婦人忙說明就裏。指着老翁道。這便是我家丈夫。大家見過禮。遇春問知老翁姓奚。便道。適聞尊府瑞事。真古今罕有。却是非常好事。終不如無。便將方纔自己之意。說了一遍。老翁聽了。甚是色喜。方在沉吟。只見一個黑肥村老。壓油墩似的。俗不可耐。先將粗頸一縮。舌兒一吐道。你這位客官。說得好風涼話兒。那巫師簡直便是神道。先不用說法術利害。但說他咒語。何等霸道。便如香噴噴一盤熟肉脯。他咒過一遍。登時鮮血淋漓。便如纔割的生肉一般。再咒一遍。越法怪咧。登時那肉簌簌躍動。再咒一遍。竟能還復本形。譬如羊。居然是支小羊兒。若接着巡環再咒。還能復爲熟肉脯。人那裏便不吃肉。他一高興。咒將起來。肚皮內多大地方。當得作猪羊圈麼。老翁歎道。這話倒是不虛。便是去年曾有人得罪他。那人忽

的面黃肌瘦。腹脹如鼓。死後肚兒迸裂。說也不信。竟由肚內裂出一面猪槽。槽上面還刻着製槽年月哩。所以大家都不敢惹他。遇春怒道。如此說。竟是兇邪之輩。王法必誅。諸位主持鄉事。豈可容忍。由他猖獗。說罷。英氣勃勃。衆村老十分驚詫。老翁方一躊躇。當不得老媽媽愛女心切。便道。我看這客官氣概不凡。想有些來歷哩。遇春道。閑話少說。這巫師現在那裏。我便去與他交代。如有變故。決不相累。說罷。挺然跼起。拾了朴刀。村衆一見。登時少爲氣壯。便道。這當兒。巫師正在山王廟作法通誠。客官若去覘覘。便當相引。却千萬不可魯莽。說罷。一面將鼓樂綵轎。暫留這裏。只擊了兩支燎火。引遇春直奔廟中。不多時。已到山門。遇春擡頭一看。果然廟貌壯麗。這時廟門大開。燈火如晝。遇春率衆大踏步直入。只見院中央。高搭法壇。高可三丈餘。登壇軟梯。便用鋼刀紮就。冷森森鋒芒四射。上面那巫師頭綰雙角。耳穿金環。餘髮

披垂至腰。赤起雙膊。用牲血塗得紅紅紫紫。下繫豹疲短裙。赤脛跣足。一手仗劍。一手持驅山鈴。搖得山響。正在壇上婆娑怪舞。一會兒伏地叩拜。一會兒蹈刀上下。瞪了兩支藍熒熒的眼。瘋魔一般。（活畫一怪巫）壇下四個弟子。結束略同。風團似擊鼓。搖鈴繞壇和唱。一種尖厲音調。似輓歌。又似梵唱。村衆見了。登時慄慄惴惴。道相公見麼。切須仔細哩。遇春點頭。便順步先望正殿。只見神案上祭品香燭。十分齊楚。正中神龕。高揭黃幃。其中一個赤臉鬚髮的神道。面目猙獰。頭轟一角。項掛一串髑髏。身披火燄飛紋袍。一手按膝。一手仗劍。遇春一望。見不由微笑。便大家趲進殿。老翁悄悄將殿左偏一間靜室一指。遇春走去一望。只見額題寢宮二字。裏面牀帷几椅。以至鏡奩。妝具脂粉之類。無不畢具。牀畔塑立四名侍女。姿態如生。都是宮裝高髻。各執巾拂。這當兒樺燭高燒。照得牀上錦衾角枕。爛然溢目。據說這便是王妃。

棲息之地。老翁見了。好不悽惶。却又不敢大言。只拉了遇春。悄述所以。忽的靈風一振。燭燄搖搖。只覺那四名侍女。竟要顧盼趨走起來。村衆胆怯。正要跑出。只聽遇春怒喝道。甚麼妖鬼。便敢如此。（此一段寫靈秘恍惚。深夜孤燈。一再披讀。便覺毛髮森豎。才人狡獪。無施不可。）說罷。趑轉身。趨近神案。目光耿耿。烈日般。嗔視大叱。村衆大驚。方要推挽他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只聽砰訇一聲響。那神像平空跌出龕外。將祭品等物。碎得一團糟。村衆一聲喊。遇春却撫掌大笑。大家正張慌無措。只見那巫師兩目如燈。倉皇搶進。青滲滲。一臉煞氣。大叫道。甚麼人侮犯大神。村衆驚得登時東磕西撞。遇春昂然道。你這廝。誣民惑衆。罪不容死。歷年良家女子。端在那裏。巫師怒道。你這人不遭神譴。安肯知罪。說罷。雙睛上豎。登時暝目坐地。口中念念有詞。老翁大驚。便與村衆七顛八倒的。擠在殿隅。百忙中。却見遇春卓然山立。微微冷笑。但

是乍見這等妖巫。未免留神防備。不由暗誦玄女秘笈中的護神靈咒。那知這麼一來。登時反覺頭暈心搖。神形無主。一霎時身體一晃。便覺眼前金花亂舞。遇春大駭。略一沉思。已得妙解。當時存念誠心。一切放下。登時如處光天化日。陽光赫然。看那巫師。只如個蟲豸蠕蠕。一點陰霾。那裏敵日之威。這便是莊子所說的神全道理。若以法禦法。便涉有心。所以反有間可乘。此段理極微妙可思。當時遇春泰然無恙。巫師不由身形一顫。怒轟轟越法緊却。咒是兇晴大張。神色間有些倉皇。那知咒了良久。遇春轉神定氣。旺忽的日光一閃。便如烈火一般。直射在巫師臉上。巫師大驚。一個寒噤。險些栽倒。原來他這邪法。若咒人不效。頃刻便自己當災。大半魔鎮詛咒之術。都是如此。當時巫師大叫一聲。十分淒厲。便如鬼嚎一般。頃刻間一躍數尺。一個旋風胡舞。登時陰風颯颯。案上燭光。頓然綠熒熒。伸縮不定。說時遲。那時

快。只見他一咬牙。吱吱怪響。忽的嚼破舌尖。撲的一口血。噴向空中。接着手鈴大振。咒起飛廉血光密咒。這邪法十分利害。兩下裏頃刻便分生死。當時老翁等偷眼望去。只見遇春依然沒事。那巫師却形同魔鬼。越咒得緊。却越跳得兇。到得後來。兩目直視。口邊血沫淋漓。忽的怪叫跌倒。手足亂舞。少時顫縮作一團。只管慘號。只見燭光一明。那巫師手足一擲。仰翻在地。遇春走去一看。業已七竅流血死掉。不由將扑刀築地。笑向村衆道。諸位看妖巫伎倆。不過自害。快些捉縛他弟子。跟究一切要緊。這當兒廟外村衆也集攏了許多人。登時一聲喊。內外夾攻。將妖巫四弟子。輕輕捉下。便七手八脚。就神殿設個坐位。請遇春坐了。大家這當兒膽也大咧。一個個磨拳擦掌。咬牙切齒。胡噪道。我好端端一個妹子。真是大門不出。二門不到。生生被這廝弄了去。有的哭道。呵唷。可坑煞我咧。我花枝般一個未過門的家主婆。只當他上

昇仙界。將來至不濟。也要度化度化他。這個掛名女壻。如今却難說咧。正在鳥亂。只見幾個精壯村衆。吆吆喝喝。將四弟子牽進。一個個怪摸怪樣。爬在地下。中有一個。吃得肥頭大耳。恰好爬在前面。遇春便喝道。你師弟所爲。罪不容死。自有國法處置。今日問你。歷年賺去女子。端在那裏。胖子說。這都是聖師好意。度他登仙。何須問得。一言未盡。只聽蹺的一脚。正踢在肥屁股上。便有個村漢閃過。提起油鉢似的拳頭。向腦後一連幾下。胖子喊道。我說就是。便是他老人家。指巫師。好用錢。又好樂兒。所以想了個財色雙收的計較。却有一樣。我們連味兒都聞不着。若按在我們身上。真稱得起冤枉冤哉。哩。那村漢見他過於囉嗦。一連又是幾拳。胖子叫道。呵。嗆我的媽。我說便說。只是大叔們不許動氣。說罷。將後面那個一肘道。那麼你伶牙利齒。在師父跟前。狠貼的起。你便說罷。後面那個。却狠狠的瞪了他一眼。胖子恨道。反正

是這麼回事咧。便向遇春叩頭道。法師在上。我師父黨羽甚多。遠方都有。這歷年賺來女子。先自己擺佈盡興。然後悄悄賣在遠方。至於下面分解。便連我也不知道。村衆一聽。不由齊聲大叫。頃刻闖上四五人。一陣亂打拳脚。不濟事。稍帶着連啃帶咬。遇春忙止住衆人道。不須如此。明天由耆老村保等送這十人到縣定罪便了。當時縛好。便撥人看守。暫置廟中。連那巫師尸身。就這等不移寸步。用蘆蓆蓋好。準備官中相驗。當時遇春釐回奚老翁家中。老夫婦感恩叩謝。自不必說。登時酒飯款待。好不恭敬。酒至半酣。老媽媽親引女兒出見。生得白白皙皙。羞慚慚立在母親背後。老媽媽道。這不是麼。昨天晚上。我對了女兒。還讚歎道。你與你西村裏乾姐姐銀姐兒。好的像一個人兒。怎的你的命這般古怪。偏生當配甚麼火烈山王。銀姐兒也是明天出嫁。尤家。近在同村。母女朝朝見面。那像咱娘兒們一在天上。一在地下。那知

萬劫不得託生的死巫師。竟有這般毒手。若不是客官搭救。還了得麼。說罷喜顏之中。眼淚亂落。領着女兒。拜將下去。遇春趕忙起座道。不須不須。便命他母女進內。老翁道。真個的哩。明日送這干人到縣。還須會同尤家。這尤老兒在西村。狠是個脚色。他村中也有兩家女子。被妖巫騙去。必趁勢根究哩。但不知他明天娶孫子媳婦兒。有暇沒有。遇春隨口道。此人既娶孫婦。年紀想不小了。老翁掉頭道。他年紀還不及我哩。不過有幾個臭錢。胡鬧罷了。孫兒只得十二歲。還是個屎抓抓子。便給他娶媳婦子。便是方纔說的銀姐了。整比他孫兒。大十歲。却生得好個模樣兒哩。(引起下面奇文)閑話一回。須臾飯罷。時已夜深。便各自安歇。遇春一覺醒來。便聽得院落中許多人徘徊談話。原來昨夜之事。早闐動各村。首事人不約而同。多老早趕到這裏。遇春忙結束起身。奚老翁覓來。一一引見過衆人。各首事只當遇春一定是個

三頭六臂。青臉紅髮的脚色。那知一見之下。竟是個溫溫書生。却是精神氣像。迴與衆別。不由都各納罕。當時大家談了回報官之事。遇春道。在下趨路事忙。再期後會罷。說罷。負起包裹。提了扑刀。便要登程。衆人那裏肯放。亂噪道。客官總要多住兩日。我們蒙此大德。不敢說是略盡東道之誼。便是官中按驗起來。有客官爲證。也方便許多。老翁道。正是。正是。遇春一想。他們話倒也有理。只得重複坐下來。正這當兒。只見一人急忙忙闖然而入。大家一見。都直立起來。正是

名花幸未辱泥塗
淫葩復見招蜂蝶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十三回
恣桑濮中篝播羞稱
剪風情強梁劫通好

且說遇春見那人六旬上下。花白鬍子。滿臉陰隲文。一團奸狡之氣。着一件

繭納袍冠履一新。嬉開嘴四望道。那一位是楊客官。衆人連忙指引。原來此人姓尤名金。世居西村。生平最工心計。真個是彎刀恰好瓢切菜。滴水不漏。他曾在門前買菜。數了百十文。遞給賣菜的。偏逢賣菜的小心不過。又是個半瞎眼。接過錢。扭着頸子。顛三倒四的。數了半晌。反倒弄掉一文。尤金一見。趕忙用腳踏住。便是那炎炎烈日。晒得汗出如雨。他那裏肯移寸步。只待那人走去。他方笑嘻嘻拾將起來。喜得只管打跌。便有人笑道。尤先生真好財運。怎這等天大的便宜。慣尋在你頭上。他正色道。甚麼話呢。一文錢四個寶字。俗語說得好。一文錢困倒英雄。太山不厭微塵。故能成其高。滄海不棄涓滴。故能成其深。你曉得甚麼。人家只好一笑走去。這尤金不但好刻。又歡喜尋個便宜騷俏。你道怎樣爲便宜騷俏。他專在各村貧家娘兒身上。作一套功夫。先給人個甜頭兒。或是送人家斤把鹽。或是給人家幾個餽餽。都是三

瓜兩棗的勾當。貧家人見不的好。久而久之。覺得他怪知趣的。他看火候到不差甚麼。便勾引入手。曾有個小媳婦子。就莊親敍來。還小他兩輩。他引誘得是筋節兒了。這日乘着天氣微雨。知小媳婦子家人都出。三不知袖了斤把豬頭肉。幾張酥餅。趨着脚蹩來。進門先喚道。某大嫂在家麼。(指小媳婦之姑)便聽得草室中嬌滴滴應道。俺婆婆等都拾野柴去咧。外邊敢是老爺麼。屋裏坐罷。俺這裏占着手哩。說罷格格一笑。尤金聽了。心窩內一陣怪癢。連忙掀起草簾。眼光一瞟。早見那媳婦子。挽着鬚鬆髻兒。漆黑的一頭髮。只少些膏沐。穿一件補綴破短衫。時當夏令。一條舊紬褲。又瘦又短。正在屋當地矮橙兒上。勒起一條褲管。露出藕也似一段小腿。槎一根線繩兒。要錐補一雙氍子鞋。趁着尖翹翹梭布青鞋子。十分煞利。旁有一張短桌。上面是布頭線腦。針錐之類。當時尤金一脚跨入。那媳婦眼兒一溜。抿嘴笑道。爺又

惦着俺了。給俺拿了甚麼來咧。說着一望那食物包兒。就要勒上褲管。尤金正看到得意。連忙道。不要動轉。作你的活便是。媳婦子道。那裏便忙在這一時。說着俏生生站起。向牀後去取矮橙。可巧那橙離得遠些。只得彎倒腰兒。伸手去探。尤金便笑道。看累着你呀。等俺與你取出來就是咧。媳婦子也不理他。尤金信步。竟蹶向前。幾乎要引手扯他。便見他笑着取了橙。直直腰兒。將垂下之髮。向腦後一搖。悄罵道。這天殺的。(指其夫)小性兒。一輩子不會發跡的。誰還偷了這破橙兒去。恨不的填到口裏去。說罷臉兒一紅。便置橙桌旁。請尤金坐了。自己仍去補鞋子。不由伸手給尤金看道。爺看俺小人兒家。苦不苦。手繃得鋼錯一般。一天到晚。驢兒似的作。俺婆婆還嫌不出活。合他兒嚷道。你那活觀音。將來只好燒香供養。一天三遍頭兒了。說着眼圈一紅。似笑非笑。尤金正抓不着話把兒。便笑道。好孩子。熬着罷。你婆母也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平一過再說。閑言少敘。當時尤金得趣而去。如此行爲。非止一端。一日合當孽緣湊合。有一年適逢左近大水。漂沒田廬。被難之家。都扶老携幼。散處各村。那管小男婦女。一處處露宿起來。管仲先生說得好。衣食足然後廉恥立。這生死呼吸當兒。大家便撕掉面孔。每至入夜。便見各村道旁。一星星香火亮兒。錯落遠近。傾耳聽去。時聞鼻聲嬌呼道。您老喫菸吶。俺這裏有火兒。知覈的走去。三言兩語。只消數十文。登時成交。匆匆狂罷。掉頭便走。無賴登徒。一個個趁這當兒。作起隋煬帝來。真有通宵遊行。隨地歡會的光景。只是荒野草地。若比起深宮花陰來。未免有些掃興了。還有一樁。都是暗中摸索。只能暗裏揣擬好醜。於是此中大家。本其經驗。（此近來老職資格之一也。未可輕視一笑。）又有一種議論。談將起津津有味。都眉歡眼笑。他說道。入手辨好醜。先須審音。只要說起話。嬌脆輕軟。先有一半可靠。如老倭瓜般乾噎。

語音是不曾好的。次須揣捏皮膚。雖不必滑不留手爲度。然總須光潔綿軟。再次便是氣味。雖不能吹息如蘭。却總要甜干干。口吻間有一種媚蕩氣息。那面龐兒一定可取。若氣粗呼喘。或雜臭惡味。決沒好的哩。三樣辨得好。醜十得八九。至於再入微妙。衽席風情。這就在細心領會。不可言傳了。（筆致之妙。乃似李笠翁大奇。）話雖如此說。他們總有漁色妙論。却未免千慮一失。出些笑話。會有個村人。生得精精壯壯。傭工餬口。那裏來得妻室。平日價望着女人影兒。都要望空嗅嗅。這當兒躬逢佳會。好不高興。他也聞得人家那番議論。便牢記在心。這夜晚更定後。便悄悄蹓去。只是這數十文。來處不易。那肯便輕輕拋掉。於是先拉長耳朵。留神聽去。東聽一聲。嫌硬檝檝。西聽一聲。又嫌是雲遮月的沙糖噪。蹓了良久。方聽坑頭上一聲嬌喚。那柔嫩法就像一搯一股水。只喜得他心頭亂跳。暗道。這一定是個小媳婦子。巧咧還

許是黃花女兒。不容分說。飛似的走去抱定。只頃刻之間。忽然肚兒內。大犯
怙懣。不由暗想道。俺黑汗白流。苦掙幾個錢。好容易哩。這一來。轉眼工夫就
須花掉。若忍一下子呢。這響噹噹的寶物。還在俺腰包。再者人家。說城隍老
爺子專犯惡。這檔子事。說是萬惡之首。他勾去幹這事的。魂兒一定要白搗
磨研外。掛着上刀山。爬劍樹。下油樹。洗個澡兒。想到此。方要放手。去無奈
那婦人身兒一僂。倒把自己抱定。村人只一含糊。當時便不由自己。少時兩
人拉挽起來。但是那婦人。却總無聲息。少時方說道。你這毛浸子。擺佈得老
娘。可有樣兒。須得多把與我些兒。村人一聽。不由叫怪。原來那聲音。便似破
鉢一般。當時便沉吟道。多把與你。却不打緊。只是我要相相面孔哩。婦人笑
道。沒的扯澹。難道老娘這把子年紀。還怕你看麼。村人聽了。越法詫異。忙敲
火一照。險些兒不曾驚倒。那裏是甚麼小媳婦。竟是一個不老婆婆。六十餘

年紀。一頭亂絲似的黃白短髮。滿臉滿身。紅紅赤赤。加着白癩瘋。一搭一記。望到面孔。鬼怪一般。還乜着眼一瞷道。你看仔細咧。下回好再來。村人唾了一口。丟下錢掉頭便走。數十步外。又聽得醜婦嬌滴滴喚將起來。原來是用手捏了鼻兒。哄這干賞鑒明公哩。當時各村。鬧得鴛鴦遍地。處處穢墟。便有淫娃蕩婦等。趁勢兒遂其所欲。往往約下所歡。作桑中之遊。一時那裏去查賬。這尤金不消說。大得其所。他的錢是有斤兩的。決不似那干虛議論的人。瞎摸海。只老實實破出功夫。白日相準。夜間行事。所作淫孽。不可勝計。一日却看中鄰村一個貧女。生得白白淨淨。狠有些狐媚樣兒。方在門前睨着眼。瞧來往行人。只見個三十來歲的難婦。躡過細條身裁。伶伶俐俐。向貧女肩頭。拍了一把。笑道。大姑兒。怎不向俺那裏頑頑去。貧女剛回頭一笑。忽見尤金兩支眼釘住他。忙一整面孔。跑將進去。尤金略一思忖。便知就裏。當時急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注買笑錢。要不使外人得去。竟央了媒灼。將這女兒娶來。作兒子媳婦。恰好尤金之子。傻頭憨腦。只曉得吃飯困覺。一切由他老子佈擺。雖是如此。過了年把。也居然生了個白胖兒子。這便是尤金的孫兒了。但是新臺之醜。巴掌太村落。豈有不傳遍的好人家女。誰肯與尤家爲婚。哈哈。僞語說得好。癩驢對破磨。又道是武大郎架夜貓子。（俗謂臬鳥也）甚麼人玩甚麼鳥。偏巧本村中有個淫濫女兒。帷簿腥聞。發揚得一街兩巷。却是模樣兒生得一百成。容長臉兒。明眉大眼。高細細身裁。瘦生生小腳。行動笑語。渾身兒堆這騷俏。這女兒生到十七歲上。越法俊得鮮花一般。火也似春懷萌動。那裏按遏得住。不由遮遮掩掩。瞧空兒。蹙向門前。端的怎生光景。昔人詠懷春女。道得好來。是

斜倚門兒立。人來側目隨。有時還咬指。無恨慣低眉。拈帶情何限。兜鞋意

可思。偷窺兼巧笑。十九盼佳期。

便是這番光景。張致起來。你想三五少年。沒縫蛋還想鑽鑽。何況一塊肥羊肉。懸在鼻頭。誰不想染個指兒。於是鬧的喧喧蜂蝶。很播風聲。這當兒便有個近村富家子弟。生得白白皙皙。雖不敢比甚麼潘安宋玉。卻是怯生生穿幾件新衣服。剃頭碧青頭皮。拖着漆黑大辮。有時節拾支畫眉籠子。蕩來蕩去。對女娘們飛個眼風。沒說有笑。七大姑八大姨的。拉個俏皮科兒。（俗謂閑談曰拉科。）在小村落中。總算是莊家張生了。（俗謂鄉曲輕佻子）當時兩人一見。登時凝視良久。富家子細向人一問。方知那女兒姓孫。小名銀姐。父親是個酒鬼。有酒萬事足。百事不問。却又是濫板橙性子。（俗謂濫扯籠者）只要一言投機。登時合人家好的香醇醇一般。若從酒上交起。更不用提咧。銀姐的娘。偏又是憊懶婦人。成日價撒頭散脚。只會吃飽了。銜起烟

筒。走向東鄰西舍。掀掀人家鍋。摸摸人家坑。一蹭蹬便是半日。直待人家不耐煩。方豪着屁股轉來。一進門。瑣碎便來。糞箕筲帚。都嫌置的。不是地方。銀姐兒偏能制他。每每掄起風。指着臉搶白一陣。他倒嘆味聲笑了。富家子打聽明白。知容易入手。不由喜得打跌。從此便慢慢破鈔。試步而進。酒鬼夫婦。那知就裏。暫至出入不忌。銀姐兒有甚不懂竅。先還見面羞羞澀澀。不多幾日。便說說笑笑。厮混作一團。有一日酒鬼老婆。從鄰家回來。只聽銀姐在屋內格格亂笑。忙暫進一望。只見銀姐兒仰臥在榻。小脚亂蹬。笑得髻兒都要散落。那富家子正半樓半按的。去搔銀姐瘡痂窩哩。見人進來。忙笑着放手。銀姐跳起。咬着牙兒。向他娘放嬌兒道。娘還不給他頓耳光。一個謎兒猜不着。便弄得人痒情情的。酒鬼老婆。却撲天哈地的笑道。怪臭肉兒。某哥子合你頑哩。又過了幾日。兩人見面。忽的反規規矩矩。一些笑謔也沒得了。看官

都是明眼人。不消作者敘出。昔人豔詞中有兩句。道得明白。是告你告你。休向人前整理。原來三不知。富家子已作了那個你字了。當時兩人打得火熱。銀姐春情乍暢。越法發變得豐腴妍潤。好不可愛。暗地裏早驚動一人。一日黃昏時分。富家子從銀姐後門。蹓出循着葦塘長岸。口內哼唧着時下小曲。一步三搖。走出西村。去自己村落。還有六七里。那天色已要黑將下來。正走到一帶長林。有些發恐。忽聽後面喝道。某相公慢些走。怎的得了俏來。便不認朋友咧。富家子忙回頭看。只見那人颯颯似的。便如半截黑塔。生得兇眉暴眼。一嘴刷子短鬚。穿一身紫花布衫褲。脚下鷹嘴鞋。明晃晃掖一把宰牛鋼刀。大拔步趕來。不容分說。一把抓住他肩頭。拾雞子似的。推向林中。颯的聲掣出刀。就他頸兒上蹭了兩下。冷笑道。朋友你便宜得慣。且讓你受用些兒。富家子只驚得倒抽氣。仔細一看。依稀認得是屠牛吳二。綽號短命鬼。這

人潑天兇膽。無所不爲。是天字第一號的大青皮。當時富家子越法慌了手脚。知他要挾制詐財。忙沒口子央道。吳二哥那裏不交朋友。咱們哥兒們有甚說得。不消說。您賭本兒欠鬆動了。明日我把與你。就得啦。吳二聽了。煞氣滿面。哈哈一陣狂笑。一緊手中刀。只能嗤一聲。富家子翻身栽倒。正是

相逢狹路難迴避。見制兇人可奈何。

欲知富家子生死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孫銀姐愛逐情移 吳屠夫鵲巢鳩占

且說富家子見吳二狂笑。冷森森刀鋒一增。當時驚倒在地。嗤一聲衣服撕裂。吳二喝道。老子有得是錢。很不用你張臭口。富家子戰抖抖的道。那麼吳二哥端的爲何呢。吳二大怒。踉的便是一脚。罵道。你這廝還裝憨兒。從明日起。你便領我到孫家。倘那雌兒拘手拘脚。仔細着你的腦袋。老子在那裏不

許你踏脚。不隔斷你這厮。便是我天大情分。富家子聽罷。又氣又急。一股酸溜溜憤火。直攻腦門。待要發作。又怕他是腦袋拴在腰間的脚色。只得呻吟着。連連答應。吳二這纔扶起他。分咐道。明日這時光。咱們還是這裏見。不怕你縮在龜窩裏哩。說罷。昂然而去。這裏富家子怔了許久。方纔起行。一顆頭幾乎垂到胸前。小曲兒也嚇忘咧。一路咳嗽歎氣。暫轉家一頭臥倒。盤算起來。越想越難受。明知雞肋當不得老拳。待要破出錢鈔。與他打一場官司。又恐作不翻他。反惹大害。再一想自己懷中嬌滴滴妙人兒。被他生生撈去。不消說許多寫意風光。自己種種享受。整個兒都移在他身上。這等氣苦。那裏當得。想到這裏。不由搥牀大叫。偶一回頭。却見他婆子睡得死狗一般。不由良心微現。暗念道。這方是我的人哩。剎那間邪念復作。只是不舒齊。想到最無聊時。不由又笑將起來。暗道好了好了。虧得吳二長得那種臉子。料想我

那妙人兒。一百個厭惡他。終竟還是我占上風。吃這寡醋怎的。想的得意。不由揚手舞腳。三不知揣在他老婆屁股上。老婆撈怔怔罵道。長天大日。遙地裏浪張夠了。這當兒還不挺尸。又想起你那個媽來咧。罵得富家子不敢出聲。這纔胡亂睡去。次日老早爬起。先引鏡照照面孔。越法得了主意。一面端相。一面點頭咂嘴。胡亂吃過飯。拔腳便跑。一氣兒趲到孫家。只見銀姐正亂頭粗服的笑吟吟掇了一盆洗脚水。傾向院角。富家子忙向他脚下一望。只見藕覆微撒。趁着兩瓣紅菱。端的銷魂盪魄。不由癡呆呆坐在那裏。一語不發。銀姐趲進。湊向他面孔一望道。你怎的神氣懶懶的。難道趲轉家。又來了個二（句）回麼。說着嘴兒一撇。嗤的一笑。富家子一面發怔。一面顛算。這開場板兒。實在難打。躊躇良久。只好先來個驚人之筆。便忽的將腿一拍。擰着眉毛大歎道。了不得咧。說不得咧。今譬如有人將我隔掉。你可願意再譬

如那人還須我引進他。將你老實實交給他。你可願意。銀姐一聽。那裏去摸頭。便笑唾道。你且醒醒兒。敢是騷黃鼠迷住咧。倒底是怎麼回事呀。說罷。水零零兩眼。瞟上瞟下。富家子一陣痴迷。不由抱他坐在膝頭。先溫存半晌。然後附他耳朶。吞吞吐吐。老實一說。銀姐兒一面聽。一面詫異。還認是富家子鬼八卦。試他心情。不待聽完。便一行鼻涕兩行淚的揮抹起來。顫篤篤硬咽道。你也不用合我含着骨頭露着肉的。這裏沒有牽人繩。胖脚石。你不來。便罷。你玩得不耐煩。只管說話。誰也不是屬糖稀的。便黏在你身上。難道這裏是行院。由你引人兒麼。說着使性子。一扭身便要掙脫。富家子連忙抱住。沒口子噪道。真冤屈煞人。你只當修好救命罷。銀姐聽了。越法詫異。只得聽他說畢。方知吳二是這般脚色。登時也驚得花容失色。一把抱住富家子。真個哭將起來。當時弄得富家子便如掐頭繩。不知怎樣纔好。撫慰良久。銀姐方

纔住哭。還哽咽道。若不爲你性命交關。我便合吳二那厮拚個樣兒。（極力爲下文蓄勢妙妙。）富家子感激入骨。便結實實吻了他兩口。方纔放手。那裏還敢提吳二醜惡之狀。當時兩人白瞪一回。相對發怔。富家子也便慙去。這裏銀姐心頭。便如小鹿亂撞。倒不爲富家子。只怕那吳二兇橫。沒奈何挨至更定後。越法不得主意。正這當兒。便聽後門上叩了兩下。忙驚惴惴暗中慙去。只聽富家子悄語道。吳二哥這裏便是。你自家進去罷。說着。一路脚步聲。漸去漸遠。銀姐遲疑半晌。只得開門。便見個黑影兒。十分高大。大踏步向裏便闖。銀姐料是吳二。便道。吳爺少待。等我關好門。引你進房。吳二聽得嬌音。心頭大悅。登時將粗暴氣收攔起。一般文縐縐趨到銀姐跟前。握住手笑道。累你累你。我替你關上。便是。說罷。吱扭聲關好。携銀姐直入室內。這一來不打緊。將銀姐驚得花顏大變。原來燈光明瞭。照得吳二賽如瘟神一般。好

個精壯形體。虧得吳二笑容滿面。說起話來。倒知情識趣。還帶着十分忼爽。銀姐待了霎。心下稍安。只得買弄點風情。去敷衍他。那知吳二且是老慣家。一面溫存笑語。一面誇張自己怎的英雄。少時却笑道。不是俺自誇的話。從此你合俺結識了。算是你福氣到咧。不消說金錢隨手。你要甚麼有甚麼。便是你這門戶也支撐起來咧。如有不知死活的人們。敢向這裏來踏脚。你看俺饒過那個。你結識那無用的富秧子怎的。說着哈哈大笑。銀姐初意只當吳二不定怎樣的兇橫。今見他有說有笑。十分爽快。不似那富家子黏皮帶骨猥瑣神氣。不由心中另起一番思忖。便笑道。俺承你見愛。可知好哩。只是俺女人家。見不得人氣撲撲的。吳二大笑道。俺何嘗發氣。於是笑吟吟。慙近前。不容分携了銀姐。便就臥榻。你想銀姐。本是水性女子。怎當吳二巨猾。那一番牢籠手段。只新歡乍結之下。早將個虛有其表的富家子比下去咧。那

兒哩。不由香軀簸蕩。倒將吳二頓兒抱緊。一點芳心。登時放下來。無限風情。不必細表。可憐那富家子。還仗着虛貌制勝哩。奉勸諸公。凡事若沒實力。終歸失敗的。但看我們民國以來。甚麼志士咧。政客咧。都自飾毛羽。刮刮山哨。就虛貌看來。都怪好的。怎的凡爭一權奪一利。歸根兒有人大臃膊一掄。不問青紅皂白。只發出幾位丘八太爺一嚇呼。登時便諾諾而退哩。這富家子便是個小小模形。閑言少敘。從比銀姐一顆心。移向吳二。富家子偷油鼠一般。瞅空蹓來。銀姐只冷冷的。後來又被吳二捶了一頓。方纔隔下這條腸子。絕迹不來。光陰轉眸。兩人結織後三四年。越法熱得火一般。一日吳二忽聞銀姐被尤家聘定。並且不久便娶。沉吟一回。這夜便蹓將來。只見銀姐正低頭悶坐。一見吳二。不由落淚道。你看怎麼好。我們好端端便要分散。吳二咕着眼道。這不算甚麼。我自自有道理。說罷脫衣登榻。只聽銀姐哭一回。笑一回。

將吳二擺佈得拙計忽生。當時密議好。匆匆去。這且不表。且說尤金這老兒。仗着心計。刻薄成家。瓦窖似一片房舍。十分齊整。後院內有座高樓。更加美麗。愛孫心切。便鋪設得雪洞一般。就這裏作爲洞房。家下傭僕男女。也有十餘人。直忙得沒入腳處。響房那夜。（俗於婚之前一日。就青廬鼓吹。名爲響房。）尤老兒正踱進。踱出。在新房中指點料理。少時他兒媳也扭了來。因準備便作婆婆。不好意思。濃粧艷抹。只穿身青紬衣褲。戴一朶喜花兒。尤金一見。登時滿面堆笑。迷齊着老眼。拖下口涎。東指西揮。一處處點給他看。他兒媳也便扭頭折項。吱吱喳喳。這種人家。有甚麼規矩。僕婦們也便趁勢湊趣。有一個正料理牀褥。便笑道。官官的（指尤金之孫）尿墊子。還沒拿來哩。仔細着將新娘浸在水晶宮裏。大家聽了。都笑起來。正亂着恰好那尤金孫兒。叫石頭的。跳鑽鑽跑來。不容分說。扭股糖似的。纏住他娘。只是打墜都魯。

他娘道。你明天便娶媳婦咧。怎還不長個人樣。石頭將腦袋一拱道。我不要他。還跟娘睡哩。我那吹筒兒呢。快給我尋將來。他娘笑恨道。真怎麼好。這當兒揚天簸地的。那裏去尋去。石頭不依。越法上頭撲臉。推得他娘跔跔的。只跔不穩。不想尤金忽拿出爺爺樣兒。整起面孔。微喝道。石頭不許廝纏。石頭登時小眼一瞟。猴兒般縮向他娘背後。用手指抹腮道。老不害羞。那天吃俺娘拔你鬍子。還虧了我哩。他娘忙掩住他口。紅着臉吆喝。尤金不好意思。便負手亂踱。一面自語道。這行行子。也須個大媳婦兒去束管他。衆僕婦都相視而笑。恐尤金落不下抬。便笑道。若得家道發。娶個媳婦大如媽。俗語兒不會錯的。正在大家胡噪。只見一個半老僕婦。慌張奔入。脚下匆忙。咕咚聲一交栽倒。大家又是一陣笑。卽忙扶起。他指手畫腳的說道。真是怪事。便是方纔合村中大家傳說。那個聖巫師。合一個過路客人門法。竟自死掉。因將遇

春之事。說了一遍。大家都詫異得目定口呆。尤金沉吟道。這事兒各村首事。還須會同稟官。偏我明日不得閒。只好先會會這客人再說。所以次日老早。這尤金趕到遇春那裏。當時衆人指引過。尤金雖是無賴。却歷練事多。見遇春堂堂儀表。十分起敬。少時大家議起稟官。尤金向衆人道。舍下恰逢小孫完婚。沒別的。這節事只好偏勞衆位了。衆人道。當得當得。尤金又周旋遇春一陣。便匆匆而去。這裏衆人便忙着進城稟官。偏逢那天官太太有些不舒齊。那官兒素有季常之懼。因此只得稍延。遇春等得好不耐煩。次日正要遣人向官中探聽。只見滿村人都奔走張惶。潮水般向西村湧去。還一面胡吵道。真是白掉鬍子老掉牙。也沒見過這種潑天異事。這不成了野人國了麼。更有負氣少年。一個個磨拳擦掌。跳得丈把高。大叫道。反了反了。姓吳的眞把我們這場場糟場苦咧。不給他個利害。他那話兒就要可天飛了。說着罵

担撓鈎。七橫八豎。麻林般唏溜嘩琅。直撞過去。接着便聽得鑼聲大振。各村
中四面響應。利聲大喊。塵土飛空。鬧得天崩地塌。一古腦兒都湧向西村。遇
春摸頭不着。只當是甚麼火盜之警。剛要提刀奔望。只見奚老翁忙忙趲出
道。客官且自歇息。等我去張探張探。說罷向人叢中混去。原來尤金昨日暫
轉家。趕着忙碌一切。日將及午。銀姐那裏先發來妝篋等物。少時鼓樂喧填。
喜轎到門。一時拜堂繁文。不必細敘。便擁入新房。去坐福榻。這蒙怕兒照例
須新郎自己揭去。大家都睜大眼睛。急於要看。百忙中却尋不着石頭。好容
易從村頭槐樹上。將他尋來。手中還揞着個鵲雛兒。一陣嬉跳。挑去蒙帕。衆
人眼光一亮。都大讚道。端的好個玉人兒。銀姐身裁。本來窈細。石頭十來歲。
恰似個大搬不倒一般。當時跳了幾跳。舉起手中鵲。向銀姐道。你可要這鵲
兒耍子呀。衆人大笑。便推他出去。這裏銀姐又羞又氣。偷眼兒細睃樓中。

分齊楚。這榻兒便偏對樓門。只見衆僕婦趲上趲下。十分熱鬧。下面越法歡鬧如雷。不多時天光已暮。掌上燈燭。不消說又鬧了回合。盞籠注。甚麼子孫餽餽長壽麪咧。堆滿坑儿。銀姐兒且是大方。只隨意自用。那石頭那肯安生。一回兒翻個觔斗。一會兒來個蝎子爬。並且向銀姐兒遞手遞爪。銀姐都不理他。少時天將二鼓。忽聞樓下喧闐起來。衆僕婦推窗一望。只見院中墻角邊。亮熒熒一塊綠火兒。閃閃灼灼。登時亂叫道。財帛財帛。看那個有福的先得。說罷爭先恐後。一齊跑去。只賸得孤另另一個銀姐兒。便兒簾兒擺動。颼的一陣風。直鑽入榻底。銀姐忽笑道。小心着呀。榻底却哼了一聲。正這當兒。石頭當先跳入。衆僕婦隨後。也笑的咕咕呱呱。闐將上來。有的便唾道。我當是甚麼財神哩。原來沒相干。說罷收拾衾枕。便請新夫婦安置。這當兒石頭望不見他娘。却見榻上媳婦子。陌生生的。不由東張西望。要撇酥兒。虧得衆

人作好作歹。哄着他明天買菓兒。方纔罷了。於是衆僕婦掩門下樓。勞碌一日。一個個倒頭便睡。其中却有個年輕僕婦。日間多貪了些湯酒。唾倒半夜醒來。只覺肚兒發脹。忙起來到院小解。一面解完手。一面暗想新郎這點點年紀。真個知得那事兒麼。恰好走到樓房前。他便悄悄進。輕輕的上了扶梯。就樓門縫。側耳一聽。不但他意中聲息。應有儘有。並且甜密非常。倒出乎人意外。登時引得自己心煩口燥。只覺兩腮熱烘烘的。聽到後來。竟當不得連忙。慙到自己牀上。臥下來。只是納罕。暗笑道。真是末節年頭。黃口孩子。都會作怪。想得癡癡迷迷。重復睡去。不一時天光大亮。大家起來。忙忙結束。這當兒。尤金早跑進跑出。高興興大說大笑。那年輕僕婦。總揣着疑團。便向火伴笑述所聞。說到吃緊處。招得大家。不由都互相覘望。沒人肯信他的話。一個便唾道。想是你看人家眼熱。不知作得甚麼浪張夢。却把來作實話說。大

家一笑。那年輕僕婦終不服氣。便趁勢道。這時光新人也要起牀。我們快伺候去罷。說罷與衆僕婦。逕來。他走得快。先到樓門。引手一推。樓門便開。剛掀簾兒。不由大叫道。呵。我的媽。腿兒一顫。往後便倒。衆人大驚。正是

對夫淫婦傳流寇 石破天驚事竟來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第十五回 據洞房千古奇兇 奮官威一場沒趣

且說那年輕僕婦推門當兒。便聽得裏面聲息不對。待要縮回。後面衆人也緊跟來。遲疑之間。便掀起簾兒。只見錦幃高捲。望得逼真。那新娘合一个虎也似的大漢。居然雙雙挺臥。可怪那大漢。舒眉展眼。見有人來。只如沒事人一般。再看銀姐也。仿佛不理會人來。並且微微含笑。衆人大駭之下。却又見那枕頭旁明晃晃一把長刀。百忙中望到榻脚。又是一怔。只見一般長繩。直

拖到桌兒旁。循繩望到桌脚。却見那新郎刺蝟般縮在裏面。三環五扣腰背。拴得結實實。小臉兒上。被刺破兩處。血淋淋和着涕淚。通分不清面目。當時那僕婦只嚇的腿兒一軟。咕喙滾下樓梯。幸得後面人多。連忙扶住。只管戰抖。向上亂指。衆人不暇細問。便蜂也似擁向樓門。便聽得房內噲哪一聲刀響。接着大喝道。那個敢來。老子便宰掉這崽子。忽一聲甩掉簾子。現出兇神似一條大漢。露着鬼怪似一身橫肉。只穿條褲衩兒。右手提刀。左手抓着新郎。跳着大叫道。姓尤的。你便認認吳爺爺。待怎麼。饒你有千軍萬馬。我只是這一下兒說罷。噍一聲。明亮刀片。由新郎瘦頸上。蹭將過去。衆僕婦一聲喊。登時跌跌滾滾。都堆在樓梯下面。這陣鬩。早驚動尤金。並家下人衆。還有早來的賓客。頃刻間內外搶攘。喊鬧如雷。便一面鳴鑼集衆。一面挑楞頭少年。各執器械。飛奔樓門。那知吳二且是暇逸。只牽定新郎。哈哈大笑。就他腦

門作了磨刀石。百忙中氣勢如虎。只將兇睛四瞷。狠態畢露。最怪的是銀姐。一些也不羞懼。這種邪勁兒。只好說是冤孽了。當時大家眼睜睜相持良久。都氣得肺要炸。無耐投鼠忌器。無處着力。有的便嚷道。姓吳的。你也是響噹噹的朋友。胳膊上跑馬。拳頭上行車。紮一刀冒紫血。眉頭不皺。我們都佩服得狠。今天這麼一來。可交代咧。連個小拇指頭。都不配伸咧。爲一個女人家。犯的着麼。你是朋友。拍腿就走纔是。少時官人到來。我們便顧不了許多咧。有的道。我看吳朋友。是一時不思忖。金山似一個漢子。難道便這等沒出豁。雖說是騎上老虎下不得。但是你能從好上來。俺們便與你排解排解。說着一擠眼。向大眾道。這不是衆位都聽着的人家。尤老頭有話咧。反正這孫家女兒。已遭點污。便是歸你。也是小事一段。但是人家孩子。須先放下來。俺們保你無事。你看怎樣。大家一陣軟勁話兒說開去。吳二聽了。只聳起狗鼻。呼

呼冷笑。少時飢餓上來。便向新郎喝道。快與我傳上整齊酒飯。只命他們置在樓門前。若跨進一步。你休想活命。說罷猛的一掣繩。新郎彈丸般滾到他脚下。他趁勞一脚。直端出多遠。爬在地下。更不敢哭。銀姐兒却酥胸半廠。嬈嬈暫進他身。一屁股坐在他膝頭。衆人望見。只氣得頭髮倒豎。這當兒樓下各村衆。已圍得密雜雜的。只好山嚷怪叫。有的磕碰起單刀。鐮尺。叮噹亂響。意在示威。吳二這廝。理都不理。他算是抓住有把的燒餅。衆人怔了一會。不敢拘他。只得給他備酒飯。便有人獻計道。若酒肉內置些毒藥。除掉這廝。豈不甚妙。有的便道不妥不妥。他這廝好不好惡。必要新郎試嘗。那麼一來。更是糟哩。衆人一聽。頗頗有理。便不敢冒昧。只得好端端命厨司治了兩樣肉食。一籩粗米飯。裝入提榼內。謹遵台命的置在樓門前。吳二這當兒。便像耍猴子的一般。只向新郎一瞪眼。新郎忙帶繩跑去。提置他跟前。吳二啓榼。

一看登時大罵道。這種東西。給那個吃。快給我來上好的。說罷一連幾記耳光。打得新郎臉脹豬頭一般。拍一脚踢翻坐椅。就要拉刀。衆人忙喊道。不要動氣。再作就是。尤金聽得明白。羞氣得燥汗如雨。暗想自己活了偌大年紀。生平事一樁樁算來。那一樁不是對合子的便宜。不料今日竟吃這空前絕後的橫虧。新鮮媳婦子。由他搓揉。還須準備美洒嘉膳去滋補他。想到這裏。憤不可當。不由大叫一聲。向牆便撞。衆人連忙拉勸。嚷作一團。只見人叢中急忙閃出一人。蹀脚道。這種事。還不趕緊報官。再作區處。衆人一望。却是奚老翁。便都叫道。是呀。我們也真渾蛋咧。恰好本村地保。也正在裏面探頭探腦。便與尤金一商議。煩奚老翁代爲一行。衆人登時七嘴八舌。要請本村某學究。去寫狀由。地保道。到城裏都現成。若去求某先生。半日工夫。下不得一個字。豈不誤事麼。說着與奚老翁匆匆而去。這裏衆人。一面扶入尤金。

一面攢三聚五的圍住樓。輪番歇息用飯。華堂喜酒。竟變成戰場圍困形勢。內宅中一片啼號。時時不斷。大家聚在一處。你望我噫一聲。我望你啣一聲。種種駭詫情狀。不一而足。却是樓門那裏。更離不得人。誠恐吳二一時作出來。衆中便有精壯少年。要出奇制勝。攻其不備。無奈偷觀吳二。總牽扯新郎。如他腰間墜石一般。不斷的要茶要點。呼來喝去。再要高興。便明裏明白的戲弄銀姐兒。張得衆人。只好回頭亂唾。直相持到天色將晚。那吳二已要過三次酒飯。越法逞起兇樣兒。臉是青着。眼是瞪着。口內亂笑亂罵。舞得刀颼颼風響。與銀姐吃喝畢。方命石頭來吃。衆人見了。都各歎息。正在思量報官之事。恰好奚老翁趑轉來。衆人問起。方知官兒今天不能到。只好明日再說。那地保便在城伺候哩。衆人聽了。沒作理會處。奚老翁道。今夜衆位。只好輪番偵候。我因巫師一事。却須轉去伺候官府哩。說罷去了。這裏衆人。只得依

言給吳二打更。這且慢表。且說遇春送得奚老翁去後。不多時滿村已傳遍。尤家之事。却是說得少頭沒尾。離離奇奇。越聽越納悶。索性睡了一覺。吃過晚飯。方在燈下悶坐。却見奚老翁。走得一癆一點。掀簾進來。喘吁吁歇了半晌。向遇春一五一十一說。烏春聽了。甚是駭異。沉吟道。我看這斯。奇兇極淫。便是是府到來。也不濟事。因他已棄掉性命。但圖無聊淫樂。却是這等客氣。那裏能持久。終竟貪生念切。今好在已一日夜。彼之厲氣。必已大挫。明日無論如何兇狠。全是強扎掙。其實他心中也要圖脫性命。這當兒出一奇計。擒獲這斯。還不易如反掌麼。老翁問怎的奇計。遇春却笑而不語。但道明日在下。便隨你去張張。倘官府能了得下。豈不好麼。談說之間。復將吳二素行。詢了一回。知他不但大青皮。並窩贓聚匪。黑道上的朋友。着實認得許多。遇春聽罷。微微一笑。（虜已在掌握中）當時各自安歇。次日早飯後。便與奚

老翁直赴西村。一路上男女錯落紛紛議論。又知今天官府到來。都要看怎
生處置。聽個下回分解。竟賽如廟會一般。十分熱鬧。少時走到尤家。越法人
山人海。一所宅舍。都圍的風雨不透。奚老翁分開衆人。引遇春擠將進去。便
有識得的。登時紛紛耳語道。這位便是制倒巫師的那位楊客官。真好長相
兒。剛走到後院門首。只聽潮水似一聲。便有三四個人。架定尤金。飛也似
撞出。這當兒尤金那裏還像個人。只見他塵頭土臉。鬚髮交纏。額上磕去兩
塊皮。土血雜揉。雙睛直瞪。手中還燄烘烘擎着一股香。一步一號。直似瘋魔
一般。見了遇春等都不大認得。只將手亂舞。原來尤金計無所出。盤算一夜。
得了個洩主意。便向樓焚香大哭。喊得吳爺爺振天。一面礮礮的磕起響頭。
那知吳二轉怒。登時拾刀跳起。將石頭牽到樓門。一連幾刀背。斫得石頭放
聲大哭。衆人見不是頑法。忙將尤金架將出來。奚老翁當時走上。略詢夜間

光景。知吳二累次瞭探。意思想瞰空衝下。却被大家嚇將回去。遇春聽了。只是微笑。這時尤金也清醒過來。剛要向遇春說話。只聽遠遠的一棒鑼響。便見本村地保。一頂紅纓帽。顛得老高。三脚兩步搶進。大叫道。大老爺駕到。快些伺候。說罷轉身便跑。奚老翁不敢怠慢。忙引尤金迎至門首。這時光男女夾道。遇春也便混入人叢。只見塵頭起處。先聞得哇呀哇的一陣銅號。樹林影裏。早飛捲出兩面大旗。迎風一搖。顯出栲栳大字。一面是一個許字。一面是本官官銜。還兼着營務處字樣。後面脚步滔滔。數十名防營兵丁。一個個青布纏頭。上穿倭絨鑲邊紅馬褂的號衣。下繫綠底黑緣戰裙。脚下薄底布靴。都抱着長鎗馬刀。明光甲亮。隨後是四名馬兵。各跨鞍刀。簇着個黑炭頭似的副爺。行裝大帽。拖了藍翎。儘也像個氣度。諸人過罷。方是吏役捕快等。都結束得勁健非常。提索執械。魚貫而過。背後方見旗鑼傘扇。縣官兒全副。

執事簇擁定一乘藍呢轎。喝道而來。轎後兩騎馬。上面是青衣大帽的家丁。將到尤金門首。便忙忙跳下馬。緊走幾步。趕到轎前。這當兒萬頭攢動。通擠不開。便有隸役等掄起皮鞭。一陣吆喝。就這聲裏。官兒下轎。奚老翁便領各村首人叩見。那官兒姓許。四十來年紀。兩撇燕尾鬚。吏員出身。十分和氣。當時領首向那副爺道。我們帶的人。暫且紮向門首。聽我吩咐。再進內辦案。副爺忙應說是。轉身傳命。衆兵丁登時暴雷似一聲諾。就這聲裏。許縣官徐步而入。就客廳落坐。伺候人都侍立門外。許官兒四外望望。自語道。這人家倒也罷了。怎遭這事故呢。便傳進尤金。略問情節。尤金這當兒氣急敗壞。還帶着有些怯官。跪伏在地。渾亂抖那裏說得清虧。得地保與奚老翁。除本狀情節外。又將這一日夜。不堪情形。回得明白。不但衆人氣憤所激。一齊大叫。便連這額角磨圓。十分火候的許官兒。居然也動了真氣。原來官府們真氣。

發動。最是難得。持苛論的。便說凡官府都無真面目。這種見解。很是不通。你想便是一家一戶。那當家人兒。還須跳盡花臉。何況一邑之大。公事之繁。刑名錢穀。簿書期會。還夾着送往迎來。事上駛下。那一件兒。不擾方寸之地。俗語說得好。不如意事常八九。若都真個氣將來。不消說屁股後頭。還須跟個治氣蠱的醫生。所以多年老吏。個個覺得油腔滑調。地位所迫。不得不然。諸公若不信。且破出運動費。鬧個知事官兒。嘗嘗滋味。便知分曉了。閑言少敘。且說許官兒。當時刷一聲。落下一副閨羅臉。不住手掠着鬚子。斷喝道。來呀。那副爺應聲而進。許官兒躁脚道。快傳人進院。去捉這廝。那副爺黑雖黑。却老練得緊。見本官氣急。不敢便說什麼。當時略一沉吟。大掙走出門首。只將馬棒一擺。（想當時尙未有指揮刀也。一笑）衆兵丁一聲喊。列隊而入。那副爺吩咐道。且圍住樓再講。不得魯莽。說罷返步當先。捧定許官兒。直奔後

院。登時殺氣飛騰。鎗刀並舉。副爺一聲號令。衆兵吶喊圍定。倒將各村守圍之衆。擠得作了外圍。都光着眼望了許官兒。只見他指手畫脚。一顆水晶頂。晃得耀眼。（想是欽加同知銜一笑。）口內啁啾啾。帶些福建語音。大喝道。快些與我拿下。衆兵齊應。却又瞅了副爺神氣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只聽啵啵一聲。樓上卸下兩扇樓窗。旋風般擲落。衆兵一聲喊。就見吳二雄趑趑赤起雙膊。一手橫刀。一手揪定石頭。倚窗孔大叱道。甚麼人敢進一步。老子便結識他。說罷。兇睛四射。亂髮飛立。好不可怕。尤金生恐石頭不保。只急得打旋兒。許官兒見此光景。一面躊躇。一面混賬。王八蛋的罵他的四六句子。索性命從人設了馬踏子。（即官中行椅）坐在當地。攢起眉毛。瞑目良久。忽的睜眼。哈哈一笑道。吳二你這般目無法紀。罪當萬死。却是人急事生。青天白日。你竟敢放肆至此。想其中恐有別情。或爲挾嫌報怨。或爲借貸不遂。或另有

委曲隱情。你但從實聲明。本縣自有公斷。何得妄爲如此。本縣便當就事論事。此番你逞兇挾制。尙是情出無奈。本縣一定不究。說罷向隨從伍伯道。將樓上三個男女。都與我鎖下來。衆人聽了。都悄悄一吐舌。暗道。怪不得人家作官兒。肚內真有些路數。這麼給他一開路子。管保傻哥兒要上道了。只要吳二一動地方。就好辦咧。那知吳二奸狡非常。那肯上這一鈎兒。當時越法逞起威風。跳得樓板砰砰的。破口大罵。那銀姐還跂吱喳喳。在他肩下晃來晃去。百忙中還與許官兒來個眼風兒。許官兒便是泥佛也忍不得了。當時大怒。踮起。喝令進攻。衆兵一聲喊。蜂湧而上。登時白刃如林。翻飛上下。只見樓上忽的刀光一閃。石頭呵哨一聲。直儘儘踰在樓門。衆人不由大驚。正是

勢成騎虎難爲下

欲解重圍待異謀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賺惡棍過客畫奇謀 述險聞驢夫落騙局

且說衆兵只認是石頭被殺。方在一愣。却見吳二一陣冷笑。好端端將石頭提起。刀鋒一挫。正當咽喉下面。尤金早跪在官兒前。大號起來。那副爺也便向衆兵一使眼色。登時停步。正在相持當兒。只見奚老翁趑進官兒前。悄悄回數語。官兒喜道。呀。這楊客人所畫之策。倒也使得。便依你去辦。說罷向樓指罵道。饒你這兇徒。多活幾日。待本縣驗完巫師之案。自有道理。說罷命打道。山王廟。一行人滔滔而去。那副爺還故向尤金大聲發話道。你這慳老兒。俺們官中。便不怪你。辛苦一踣。連杯茶湯也沒得。只是帮你圍守的村衆。都是情面勾當。却須好好款待人家。大老爺公事多。不定幾日。再來料理哩。說罷率衆而去。真個是有缺卽補。村衆又團團圍上。吳二聽得明白。越法心下坦然。只是狼兒遇着媽狐。未免兩下害怕。這當兒兇氣已挫。只盤算走的方法。

便着實留神覘聽。只見村衆時時交頭接耳。有的報怨道。你看人家那副爺。真體人情。我也不是說掂斤播兩的話。大家眉毛不倒。齊頭兩日一夜。也沒見主人家。溫詢一聲。便是吃口酒飯。他那臉子。擦得一布尺長。仔細想來。也難說呀。誰教咱們是一處的娃娃呢。那個道。真也怪咧。他老人家。（指尤金）動不動笑人窮。笑人沒出豁。說起話來。都帶損腔兒。奚落個盡興。却捨不得幫人一文。（此派甚多。所謂口惠也。極可取憎怨。而彼偏以爲得計。故君子不能助人財。便不當絮計其所事。可爲處世之法。）若在不素當兒。我便喫了大蟲心。肝豹子膽。也不敢踏這塊貴地哩。衆人七言八語。越說越起勁。却紛紛擾擾。橫躺豎臥。有的便酣睡起來。有的便跛脚仰臥。拿了棍棒打點兒。嘴內哼唧唧。來個九腔十八調。直亂至日色平西。吳二悄悄一望。只賸了四五个半老村衆。聚在一起。抽菸消遣。其餘精壯。三不知早都散掉。不由

心下大悅。便暗暗與銀姐計議停當。要效呂溫侯背負貂蟬。夜闖重圍的故
事。百忙中割下錦帳。預備結束。不多時更鼓已動。樓下面擊折鳴鑼。鬧過一
陣。少時轉靜悄悄的。樓上從暗中望得分明。只見還是幾個村衆。吳二越法
大悅。便不肯錢掉這樣好東道。登時照老例。要上酒膳。與銀姐受用起來。直
挨到二更來天。酒氣一壯。剛要起身行事。只聽牆外尖厲厲兩聲胡哨。接着
火把亂舉。大喊。道。搶哪。一聲未盡。颯颯跳進十數個彪形大漢。一色的花
布蒙頭。抹着假臉。其中一個長大漢子。一擺手中梢子棍。嘩拉怪響。大叫道。
俺俺與尤金這這。過意不去。特來劫劫。劫他的家財。與你等村衆沒
沒沒相干。休得枉枉。丟性命。吳二一聽。不由喜極。大叫道。余三哥。真來得湊
巧。小弟在這裏哩。說罷。更不躊躇。一手提刀。一手挾了銀姐兒。飛步下樓。只
聽衆大漢一聲喝。彩。單刀。鍊。尺。蜂湧而上。不消頃刻。早將他兩人一齊捉下。

這便是遇春所畫以狼引狼之計。特探聽得吳二所交盜匪。其中有一余三。楞利害非常。其人有口吃毛病。又號嘯吧余三。恰好捕快中有個馬二。把生得身裁與余三仿佛。其人口齒伶俐。少年時曾學過象聲之戲。所以扮演來十分逼真。當時吳二怒極。雖縛了兩手。還跳得丈把高。冷不防飛起一脚。將靠身一捕。登時踢倒。衆捕大怒。一連兩鍊尺。斫向吳二肩胛。只苦了銀姐兒。被扯拽的東倒西歪。在官人役那裏有善岔兒。又遇着絕頂爛沔貨。瞅空兒你摸一把。我捏一記。便這樣吆喝。將兩人架將出來。連夜入城。繳案定罪。不必細表。且說遇春無意中除了兩害。耽擱三兩日。村衆等再三稱謝。殷殷挽留。遇春那裏肯住。便辭別奚老翁等。依然趲路。不幾日渡過黃河。已是河南地面。初來北地。氣象一新。只見山川草木。都有雄厚偉大之勢。平原沃野。一望無盡。與滇蜀形勢大不相同。遇春一路觀玩。胸次豁然。暗想古稱中

州非盡以地居天下之中而名。亦以地勢平衍。方有此號。若非身歷其境。那裏曉得。一日將近衛輝地面。只如遠遠一座高山。烟嵐樹木。奇峯爭出。問起土人。土人笑道。客官不知麼。這便是俺們這裏有名寶山。名叫蘇門。相傳裏面有十餘處神仙洞府。百十道不竭飛泉。從古至今。仙人不斷。聽說有甚麼孫登嘯台。這位神仙老爺。還是戰國時大破五雷陣孫贖老師的子孫。又有甚麼桃花女洗頭盆。是天生白石盆形。足有方桌大小。裏面終年有水。大旱不竭。抓一把聞聞。還帶些脂粉氣哩。這位女仙。是與當年周公老爺子（奇語）鬥過道行的。說起他那道行。多麼利害。硬硬的從孔聖人夢中。將周公擺佈出來。便是孔老先兒。也只好乾瞪他兩眼。長歎道。吾不復夢見周公哩。（奇想雋語。匪夷所思。而土人據俚語以數典。蠢儻之狀可掬。）一席話離離奇奇。倒將遇春給怔住。再一尋思。不由撫掌大笑。正這當兒。只見從後走

過兩匹驢子。上面跨着文皺皺兩人。都有三十來年紀。風塵滿面。一個細瘦清皙。烏帽紫衫。那一個豐團臉兒。白的像磁娃娃一般。著件米色衫。戴一頂吳中棕笠。笑吟吟十分和氣。因走得疲倦。也趁來歇息。問起情由。都各一笑。於是與遇春就樹陰席地而坐。各相問詢。方知那紫衫人。姓袁名平。是一文士。久在北京。以筆墨就人館地。那戴棕笠的。名祝松山。本籍浙江。却寓居京師。此番兩人同行。也是偶然相遇。當時三人談了一番。甚解客中寂寞。那祝松山談笑風生。更爲爽快。知遇春是赴考京師。便笑道。我們伴侶。越多越妙。省得人家欺生。說罷舉手遮陽。遠望道。這兩個王八蛋。趕將來咧。袁兄。你看一會兒。他總要耍個猴相。遇春隨即望去。果見兩人一面喊一面踉蹌趕來。前面一個。生得細沙槁一般。翻眼撩睛。頭結椎髻。廠披短衫。下露半段紫黑毛腿。後面那個。生得麻面堆腮。一嘴棕刷鬚。索性光了脊梁。搭一件粗布襖。

各人手提驢鞭。跑得臭汗滿頭。搶到跟前。一語不發。先惡狠狠瞅了袁祝兩眼。撲搭聲坐在就地。只管喘氣。原來却是兩個驢夫。祝松山將眼一擠。便要拉驢登程。那細高條子。翻起白眼。先發話道。客官老爺。你也是出門。衝州過府的人。甚麼事不懂得。自己要玩票。去養走驢呀。一轡頭便是十來里。啞叭牲口不用提。俺們跟驢的。也是骨頭肉長就的。若都像您這樣跑法。掙您一壺子醋錢。還不夠養內傷的哩。真是應了俗語咧。騎驢不知趕腳的苦。老實說。您這麼辦。就使不得。那麻子從鼻內哼了一聲。冷笑道。老王八。你不用囉嗦。人家客官爺。總有個打算。虧不了咱們的。一高興。賞咱個雙份價兒。都說不定哩。說罷。麻腮一鼓。便如氣蛤蟆一般。向遇春道。您這位客人說。對不對呀。祝松山目視袁平。微微一笑。便道。誰要僱到你這種腳驢。總算晦氣。走得慢了。你說耽擱你生意。須加雙價。走得快了。你又來胡扯這一套。那麼除非

似上駟院御馬。舉步都有分寸。方纔如你意哩。那麻子聽了。登時跳起喊道。俺們鄉下人不懂得北京城陣仗兒。甚麼上駟下駟的咧。咱們今天打開窗戶說亮話。俺做不着咧。說罷。氣烘烘便要將驢上行李掀下。袁平大恨。一面伸出長爪點畫。一面罵道。唔呀。你這混賬王八羔子。這還了得。少時到伊陽鎮再說。吾是一定拿帖兒送你到巡檢衙門的。王老八拍胸冷笑道。好好。咱們就那裏見。難道俺姜里城滕家的人。還怕的着你麼。（清機徐引）祝松山這人。來的靈透。便疑驢夫話中有因。便暗將袁平衣襟一拉。笑向遇春道。楊兄你且作個評事。賣苦力的人。多想撈幾文。原是有的。却可恨的這般放肆。遇春趁勢。便作好作歹。於驢價之外。另加兩串酒錢。兩個驢夫。方纔伺候起行。袁祝道。此間沿道。儘有腳驢。楊兄也鬧一頭何如。遇春笑道。不須。且留着我與諸位評事罷。於是三人大笑。便連驢夫也吡了狗牙。顛顛的跟在驢

後歎道。俺們這行人。也不容易。攬莊生意。都碰運氣。若運氣不好。不但錢落不着。還有將性命丟掉的。松山笑道。難道客人還打劫驢夫麼。驢夫道。不是呀。如今提起這話。便是前年的事。俺有個同行。綽號俏皮小四。本來小夥兒生得漂亮。又一副好嘴。刮刮山哨。作起生意。甚是得法。一日從某縣放腳回頭。時當五月初旬。天氣炎熱。小四走得乏了。便將驢拴在麥田旁樹蔭下。自己方要打盹兒。忽見遠遠麥浪翻動。不多一會。從小徑中覓出一個小媳婦兒。生得丟丟秀秀。一身素布衣裳。骨簪白鞋。挾了個包裹。走得香汗淫淫。微微嬌喘。一屁股坐在小四身旁。先攢着眉。握起腳兒。舒舒氣。然後秋波一閃。向小四道。儂要赴某縣典當舖。討一筆欠賬。你這驢兒。腳價多少。小四一聽。覺得詫異。便隨口道。娘子從那裏來。難道家中沒有男子。爲何拋頭露面。自己去討。那媳婦微歎道。便是儂丈夫。今春去世。沒奈何事到其間。只得自

去。生平那裏出慣門。方纔走得不遠。鞋後跟都倒褪了。說着提提鞋。似笑非笑。瞞了小四一眼。道。如今方知缺那一人兒。真是千難萬難哩。儂給你一串老錢。你可願去呀。小四聽他一席話。如流鶯嬌囀。早痴痴迷迷。那裏還管僱價多少。忙連珠價答應不迭。登時接過包裹。覺得沉甸甸的。即便結束好。牽驢請上。婦人扭到驢前。將要乘上。忽的一皺眉頭。抿嘴笑道。你且背轉臉去。小四一聽。明知他要小解。却故作麻木道。這驢兒委實不老實。須離不得人眼哩。婦人聽了。又是一瞞。便一連幾個俏步。奔向麥叢深處。蹲將下去。小四但聞得浙浙有聲。正在發痴。那婦人已口銜汗巾。兩手結束腰帶。笑吟吟出來。取下汗巾。蒙在髻兒上道。如今肚內舒齊了。我們趕路罷。富莊嶺打尖去。你道好麼。說罷手扶驢背。纖腰款擺。颼的聲早跨在驢背。且是十分煞利。不想小四正緊靠驢旁。那婦人左邊小脚兒。三不知已被他捏了一下。只覺入

握如綿。好不寫意。婦人只作不知。轉回頭微笑道。左右沒甚麼緊事。慢慢的走也。舒你點腳力兒。小四聽了。甚是得意。那肯離他身旁。一面言三語四。一面端相他嬌模樣。催驢前行。不知怎的精神忽健。連疲困飢渴。一概忘掉。暗想便是這般走上一一年。方稱我意思哩。那婦人問知小四是莊農人家。便讚道。不是儂誇讚你。俗語說得好。莊家錢萬萬年。你又這般質誠作家。將來說房媳婦兒。當家理紀。怕不是火騰騰的小日子麼。不知那個有福的女娘兒。尋你這樣女婿哩。那像儂丈夫。踢人門限。當個商夥。身後賸幾文錢。還須儂辛苦去討。討得順手。還罷了。若不順手。儂又沒兒少女。孤另另歸根落葉。怎麼樣呢。說着眼圈一紅。歎道。人生一世。夫妻們能厮守着過莊家日月。也便罷了哩。小四一聽。喜得心下奇痒。便用話探道。娘子真沒得念慮咧。我斗膽說句放肆話。像您這人物兒。只要願嫁。那怕媒婆不擠掉門。財主大戶。不

搶掉帽子。那時節吃的是珍羞美味。穿的是綾緞羅紗。奴婢成羣。一呼百諾。當起一品富家奶奶。只愁享用不盡。還愁沒歸煞麼。婦人頭兒一扭。笑道。呵。嘻嘻。我可不想這大陣仗。俗語說得好。廣廈千間。夜臥不過七尺。但得人兒。質誠本分。能像你似的。便（句）小四不待他說完。便笑問道。嫁麼。婦人臉兒一紅。低唾道。儂不理你了。趕路罷。這當兒小四只喜得跳了一跳。眼睜睜。天大便宜。那肯放過。登時涎着臉猴將上來。調弄得手。隨即捻手捻腳。恰好走到曠野。四顧無人。兩人一言既定。不由情不自禁。便將驢繫好。就麥田僻處。一場弄聳。結束起來。各各欣喜。婦人登時情致纏綿。拈起香唾。給小四抿。抿亂髮。又從包裹內。尋出兩件整潔布衣。命他換好。道。此去富莊嶺不遠。我夫妻入店須整齊些兒。還有些事兒。到店再講。小四喜得只是打跌。偷眼望包裹內。還有兩封銀兩。暗道。合該我走子午洪運。真是人財兩得。還有甚說。

得哩。當時穿起新衣。從心眼中發樂。忙興匆匆服事婦人上驢。一連幾鞭。脚下趲勁。直奔富莊嶺而來。一路上逢着肩挑之輩。或自己同行。不由暗暗可憐他們。（人乍有得意事。確有此情。由反面襯出欣喜。是加倍寫法。又爲下文蓄勢。）不移時行抵富莊嶺。這鎮聚十分熱鬧。商肆攙比。百貨皆備。當時兩人檢一家體面店面。驅驢入去。小四喜洋洋攙下婦人。要奔小耳房。婦人嘴兒一撇。笑道。都不用你管。由我調度罷。說罷。喊過小二引路。直入正房。果然裏面鋪設整齊。十分合式。小四是村莊孩子。等閒沒開過眼。自趕腳以來。落店便是火房。假在那裏。鬧張大餅。捲兩條油條。便算頂闊綽了。今攜着嬌嬌小媳婦。乍到這等屋內。又是歡喜。又是怙懣。暗想壞咧。少時一算店賬。就得半個驢錢。雖然他把錢歸根兒。還是花我小四哩。（寫痴子滿志之情。入妙。）正在坐立不安。果見婦人分咐道。你們這裏有甚麼鮮美殺饌。儘管

作來。酒飯都撿上好的。店小二連連答應。垂手退出。不一時另有店夥。端來臉水香茗。置在廊下桌兒上。匆匆便回。小四道。他們脚步也特煞憊懶。便端進來。豈不省事。婦人笑道。你這怯哥兒。快悄沒聲端進來罷。人家店中規矩。何應有家眷客人。都是如此。不然莽熊似一脚踹入。知人家兩口兒在屋內幹甚麼呀。說罷俊眼一睨。先就臉盆擰了把手巾。遞給小四。然後酥胸半廠。就盆水洗沐頭面。小四生平第一次得這享受。一時間模模糊糊。不知怎樣纔好。只儘力揩抹頭面。正如褪豬一般。只聽婦人驚笑道。壞了壞了。小四登時一怔。正是

禍福相尋都未定 得便宜處失便宜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曉。

下回緊接楊遇春涉險救友。大鬧姜里城。義折滕氏兄弟。並入京服惡棍。排

解搶庫丁。夜陷黑車。酒市遇馬寬。引入額府。從軍建功。力引諸俠。劉青天服官異政。許多驚心動魄之情節。全在四集中披露。

